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牌中牌
阿加莎·克里斯蒂中文站
www.cnqjs.com

牌　中　牌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沙　辉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 - 1996　001 号



牌中牌

CARDS ON THE TABLE

原　　作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　沙　鲟
责任编辑　龙国义
装帧策划　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　施德端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　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　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　(0851) 6828570
邮　　编　550001
经　　销　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75 千字
印　　张：8.125
印　　数：1　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1692－1/I·1026
定　　价：1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谢塔纳先生

“亲爱的波洛先生。”

声音软绵绵的，既没有心血来潮时的冲动，也没有深思熟虑过的冷静。听上去很做作，像是装饰过的一样。

赫尔克里·波洛转过身。

他朝说话人微微鞠了一个躬。两人正二八经地握手。表示见到对方很高兴。

波洛的眼睛里闪过某种异样的表情，显然，与此人的邂逅勾起了他某种少有的情绪。

“亲爱的谢塔纳先生，你好。”波洛问候道。

接下来他们无言地注视着对方，就像是两个就位的决斗者。

周围尽是一些衣着考究的伦敦人、悠闲地逛来逛去，轻声漫语地议论着。

"亲爱的,这真太精致了,真的。"

"这玩艺儿漂亮极了,不是吗?亲爱的宝贝?"

这儿是西撒克斯宫鼻烟盒义展会场,门票一几尼[1],收入捐给伦敦各医院。

"亲爱的老伙计,见到你真让人高兴。"谢塔纳先生说,"最近不常送人上断头台啦?要不就是眼下是作案淡季?"

他停了一下又说:

"没准儿今天下午这儿会出个盗贼?我敢打赌,那会让人胃口大开的。"

"谢塔纳先生,你误会了,我和你一样,到这儿来只是逛逛而已,并无其他的事。"波洛宽厚地回答道。

谢塔纳先生的目光落在一个"可人儿"身上。"可人儿"头上一边戴着两个染黑的麦秸编成的角状饰物,另一边露着卷得很紧的卷发。

"亲爱的,你好。"

谢塔纳先生和她打起招呼来,他说:

"那天怎么没见你来赴宴?那可是好极了呢。很多人都和我打招呼,有个女人甚至对我说'你好''再见'和'谢谢啦'什么的。不过当然她是从某个花园城来的。[2] 可怜的小东西。"

乘谢塔纳和"可人儿"说话的时候,波洛暗暗审视着他的髭须。

---

[1] 英国旧金币。——译注。

[2] 有计划地辟有公园和绿地的住宅区。——译注。

漂亮，确实很漂亮，伦敦城里恐怕只有这副髭须能和赫尔克里·波洛的媲美了。

“不过不够华丽，”他暗自思忖，“我敢断言，各方面都略欠我的一等。Tout de même[1]，还算得上是醒目的。”

谢塔纳先生全身上下每一个部分都很醒目。个子又高又瘦，长长的面孔表情阴郁，两道浓眉靠得很近，唇上的胡须用油蜡定过型，硬邦邦地朝两边翘着。下唇的胡须被古里古怪地修成“皇帝须”的样子，裁剪合体的衣服称得上是艺术佳作，式样却特别古怪。显然他是在刻意模仿靡菲斯特[2]那种恶魔般的狰狞。

见到他的每一个健康的英国男人都恨不得重重踢上他一脚。提到他时他们的口气总是干巴巴的：“喏，那就是该死的谢塔纳。”

但是他们的妻子、女儿、姐妹、母亲以及各种各样的女亲戚对此公的评价就有所不同了：“我知道，亲爱的……当然，他是有点让人不舒服……不过……不过他倒是很有钱。啊，他的那些晚宴是多么美妙啊！他总有那么多的话题对每一个人说……”

谁也说不准谢塔纳先生到底是阿根廷人、希腊人、葡萄牙人，还是其它哪个国家的人。

但是有三个事实不容置疑：

一、他住在公园路的一所高级住宅里，日子过得惬意又

[1] 法语：但是；不过。——译注。

[2] 欧洲中世纪关于浮士德传说中的魔鬼。——译注。

体面。

二、他经常举办一些大宴小餐和稀奇古怪的聚会，有阴森恐怖的，也有体面高尚的。

三、虽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是大家都有点怕他，也许是他对别人的事知道得多了一些，再就是他的脾性让人捉摸不透。总之，大家认为对此公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看见相貌可笑的小个子赫尔克里・波洛，谢塔纳先生心血来潮想拿他逗下乐。

"如此说来，警察也学会休闲了？"谢塔纳开开心心地揶揄道，"波洛先生，没想到你年纪大了倒研究起艺术来了。"

波洛友善地微笑一下说："我知道你自己就借出三个鼻烟盒给展览会供展。"

谢塔纳先生有点尴尬地挥了挥手："人总喜欢不时在各处收集一些小玩意儿。哦，对了，哪天有空你一定要光临敝舍，我有一些小玩意儿给你看，各种各样的，我不限于收集某一时期或某一类别的东西。"

波洛笑容可鞠地说："看来你的兴趣倒很广泛。"

"是的，我对什么都感兴趣。"

谢塔纳先生说着，两眼一眨，嘴角往两边翘起，眉毛夸张地向上一挑，做作地说：

"我甚至可以让你看到一些你们这个行当的东西，波洛先生。"

"你有一间'地下博物馆'？"

"呸！"谢塔纳先生不屑地打了一个响指。"杀人犯布赖顿的茶杯？惯盗名贼的作案工具？噢，太愚蠢太幼稚了！不，

我才不会在这些废物上费神呢。精品！知道吗？我只对精品感兴趣。我向来是从艺术的角度来审视刑事案件的。"

"那么你认为刑事案件中的精品是什么呢？当然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了。"

"人！"谢塔纳先生身子往前一倾，两个手指压在波洛的肩膀上，故弄玄虚地说，"那些作案的人。"

赫尔克里·波洛忍不住眉毛轻轻往上一挑。

"啊哈！我让你吃惊了。"谢塔纳先生笑着说，"亲爱的朋友，你我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事的。对你来说，刑事案件只是一种俗务——立案调查，不辞辛苦，千方百计地将凶手缉拿归案。由于你是个很能干的人，你最终必将凶手定罪。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逃不脱追捕的就是平庸之辈。这种人吊不起我的胃口。我只收集最上乘的。我说过，我是从艺术的角度出发。"

"最上乘的是……"

"老兄，那些得手后轻轻松松抽身的人——那些真正的成功者！至今仍然有滋有味地过着受人尊重的日子。你得承认，我的这个嗜好很有意思吧。"

"是吗？我倒以为很……"

不等波洛先生说完，谢塔纳就高声嚷道："想起来了！来个小小的晚宴如何？顺便让你看看我的收藏品。对，就这样，真是妙极了。怎么以前没想到过这一点？告诉你，老兄，我已经预见到了那个场面，看得清清楚楚。太精彩了！不过得需要点时间，下星期恐怕来不及。下下星期怎么样？你有空吗？订在哪一天好些？"

波洛欠欠身子说："任何一天都可以。"

"那好，就订在下下星期五，十八号。我现在就把它记在本子上……真的，这主意真让人兴奋。"

"我倒不像你这么肯定。"波洛慢吞吞地说，"别误会我不喜欢你的宴会。不，我说的不是这个……"

谢塔纳先生飞快地打断了他的话："这触动了你的所谓世俗的情感了？老兄，你得摆脱这种职业心态才行。"

"对于谋杀，我永远是世俗的观点。"

"何必如此固执。"谢塔纳说，"当然，谋杀本身是拙劣的，愚不可及的行为。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你。但是它也是一门艺术，得手的称得上是艺术家。"

"这点我承认。"

"那还有什么呢？波洛先生。"

"但是凶手终归是凶手。"

"亲爱的波洛先生，凡事要求止于至善是对的。你执著地追拿凶犯，一心想给他戴上手铐，送进监狱，最后在凌晨将他处死。但是你却忽视了命案的其它方面。依我看，真正的成功者应该获得一份公共基金津贴，还应该受邀出席宴请。"

波洛耸了耸肩。

"其实我对犯罪艺术的感受力并非像你以为的那么缺乏。谢塔纳先生，我也欣赏技术精湛的行家里手，如同欣赏凶猛的老虎，特别是黄褐斑纹的那种。但是我更愿意站在笼子外面欣赏，不得已我绝不走进虎笼。要知道，老虎会扑上来的……"

谢塔纳先生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我知道。谋杀犯也和老虎一样？”

“是的。也一样。”波洛严肃地说。

“亲爱的朋友，我不得不说你有点大惊小怪了。如此说来，你不想来欣赏我的收藏品了？”

“正相反，我非常乐意。”

“真勇敢。”

“谢塔纳先生，你没完全理解我的意思，刚才你打断了我的话。实际上我是想告诉你，亲爱的谢塔纳先生，对你的这种嗜好我真的是不敢苟同。我认为靠近老虎是会有危险的。”

谢塔纳先生笑了，笑得很邪门。

“十八号晚上你肯定会来？”

“当然。”波洛欠欠身子说，“我肯定会来。Mille remerciments[1]。”

“我会让你心满意足的。”谢塔纳说，“别忘了，十八号。”说完他就走了。

波洛站在原地大约一两分钟的时间，注视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地慢慢摇摇头。

---

① 法语：多谢。——译注。

第二章 谢塔纳先生的宴请

谢塔纳先生家的大门轻轻地打开了。头发灰白的管家恭敬地站在门边，待波洛进屋后，又轻轻地把门关上。

他动作利索地为客人脱下外衣和帽子，木然地低声问道：

“请问先生的尊姓大名？”

“赫尔克里·波洛。”

管家打开客厅门，高声通报：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

从客厅里传出一阵嗡嗡的低语声。显然有人比他来得更早。

手里端着一杯雪利酒的谢塔纳先生起身来迎接波洛。他的衣着和平时一样讲究，只是今天晚上似乎更平添的几分邪韵。两道眉毛更加过分地卷曲着。

“波洛先生，你好。”他愉快地和波洛打招呼，“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阿里亚登·奥利弗夫人。”

捕捉到波洛脸上一丝转瞬即逝的惊诧，谢塔纳先生不免洋洋得意。

阿里亚登·奥利弗夫人是著名的情杀和言情小说家。她也写过一些评论文章，如《犯罪倾向》、《著名的情杀》、《情杀与谋财害命》等。说实话，除了文法上有点问题，她的文章还真不失有一定的力度。这位女作家还是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但凡报上登载出什么重大的凶杀事件，就一定附得有她的访谈文章。她特别相信女人的直觉，据说她曾经感叹：苏格兰场要由女人来作主就大不一样了。”

不过奥利弗夫人倒真是个讨人喜欢的中年妇女。眼睛长得很美，双肩硬实。略显遗憾的是头上已有华发初生。虽然她作过许多努力，但在自然规律面前终究是无可奈何。她经常是把头发拢成一个发髻，看上去完全是知识型女人的样子。有时又心血来潮把它盘成一个环形发圈，或者干脆任其散乱地堆在头上。今天晚上她竟别出心裁地梳起了刘海儿。

她站起身来，愉快地和波洛打招呼。他们曾经在某个文学圈内的聚会上见过面。

“巴特尔警监你也认识吧？”介绍完奥利弗夫人，谢塔纳先生又对波洛说。

巴特尔警监也朝波洛走过来。高高的个子，身材粗大，加上刻板的面容，巴特尔警监给人一种错觉，好像他整个人是用木头雕的，并且雕刻用的材料才刚从战舰上拆下来。据

说巴特尔警监是最具苏格兰场特点的工作人员。由于缺乏表情，他看上去有点迟钝和愚蠢。

“我认识波洛先生，”巴特尔警监硬邦邦地说。他努力挤出一丝笑容，随即又恢复了原样。

谢塔纳先生继续往下介绍。

“这位是雷斯上校。”他对波洛说。

波洛先生不认识雷斯上校，对他的事却有所耳闻。五十开外的雷斯上校皮肤呈古铜色，个子清瘦，看上去仍不失英俊潇洒。他常在英国的某个前哨基地露面，特别是当那个地方出现麻烦时。“特工部门”是个神秘的，有专门意义的词，却能准确道出雷斯上校职业的性质和范围。

直到现在，波洛都一直在冷眼观察着每一位来客，揣摸主人的意图何在。

“另外几位客人还没来，”谢塔纳先生说，“这都怪我，我给他们讲好的时间是八点半。”

几乎就在他说话的当儿，大门又打开了。管家的声音传进客厅：

“罗伯茨医生到。”

一个看上去有点儿发胖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人步子轻快，就像还是在医院里护理病人一样。和巴特尔警监相反，罗伯茨医生是一个面部表情丰富的中年男人，一双小眼睛眨呀眨地闪着快乐的光，些微有点儿 emhoupoint[①]，全身上下散发着消毒药水的气味，一望而知是个职业医生，并且是

---

① 法语：谢顶。——译注。

最能得到病人好感的医生——“恢复期不妨来点香槟什么的”——愉快又有效。好一个世故的人。

“但愿我没迟到。”罗伯茨医生一边走进客厅一边高声说着。

他和主人握过手，后者又将他一一介绍给另外几个客人。认识巴特尔警监他好像特别兴奋。

“噢，认识你真荣幸，其实我早就听说过你了，苏格兰场大名鼎鼎的人物，不是吗？巴特尔先生，打听你们行道中的事也许不太应该，但是对此你要有所准备，我向来对刑事案件很感兴趣。这和医生这个职业有点相悖，可不能让神经质的病人知道他的医生还有这种兴趣。”

罗伯茨医生和颜悦色地和波洛等人打着招呼。

大门又一次打开了。

这次进来的是洛里默夫人。

这是一个衣着考究的老妇人，轮廓分明，灰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六十多岁了仍不失风韵。

“我没来迟吧？”她对迎上前来的谢塔纳先生说。接着又转身同罗伯茨医生打招呼，他们俩从前就认识。

管家又通报道：“德斯帕德少校到。”

德斯帕德少校瘦高瘦高的，五官俊秀，遗憾的是太阳穴处有一小块伤疤。幸好对整个外表的影响还不大。

例行的介绍一结束，他自然而然地走到雷斯上校身边，两人很快进入有关体育运动的话题，交流着在非洲狩猎远征的经验。

大门最后一次打开，管家通报道：

"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到。"

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小姐走进屋来，身材修长，样子很漂亮，灰色的大眼睛离得很开，棕色的头发束在颈后，脸上扑过粉，但未着彩妆。

"呵，哎呀！看来我是最后一个到了。"她说话慢吞吞的，态度羞涩。

谢塔纳先生给她端来一杯雪利酒，顺便说了一句什么恭维话。然而在把梅雷迪思小姐介绍给其他人时，他的措辞却很正规，差不多有点刻板了。

他把她留在波洛身边，自己则和别的客人周旋去了。

"我们的这位主人还真是拘礼得很哩。"波洛微笑着对姑娘说。

"是的，我也有同感。"姑娘说，"现在的人大都不太讲究这些了，介绍客人时，他们只是简单地说一句：'我想你都认识他们吧'，就算完事了。"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认识？"

"是的，有时会让人很尴尬，不过我认为正式介绍又有点使人畏惧。"

她犹豫一下问道："那位是奥利弗夫人吧？就是那位作家？"

奥利弗夫人正在和罗伯茨医生说话，女低音的调门提得很高。

"你哄不了我，这是女人的直觉，女人对这些事很在行。"

她忘了自己的发型，伸手想把头发往后拢，结果碰到了

额前的刘海儿。

"是的，她就是奥利弗夫人。"波洛回答道。

"《藏书室女尸之谜》的作者？"

"嗯。她还写过其它很多情杀小说。"

梅雷迪思小姐皱了皱眉头又问：

"那个像木头似的男人——谢塔纳先生说他是苏格兰场的警监？"

"是的，他是苏格兰场[1]的警监。"

"你呢？"

"我？"波洛有点吃惊地反问道。

"其实我早就听说过你了，波洛先生。'ABC谋杀案'就是你破的。"

"唔，小姐，你这真让我汗颜了。"

梅雷迪思小姐的双眉皱得更紧，几乎挤到一块儿了。

"谢塔纳先生……"她刚一开口又顿住了。

"谢塔纳先生对刑事案件可感兴趣啦，"波洛接过她的话头说，"真的，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这不，他已经在奥利弗夫人和罗伯茨医生之间煽起了火。你听，他们正在为查不出来的毒药争个不休呢。我敢说，他一定希望我们这儿也发生类似的事。"

梅雷迪思小姐轻轻叹了口气说："真是个怪人。"

"罗伯茨医生？"

"不，我是说谢塔纳先生。"她好像是打了一个冷战，说

---

[1] 伦敦警察厅。——译注。

道，"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东西令人不舒服，怪吓人的，你猜不透他心里又在转着什么念头。他总想找点什么事来取乐。也许，也许都是些残酷的事。"

"你是指猎物之类的?"

梅雷迪思小姐忧悒地看了波洛一眼说："不，你误会了，我指的是东方人那种神秘莫测的事。"

"这人是有点居心叵测。"波洛说。

"肆虐狂?"

"还不到这一步，我认为他喜欢吹牛骗人。"

"我并不是很喜欢他。"梅雷迪思小姐声音一下子变得很低。

"但是你肯定会喜欢他的晚宴。"波洛微笑着向她保证，"他的厨师手艺很高。"

她无可无不可地看了他一眼，忍俊不禁。

"你真幽默，波洛先生。"

"我本来就很有人情味嘛。"

梅雷迪思小姐看了看其他几个客人，说：

"名人的派头总是有点吓人。"

"Mademoiselle[①]，你不该害怕，你应该感到兴奋，还应该准备好签名簿和钢笔。"

"我对凶杀一类的事不感兴趣。我想大多数女人都是这样。男人才醉心于侦探小说。"

波洛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他咕哝道："但愿我是个电

① 法语：小姐。——译注。

影明星，哪怕是个小明星呢。”

管家推开客厅门，对大家说：

“各位，请到餐厅用餐。”

正如波洛预言的那样，谢塔纳先生的厨师手艺确实不错。各种礼数也十分周全。灯光柔和，家具擦拭得锃亮，爱尔兰玻璃器皿泛着幽幽蓝光。谢塔纳先生坐在桌首主人的座位上，在朦胧的光线中，他的神态看上去比平常更加狰狞、莫测。

他客气地为男女客人人数不等道了歉。

餐桌的左边依次坐着奥利弗夫人、巴特尔警监，梅雷迪思小姐和德斯帕德少校。他们的对面是洛里默夫人，波洛先生、罗伯茨医生和雷斯上校。

罗伯茨医生对波洛戏谑道：“看来你不能整个晚上独占这儿惟一的漂亮姑娘了。据说法国人是不会浪费时间的，是这样吗？”

波洛轻声回答道：“我碰巧是比利时人。”

“差不多一样，老兄。”罗伯茨佻巧地说。

他把脸转向另一侧的雷斯上校，和他谈起嗜睡症的最新疗法，口气中不乏行家里手的认真，一扫刚才玩世不恭的态度。

洛里默夫人正在对新近上演的戏剧作评论，褒贬不失偏颇。话题扯到书籍方面，又转向世界政局。波洛发现这位女士消息灵通，是个异常精明的女人。

餐桌对面的奥利弗夫人正在追问德斯帕德少校听说过

什么没被开发的毒药。

"你是说毒箭吧?"德斯帕德回答她。

"呃,亲爱的,那已经是 vieux jeu[1],不知有多少人用过几百次了。我的意思是说新的、还没有被用过的。"

"奥利弗夫人,你知道,守旧是原始部落的一个特点,那儿的人遵循老祖父以及曾老祖父用过的古老良方。"

"真没劲,"奥利弗夫人说,"我以为他们总是在试着用草药或别的什么新发明的东西呢。这对探险家有多少好处!他们可以把别人还不知道的新药带回家,把有钱的老叔叔老伯伯们全都毒死。"

"恐怕你把方向找错了,奥利弗夫人。你应该把目光对准文明世界,比方说现代实验室。在那儿可以随心所欲调制出貌似无害却能致人重病的细菌。"

"这不合读者的口味,再说名字也容易混淆——葡萄球菌……链球菌……一大堆这样那样的名字,秘书难处理,听起来也索然无味。你觉得呢?还有你,巴特尔警监,你以为如何?"

巴特尔警监说:"奥利弗夫人,现在的人才懒得去这么细思慢算呢。对于凶手来说,最方便的是砒霜,好用又容易到手。"

"真遗憾,"奥利弗夫人悲悯地看了巴特尔警监一眼说,"恐怕只是有些投毒案没有被你们苏格兰场的人发现罢了。你们那儿要是有女性……"

---

[1] 法语:老花样;过时了。——译注。

“有，我们有女警官。”

“当然，那些头上戴着滑稽制帽，在公园里打扰别人的女警官！不，我说的是女主管。你知道，女人对这类刑事案件有直觉。”

巴特尔警监讥嘲道：“女人若要犯罪往往容易成功，她们头脑清醒，不得已时会硬着头皮干到底。”

谢塔纳先生不出声地笑起来。

“对，毒药是女人的武器。我敢断言，一定有许多女人都曾下过毒，只是没被人发现罢了。”

“这是完全可能的事。”奥利弗夫人愉快地附和道，随即大嚼一口 mousse de foie gras[1]。

谢塔纳先生想了一下接着说：

“医生也有机会下毒。”

他的话音刚落，罗伯茨医生就嚷了起来：“我抗议！医生毒死病人只会是意外。”说完他笑了，笑得很开心。

谢塔纳先生继续说：“不过，我若要想杀人……”这一次他刚一开口又止住了。这一停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所有的面孔都转向了他。

“我想……”他慢吞吞地说着，似乎是在挑选合适的字眼。“我想我就要把事情尽量弄得简单些。意外常有嘛。比方说枪枝走火，家常琐事等等。”

他耸耸肩，端起酒杯，煞有介事地说：“其实我哪有资格在这儿卖弄，在场的专家这么多。”

---

[1] 法语：肥鹅肝。——译注。

他抿了一口酒，葡萄酒在烛光下微微泛着红光，正好映在他的脸上，照亮了他上过蜡的胡须和形状古怪的眉毛。

餐厅里一下子陷入静默之中。

奥利弗夫人轻声说道："现在是差二十分还是过二十分？有天使正经过我们的头顶。我的双脚没有交叉——一定是个黑天使！"

第三章　一局桥牌

宾主回到客厅，桥牌桌已经安排停当。仆人给客人们端来了咖啡。

“有谁要打桥牌？”谢塔纳先生问，“洛里默夫人是毫无疑问的。还有罗伯茨医生。梅雷迪思小姐，你会打桥牌吗？”

“会一点，只是技术不太好。”

“没关系。德斯帕德少校呢？你也参加一个？好，你们四人就在这张桌子上打吧。”

洛里默夫人对旁边的波洛说：“有桥牌的宴请才是完美的宴请。我敢说我是最大的牌迷了。我简直就是爱上了这玩意儿。说起来不好意思，我根本不参加不设牌局的聚会。我会瞌睡的。”

四个人切牌选同伴。结果是洛里默夫人和梅雷迪思小姐为一方，对抗奥利弗夫人和德斯帕德少校。

洛里默夫人坐下来，一边娴熟地洗着牌一边说："今天可是男女对抗了……噢，真不走运，你觉得呢，梅雷迪思小姐？我逼叫 2。"

"你们千万要赢才是，"奥利弗夫人对二位女士说，"让他们看看，他们不会事事如意。"

"是吗？"罗伯茨医生乐悠悠地说，"恐怕她们是一点儿希望也没有哩。洛里默夫人，我想是你发牌吧。"

德斯帕德少校才慢慢地坐下来。他正看着梅雷迪思小姐，似乎是刚发现她长得非常漂亮。

"你该切牌了，德斯帕德少校。"洛里默夫人不耐烦地催促他。少校有点不好意思，赶紧将她递过来的牌切一切。

接下来洛里默夫人开始发牌。她的动作熟练极了。

"那边还有一个房间可以打牌。"谢塔纳先生对另外的几个人说。

他把他们领进一间舒适的小吸烟室，那儿也放着一张桥牌桌。

雷斯上校说："我们得切牌看谁暂时出局。"

谢塔纳先生摇摇头说："我不打，我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

其他几位客人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但他却坚持让他们坐了下来。切牌选同伴的结果是波洛先生和奥利弗夫人一边，对抗巴特尔警监和雷斯上校。

谢塔纳先生在一旁观看了一会儿。当他看见奥利弗夫人在某一手牌叫 2 无将时，脸上又浮现出那种靡菲斯特邪恶的微笑。他悄然无声地朝客厅走去。

那边的人正玩得起劲。每个人都是全神贯注，叫牌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1 红桃。”

“不叫。”

“3 梅花。”

“3 黑桃。”

“4 方块。”

“加倍。”

“4 红桃。”

……

谢塔纳先生站着看了一会儿，脸上仍然带着刚才的那种微笑。

他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在壁炉前的一张大椅子上坐下来，仆人给他端来了饮料，就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壁炉中燃烧着的木柴发出明亮的火光，照亮了饮料瓶的水晶瓶塞。

谢塔纳先生一向谙练照明艺术，他为整个房间设计出仿真的火光照明效果，又另外备有一盏加罩的小台灯供阅读使用。此时，减弱了的泛光灯洒下一片柔和的红光，使得整个房间处于半明半暗的朦胧之中。而在桥牌桌的上方，一盏较强的吊灯把几个牌友的面孔都照亮了。只听见他们的叫牌声此起彼伏。

“1 无将。”声音果断、清晰，是洛里默夫人。

“3 红桃。”语气中具有挑衅性，是罗伯茨医生。

“不叫。”声音平平静静，是安妮·梅雷迪思小姐。

“……4 红桃。”少校叫牌之前总是要先想一下，不是思

路缓慢，只是他习惯确定一下再开口。

“加倍。”……

“3红桃。”……

摇曳的炉火照亮了谢塔纳先生的面孔。他不再去听那边的叫牌声，他微微一笑，继而是满面笑容。他的眼睛皮轻轻地颤动了一下。他觉得今晚的宴会很让人开心。

这边的牌局也很精彩，只是已接近尾声。

“5方块，这是决赛盘了。”雷斯上校说，“真有你的，伙计。”他又对波洛说：“幸亏他们没有出黑桃。”

巴特尔警监宽厚地说：“其实都差不多。”

他曾经叫过黑桃，他的同伴奥利弗夫人手中也有黑桃，但是凭着“某种直觉”，她打出了梅花。结果让对手占了个便宜。

上校看了看表说：

“十二点钟了，有没有时间再打一盘？”

巴特尔警监说：“对不起，我不能再打了。我早睡惯了的。”

“我也是。”波洛说。

“那我们来算算总分。”雷斯上校说。

一共打了五盘。除了奥利弗夫人输掉三英镑七先令外，三个男人都赢了。赢得最多的是雷斯上校。

奥利弗夫人牌技虽不怎么的，却是个气度恢宏的输家。她干脆利落地付了钱，然后说：

“今天晚上我的手气不好。有时就是这样。昨天我的运

气就好得很。一连三次大牌一下子就得了一百五十分。"

她站起身来收拾绣花的手提袋，正想拂去额上的刘海儿，又及时忍住了。

"我想谢塔纳先生是在他们那儿吧？"她说着朝门边走去，另外三个人紧随其后。

谢塔纳先生坐在壁炉前，牌桌上仍然是酣战不已。

"5梅花加倍。"洛里默夫人的声音还是那么冷静清晰。

"5无将。"

"5无将加倍。"

奥利弗夫人走到牌桌边，看来这盘牌很精彩。

巴特尔警监跟她一起走了过去。

雷斯上校和波洛一前一后地朝谢塔纳先生走去，准备告辞先走。

"谢塔纳先生，感谢你的盛情款待。我想我们得先走了。"雷斯上校说。

谢塔纳先生没有答话，他耷拉着脑袋，看样子睡得很熟。雷斯上校有点奇怪地看了波洛一眼，又朝前走了几步。

突然，他身子往前一探，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惊叫。

波洛一个箭步冲上前，顺着雷斯上校所指的方向看过去。

谢塔纳先生的胸口处有一个东西在发亮，很像漂亮的衬衣饰扣。

波洛弯下身，拉起他的一只手又放下去，抬起头和上校对视一下，点点头。雷斯上校提高了声音叫道：

"巴特尔先生，请过来一下。"

巴特尔警监三步并成两步朝他们走过来。一扫平常木讷的样子。

奥利弗夫人还在那边潜心观战。

"发生什么事了?"他扬起眉毛问道。

雷斯上校颔首一指椅子上一动不动的谢塔纳先生。

巴特尔警监弯下身子查看时,波洛也注视着这张面孔。现在这张脸显得很蠢,下巴往下垮着,拉开了两片无力的嘴唇,各种尖酸刻薄的邪恶表情已是荡然无存。

波洛摇了摇头。

巴特尔警监直起身来,冷峻,干练。他要控制住局面。他已经查看过那个像饰扣的东西,又拉起谢塔纳先生的一只手,软绵绵的毫无生气。

"各位,请原谅,恐怕得耽搁你们一会儿。"

他的提高了的嗓音听上去完全是公事公办的,牌桌上所有的人都诧异地朝他看去。梅雷迪思小姐正准备去拿明家的一张黑桃A,一只手戛然停放在空中。

"我非常遗憾地告诉各位,我们的主人家谢塔纳先生死了。"巴特尔警监说。

洛里默夫人和罗伯茨医生霍地站起身来。德斯帕德少校一下子紧皱双眉,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巴特尔,好像没有听懂他的话。梅雷迪思小姐举在空中的那只手一下子僵硬了,她轻轻地倒抽了一口气。

"真的?"罗伯茨最先回过神来,他急忙朝壁炉边走去。医生的职业本能提醒了他在这种场合该做些什么。

不知为什么,巴特尔警监的身子挡在他的前面。

“暂时不忙，罗伯茨医生，这事一会儿会有人来管。要是你想帮忙的话，我倒是想先搞清楚今天晚上除了你们几个外还有些什么人进出过这个房间？”

罗伯茨瞪着双眼看着他。

“进出这个房间？我不懂你的意思。没别的人来过。”

“是这样吗，洛里默夫人？”巴特尔警监转过脸去问洛里默夫人。

“是这样的，没别的人来过。”

“管家和仆人也没来过？”

“我们开始打牌的时候，管家进来过一次，给谢塔纳先生送饮料。喏，托盘还放在那张桌子上。以后就再也没其他人来过了。”

巴特尔警监看看德斯帕德少校，后者颔首表示赞同。梅雷迪思小姐也像是有点被噎住了似的喃喃道：“是的，是这样的。”

罗伯茨医生急躁地对巴特尔警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让我来给他检查检查，也许只是晕过去了。”

“不，这不是晕厥，抱歉得很，法医没来之前谁也不能动他，希望各位谅解。女士们，先生们，谢塔纳先生是被人谋杀了。”

“谋杀……”梅雷迪思小姐惊恐地嘘了一声。

少校仍然大睁着两眼看着巴特尔警监，只是眼神更加茫然。

罗伯茨看上去比别人镇静些，也忍不住轻轻叫出一声：“啊，天哪！”

洛里默夫人声音尖锐地惊叫道："谋杀？"

"是的，谋杀。有人捅了他一刀。"巴特尔警监一字一顿地回答道。他点了点头，方方正正的面孔看上去更加冷峻和刻板，活像一尊瓷制的中国官吏像。

"那么你们有谁离开过牌桌呢？"他干巴巴地问道，眼睛死死地盯着四个人的脸。在这四张脸上他看到不断变化着的表情：不安、忧惧、愤慨、沮丧、恐怖……但是他没有发现他想找的那种情绪。

谁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房间里静悄悄的。

两分钟后，少校站起身来，身体板直，就像队列中的士兵一样。"我想每个人都可能离开过牌桌。"他语气平稳地说，"比方说去拿点饮料或给壁炉加柴什么的。这两件事我都做过。我到壁炉边去的时候，谢塔纳先生靠在椅子上睡着了。"

"睡着了？"

"是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好吧，但也可能那时他已经死了。这个马上就能弄清楚。"巴特尔警监说。

停了一下他又说：

"各位不介意的话我想请你们到隔壁房间呆一会儿。"

他朝一直站在旁边的雷斯上校点了下头，问："雷斯上校，你能陪他们一下吗？"

上校立刻理解了他的意思，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行，巴特尔先生。"

四个人跟着雷斯上校，鱼贯走出房间到隔壁去了。

一直坐着没动的奥利弗夫人突然啜泣起来。

巴特尔警监走到电话机前，拿起话筒说了几句什么。他转过身来对波洛说："法医马上就到，总部责成我办理此案。你估计他死了多长时间了？我认为不止一个小时。"

"可能吧。现在只能估算出大概时间。不可以精确到：此人已停止呼吸一小时二十五分钟四十秒。"

巴特尔警监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显然他的心思是在别的事情上。

"他就坐在壁炉前，因此尸僵的时间与正常情况下会有所不同。误差总在一小时或两个半小时之间。这个问题好解决。令人不可思议是这么多人在旁边却无一人察觉出动静。凶手真是胆大包天啊。万一谢塔纳喊叫起来怎么办？"

"恰恰他就没有叫。也是合该凶手走运。但是正像你说的，凶手真是冒着大险行凶的。"

"说到冒险，波洛先生，你有什么高见没有？比方说，察觉到什么端倪没有？"

波洛慢吞吞地说："我倒真还是有几句话要说。巴特尔先生，不知谢塔纳先生邀请你的时候是否暗示过宴会的内容？"

巴特尔警监奇怪地看着他："没有，波洛先生。他什么也没说。怎么……"

门铃突然响起来了，有人在叫门。

巴特尔警监止住话头，说："他们来了，我去开门，一会儿再听你讲。现在得先办完例行手续。"说完他朝大门走去。

奥利弗夫人还在啜泣。

波洛走到牌桌边，仔细地看了看那几个人用过的计分纸，摇了摇头。

“笨蛋，小心眼的笨蛋。”他自言自语地说，“自以为做出一副魔鬼的样子就让人害怕了。Quel enfantillage。”[1]

门开了，分局的法医手提公事包走进来。身后跟着一位本区的警督和一位分局警察，还有一位摄影师。

这几个人进门后和巴特尔警监说了几句话就走进客厅，留下那位警察在门厅站岗。

谢塔纳先生凶杀案的例行调查正式开始了。

---

① 法语：真幼稚。——译注。

第四章　罗伯茨医生？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奥利弗夫人、雷斯上校以及巴特尔警监等四人围坐在餐桌旁。

这已是一个小时以后。法医给尸体作过检查，拍了照后把它运走了。刚才还来过一个指纹专家，现在也走了。

“在查询他们几个之前，我还是想听听你的高见。”巴特尔警监看着波洛说，“照你看来，这事一开始就有点蹊跷？我指的是谢塔纳的宴请。”

波洛认认真真地把上上星期在西撒克斯宫与谢塔纳的谈话内容叙述一遍。

巴特尔警监嘴巴一噘，差点就忍不住吹起口哨来。

“谢塔纳要给你展示他的收藏品？你认为他是认真的？你没想过他是在愚弄你？或者是在吊你的胃口？”

“不，他说的是真话，这个人又狂妄又自负，喜欢揭人伤

疤以自娱。他以为又可以耍弄人了，不曾想到却自食其果。可怜的笨蛋。”

“我懂你的意思。”巴特尔警监想了想说，“八个客人加上他自己，今晚一共有九个人出席宴请。现在除掉绝对不在场的四个人外，其他四个人都有作案的可能。”

“不可能。”奥利弗夫人高声嚷道，“我不同意你的说法！这些人都不像是罪犯。”

巴特尔警监摇摇头说：

“我可不敢这么肯定，奥利弗夫人。内心的险恶并不一定非得在脸上表现出来。相反，有些杀人犯看上去还比别人更加温文尔雅、豁达开朗呢。”

“那一定就是罗伯茨医生了！”奥利弗夫人飞快地断言道，“只有他最符合你讲的这些。并且说实话，我第一眼看见他就觉得不对劲。真的，我的直觉从来不会错。”

“你认为呢？雷斯上校？”巴特尔警监转过脸来对雷斯上校说。

“有可能，”雷斯上校耸耸肩回答道。他以为巴特尔警监的问话是针对波洛的那番陈述的。

“很有可能。看来谢塔纳先生确实是掌握了某个人的秘密，也许还不止是一个人的呢。很可能他只是怀疑，还没有完全肯定。他想用自己的方法使对方就范，但是他失算了。他的死证明了这一点。”

“那个人害怕了。是这样吗，波洛先生？”

波洛点点头说：“谢塔纳先生这方面早已是名声在外了。人人都惧怕他的这种狰狞的幽默。他不会对猎物手软

的。那个人确信谢塔纳先生对他已是把柄在握。并且要拿他好好消遣一个晚上再送交警方。"

"他是不是真的把柄在握？"

"这一点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

奥利弗夫人口气坚定地重申道："一定是罗伯茨医生！他的神色是那么开心，这就是常说的假象了。巴特尔先生，如果我是你，就立马逮捕他。"

"要是苏格兰场的主管是女人，不定我们真的会这样做。"巴特尔警监对奥利弗夫人眨了眨眼睛说，"但是眼下还是男人主管，所以我得慢慢来。"

"噢，男人——男人！"奥利弗夫人叹了口气，开始构思即将见报的评论文章。

巴特尔警监说："最好现在就开始查询，不能让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间过长。"

雷斯上校站起身来说："如果我们呆在这儿不方便的话……"

感觉到奥利弗夫人意味深长的眼神，巴特尔警监犹豫了一下。他倒是很清楚雷斯上校在军中担任的职务，波洛则曾多次和警方合作过。他需要这两个人，让奥利弗夫人留下来的理由似乎不充分。不过巴特尔警监是个宽厚的人，他想起奥利弗夫人输了三英镑七先令，输得干脆爽快。

"你们可以留下来，不过请别干预。"他说，忍不住看了奥利弗夫人一眼。"特别是不能透露半点波洛先生刚才给我们讲的事。那是谢塔纳先生的小秘密，它已经随他一起走了。明白吗？"

“你放心，没问题。”奥利弗夫人说。

巴特尔警监大步朝门口走去，他吩咐在门厅执勤的那个警察到吸烟室去一趟：“告诉安德森，让他请罗伯茨医生过来一下。”

奥利弗夫人忍不住插了一句：“要是我就把他留在最后。”意识到自己的莽撞，她赶紧道歉说：“我是说要是在小说里的话。”

“现实生活有所不同，”巴特尔警监说。

“我知道。现实生活中没那么多逻辑可循。”

罗伯茨医生进来了，轻佻的步子稍有收敛。

“我说巴特尔，”他边走边讲，“这事真有点儿玄乎。请原谅我这么说，但是确实是玄乎。作为医生，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在几码之外就有另外三个人的情况下用刀捅死一个人？”他摇摇头又说：“呃，我大概不太可能干这种事。”他微笑一下，抿了抿嘴角，“我要怎样才能让你们相信我与此事无关呢？”

“是这样的，罗伯茨医生，动机，这里有个动机问题。”

罗伯茨医生使劲点了下头说：“显而易见，我没有杀人的动机。我甚至和他不熟。我只是觉得他有点诡诈，有点像东方巫师。我不在乎你们作任何调查，徒劳而已。真的，我没有理由杀他，我也没有杀他。”

巴特尔警监木讷地点了下头说：

“别误会，罗伯茨医生。这只是例行公事。我相信你能

理解。呃，你能告诉我一点另外三个人的情况吗？”

“恐怕不能让你完全满意。”罗伯茨说，“德斯帕德少校和安妮·梅雷迪思小姐我都是今天才认识。以前倒是读过德斯帕德少校写的游记，挺有趣的。”

“你知道谢塔纳以前和他认识吗？”

“不知道。谢塔纳先生没对我提起过。我刚才说了，我只是读过德斯帕德少校的作品。梅雷迪思小姐我压根就不认识。我和洛里默夫人倒算得上是熟人。”

“熟到什么程度？”

“洛里默夫人是个有钱的寡妇。人很聪明，教养也好。实际上我就是在桥牌桌上认识她的。”

“以前没听到谢塔纳先生提起过她？”

“没有。”

“好吧，这个问题就到这儿。罗伯茨医生，也许你能回忆一下，仔细地回忆一下今天晚上的一些细节，比方说你自己离开牌桌的次数和其他人的一些情况。”

罗伯茨想了几分钟。

他直言道：“这太难了点。我自己的情况倒是不成问题。我起过三次身，都是在我当明家时。一次是去给壁炉添柴。一次是去为两位女士端饮料，还有一次是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苏打。”

“还记得每一次的时间吗？”

“让我想想看。对了，我们大概是九点半开始打牌的。大约一小时后我去添柴，又打了一盘后我给两位女士端饮料。呃，大约在十一点半钟的时候我去倒威士忌。这些都只是粗

略的估计，我不敢保证一定准确。”

“放饮料的桌子是在谢塔纳先生的另一侧，也就是说，你每次都得绕过他？”

“是的，几次都这样。”

“每一次都以为他睡着了？”

“第一次我以为他睡着了。第二次我根本没再注意他。第三次绕过他时我想：‘这家伙真能睡’。但是我没有留心看他。”

“太好了。你注意过其他人的情况吗？”

罗伯茨皱皱眉头。

“这有点困难。真的，确实很难。嗯，好像德斯帕德少校起身去拿过鼻烟盒。对了，他还去取过饮料，是在我之前，我记得他还问过我要不要。我回答说暂时不要。”

“两位女士呢？”

“我记得洛里默夫人到壁炉那儿去过一次。好像还和谢塔纳先生说过话。不过我不敢肯定，因为当时我正困在艰难的‘无将’牌中。”

“梅雷迪思小姐离开过座位吗？”

“我记得有一次吧。她绕过来看我的牌。那一盘她和我一方，她是明家。后来她也看其他人的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不过我没注意除了看牌她还做过些什么。”

“谁的座位对着壁炉？”

“谁的也没对着，桌子是斜放着的。何况中间还隔着一个大衣柜，是中国货，很漂亮。其实说来凶手也是瞅准了场合。牌打到紧张的时候，谁还顾得上东张西望？除非是

明家……”

“对，惟一有机会的就只有明家。”巴特尔警监说。

“不过这也得冒险，谁敢担保不会有人正好抬头张望？”

“确实如此。看来凶手一定是被强烈的动机所驱使。但愿我们能搞清楚这其中的奥秘。”

“这在你来说不成问题。”罗伯茨医生说，“不妨检查一下他的文件之类的东西。也许能看出些蛛丝马迹。”

“但愿吧。”巴特尔警监满面愁容地说。

他飞快地在罗伯茨医生的脸上扫视了一下，说：“罗伯茨医生，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个人的看法？从男人对男人的角度？”

“当然可以。”

“你觉得他们三个中谁的嫌疑最大？”

罗伯茨想了一下说：

“依我看，没准是德斯帕德少校。胆大心细，不怕冒险，抓住时机速战速决，这倒很符合军人的习惯。再说，杀死一个人需要很大的力气，女人干不了。”

“不，用这个并不需要多大力气。喏，我给你看样东西。”

巴特尔警监变魔术一样地突然拿出一把细长锃亮的匕首。匕首把柄的顶端镶有一颗闪闪发亮的钻石。

罗伯茨探过身去接过匕首，内行地打量一番，又试试刃尖，吹了声口哨说：

“哇，这么锋利？天生就是用来杀人的。喏，像切奶油一样直插进去。真的，就像切奶油一样。我猜这是凶手特意做出来的。”

巴特尔警监摇摇头说："不，这是谢塔纳先生的东西。他原来是放在桌子上的，和其它小物件放在一起。"

"于是凶手就顺手借用了。这家伙的运气还真有点好。"

"这要看怎么说了。"

"当然，对谢塔纳先生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哦，可怜的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罗伯茨医生。我是说这事还可能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我突然想到，凶手会不会是看见了匕首后才起念头的。"

"心血来潮？你是说凶手进屋，看见这把匕首后突然想起要杀人？他事先并无计划？呃，这真是太妙了！不知你有根据没有？"

巴特尔警监干巴巴地说："这只是猜测罢了。"

罗伯茨医生赶紧附和道："当然也有这种可能。"

巴特尔警监清了一下喉咙，对罗伯茨医生说：

"好了，罗伯茨医生。多谢你的合作。我不再耽误你的时间了。呃……你不会介意给我留个地址吧？"

"没问题。西二区，格洛斯特特雷斯街 200 号。电话号码是贝斯沃特 23896。"

"非常感谢。日内我可能要登门拜访。"

"随时欢迎。但愿报上不要登得太多。我担心那些神经紧张的病人会激动。"

巴特尔警监转过脸来对波洛说：

"波洛先生，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想罗伯茨是不会介意的。"

“我当然不会介意。波洛先生，你知道吗？我从来就很佩服你。小小的灰白色脑细胞，讲究秩序的工作方法。我敢打赌，你会问我一些最奇特的问题。”

波洛两手一摊。这个动作外国味十足。

“不，不，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比方说，你们一共打了几盘牌？”

“三盘。第四盘时你们就进来了。”

“都是谁跟谁搭档？”

“第一盘是我和德斯帕德少校一边，对抗两位女士。她们赢了，上帝保佑她们，赢得很轻松。我们无牌可打。

“第二盘梅雷迪思小姐和我一边，对抗洛里默夫人和德斯帕德少校。

“第三盘洛里默夫人和我一边，对抗德斯帕德少校和梅雷迪思小姐。每一盘我们都是切牌选搭档。牌局进行得很顺利，像滚轴轮一样。第四盘我又和梅雷迪思小姐搭档。”

“总的来说谁输谁赢？”

“洛里默夫人赢得最多。我也赢了一点。梅雷迪思小姐第一盘赢了一些，后两盘却输了。输得最多的是德斯帕德少校。”

波洛笑着说：“你看，巴特尔先生问你的是凶杀案。我和你讲的却是各位的牌技。”

罗伯茨医生接过话头：“洛里默夫人是一流高手。我打赌她每年靠打牌赚进不少钱。德斯帕德少校的牌技也不错，思路敏捷，属于‘正统’打法。梅雷迪思小姐的牌打得很稳，只是略显呆板。”

“你自己呢？”

罗伯茨小眼睛眨了眨说：“我叫牌叫得高了一点。他们都这么说，但我认为这样叫划算。”

波洛听他这么一说忍不住笑了起来。

“还有别的什么吗？”罗伯茨医生边站起身来边问。

波洛摇摇头。

“那么我想告辞了。噢，奥利弗夫人，我敢说这是个上好的题材。比你笔下的那些查不出来的毒药精彩多了。晚安，各位。”

罗伯茨医生走出房间，步子又恢复了平常轻飘飘的样子。

房门关上后，奥利弗夫人低声说：“题材！哼，我才不需要呢。我可以随时杜撰出一桩命案，比真的还像真的。我从来不担心想不出情节。最主要的是我的读者大都偏好查不出来的毒药。”

第五章　洛里默夫人?

洛里默夫人像贵妇人一样走进餐厅，神色镇静，只是面色有点苍白。

巴特尔警监对她说："真抱歉，不得不打扰你。"

"你这也是公务在身嘛。"洛里默夫人宽宏大量地说，"当然，碰到这种事是有些令人不舒服。但是回避也不是回事。既然四个人中肯定有一个是凶手，你们就非得把他找出来。我说不是我你们也不会相信。"

她接过雷斯上校抬给她的椅子，坐在巴特尔警监对面，精明的灰色大眼睛直视着对方，耐心地等待着。

"你和谢塔纳先生很熟?"巴特尔警监开始发问了。

"不太熟。认识的时间倒是有好几年了，但是一直往来不多。"

"你们是在哪儿认识的?"

"埃及。确切地说是在卢克索的一家饭店里认识的。"

"你对他印象如何?"

洛里默夫人轻轻一耸肩说:

"我觉得他这个人有点，不妨这么说吧，有点过分造作。"

"呃，恕我冒昧，你有没有过觉得他碍事?"

洛里默夫人饶有兴趣地看着巴特尔警监。

"巴特尔先生，我懂你的意思。就算是我想除掉他，我现在会承认吗?"

"不一定，聪明人都知道这是瞒不过去的。"

洛里默夫人低头思忖片刻，抬起头来说:

"你这话也有道理。不过，巴特尔先生，我自信我没有理由要除掉谢塔纳先生。实际上，他活着还是死去都与我无关。我只是认为他是个 poseur[①]，喜欢恶意捉弄人，有些让人腻烦，如此而已。"

巴特尔警监被洛里默夫人的抢白弄得有点尴尬，他转了一个话题:"那就好。洛里默夫人，你能不能谈点对其余三个人的印象? 谈谈你对他们的看法?"

"恐怕不行。德斯帕德少校和梅雷迪思小姐我是今天才认识的。我只能说他们的相貌很迷人。对罗伯茨医生我倒是略知一二，他是个颇受欢迎的医生。"

"也是你的私人医生?"

"不，不是。"

---

① 法语:装腔作势的人。——译注。

“好吧。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你今晚打牌时离开过牌桌吗？还有他们三个人？”

洛里默夫人不加思索立刻回答道：

“我知道你准会问这个问题。喏，我起过一次身，是当明家时，我去给壁炉添柴。我记得当时还和谢塔纳先生说了几句话。我说看见木柴烧的火真让人愉快。”

“他回答你了？”

“是的，他说他讨厌暖气片。”

“有人听见你们的谈话吗？”

“我想没有，我们是压低嗓门说的，免得影响打牌的人。”她又干巴巴地加上一句：“其实你也只能根据我的话来判断谢塔纳先生直到那时还活着，而且还跟我说过话。”

巴特尔警监没有反驳她，仍然有条不紊地问下去。

“当时是几点钟？”

“大概是开局后一个多小时吧。”

“好。其他几个人呢？”

“罗伯茨医生给我端过一次饮料。他自己也端过一杯，是在给我端了之后。后来德斯帕德少校也去给自己端了一杯，大概是在十一点十五分左右吧。”

“德斯帕德少校只起身过一次？”

“不，让我想想，好像是两次。反正他们两人为这样那样的事起身过好几次，只是我没注意他们干什么罢了。梅雷迪思小姐好像只离开过座位一次，是去看同伴的牌。”

“没走远？”

“这个我说不准。也许走动过吧。”

“一切都是不清不楚的。”巴特尔警监嘀咕道。

“真抱歉。”

巴特尔警监又拿出了那把小匕首。

“见过这东西吗?”他问道。

洛里默夫人无动于衷地接过匕首。

“你以前在哪儿见过它没有?”巴特尔警监又问。

“没有，从来没见过。”

“今天晚上也没见过?”

“嗯。”

“它就放在客厅里的一张桌子上的。”

“可能是我没有注意到吧。”

“洛里默夫人，这匕首很锋利，假如女人要使用它，也一定会和男人一样方便，是吗?”

“可能吧。”洛里默夫人仍然无动于衷地回答道。她把匕首递还给巴特尔警监。

“不过她也得不顾死活才行，很冒险的呢。”巴特尔警监不甘心，又说了一句。

他等了一会儿，洛里默夫人仍然没有答腔，他只得又问：

“你知不知道他们三个人和谢塔纳先生的关系?”

她摇摇头说：

“不，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能不能说说你的看法?你认为他们之中谁的嫌疑最大?”

洛里默夫人一下子僵硬地坐直了身子。

“抱歉得很，我不擅长于这种事。并且我也不懂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她冷冷地说。

巴特尔警监羞得无地自容，像个被老祖母训斥的小男孩。他把笔记本拿在手上，低声问道：

“你的地址，洛里默夫人?”

“切尔西的切恩路110号。”

“电话号码?”

“切尔西45632。”洛里默夫人站起身来。

巴特尔警监赶紧问波洛：“波洛先生，你有什么问题吗?”

洛里默夫人站住了，她微微低着头。

“夫人，我想请教一下，你们几个人谁的牌技好一点?这个问题不过分吧?”

“如果与这个案子有关，我不拒绝回答。”洛里默夫人冷淡地说，“只是我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留给我来评判。如果你不反对就请回答我的问题。”

洛里默夫人像哄小孩似的应付道：“德斯帕德少校的牌打得很稳。罗伯茨医生的牌叫得过高，不过他的技术很好。梅雷迪思小姐的牌技也还可以，只是稍欠灵活。怎么样?还有问题吗?”

这回轮到波洛变戏法了。他从衣袋里拿出几张揉成一团的纸，把它们一一打开。

“夫人，这是你们的记分表，这其中肯定有一张是你的。”

洛里默夫人逐张看过后说："这张是我写的，第三盘的分数。"

"这张呢？"

"这一定是德斯帕德少校的，我看他一边记一边划掉。"

"这张是谁记的？"

"嗯，是梅雷迪思小姐记的。记的是第一盘的分数。"

"那么这张没记完是罗伯茨医生的啰？"

"对，记的是第四盘，没能打完的那一盘。"

"非常感谢。夫人，我的问题问完了。"

洛里默夫人对奥利弗夫人说："那我就告辞了。"她又转向波洛和巴特尔警监及雷斯上校。

"晚安，先生们。"

她和四个人一一握手告别，走出了房间。

第六章　梅雷迪思小姐？

“真拿她无法。还想教训我怎么做我的事呢。”巴特尔警监在她身后嗔怪道，“这种老派女人倒是蛮讲义气的，只是骄傲得像个魔鬼。我倒不相信是她干的。但是谁又敢保证呢？噢，波洛先生，你在那儿摆弄那几张计分纸干什么？”

“挺有意思的，你不觉得吗？”波洛回答道，“喏，从这几张纸上我们能看出什么呢？人的个性！不是某一个人的，是四个人的。我敢说，这几张纸对我们一定会有极大的帮助。

“你看，这是第一盘。平平淡淡，很快就结束了。是梅雷迪思小姐记的。她和洛里默夫人搭档并且有牌可打。她们赢了这一盘。

“再看看这一张，字写得很小，记分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一边记上新的数字就一边划掉原来的数字。这部分地

显示了德斯帕德少校的个性——他宁愿一下子就摘清楚自己的处境。从这张表上我们很难看出牌局的进展情况。

"这一张是洛里默夫人记的，是第三盘的记录。字迹饱满而不失娟秀，一看就知道这位夫人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从记分表上看，这一盘牌打得很精彩，洛里默夫人和罗伯茨医生搭挡对抗德斯帕德少校和梅雷迪思小姐。双方的分数都在水准之上。喏，罗伯茨医生叫的牌太高了，他们宕墩了。好在他们俩都是桥牌高手，宕得还不算太惨。当然，医生这样叫牌也有他的道理，要是能诱使对方也莽撞叫牌的话，他们就有机会'加倍'而赢牌。看，这些就是没有打成的'加倍'牌。

"这是第四张，也就是未打完的那一盘的记录。字迹华丽且略显轻浮，是罗伯茨医生的字。这一盘他叫的分比前一盘的低，大概是因为和梅雷迪思小姐搭挡，他怕牌叫高了会吓着她。

"你也许会认为我的问题不着边际。其实我只是想从侧面对他们稍事了解，我提的问题只涉及桥牌，当然人人都乐意开口。"

"怎么会认为你不着边际呢?"巴特尔警监说，"方式方法不一而足。我就总是放手让巡官们去干。每个人都有一套最适合自己的方法。你这样做一定有你的道理。再说我还知道你的太多的成功之作。"他停了一下又说，"不过我们现在最好还是别再讨论这个问题，该请那位姑娘进来了。"

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刚走到门边就停下来了。她呼吸急促，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

巴特尔警监的脸上立刻堆起了慈祥的笑容。他给她端过来一把椅子，斜对着他自己。

“请坐，梅雷迪思小姐，请坐下来。别害怕，这事看上去有点吓人，其实没那么严重。”

姑娘低声说：“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简直是太可怕了。想想我们之中有一个人……有一个人……”

巴特尔警监和善地说：“别再想这事，把它留给我好了。这样吧，梅雷迪思小姐，你能不能先给我们说说你的地址？”

“沃灵福德、温登别墅。”

“城里没住处？”

“嗯。我有时在俱乐部暂住一两天。”

“是在……”

“‘女子海陆军’俱乐部。”

“太好了，梅雷迪思小姐。呃，你和谢塔纳先生的交往很深？”

“不，我和他一点儿也不熟。我有点害怕他那副咄咄逼人的样子。”

“哦，是这样吗？”

“那种高深莫测的笑容，还有他俯身看你的样子，好像要把人一口给吞下去。”

“你们认识很久了？”

“也就是九个月左右吧。我是在瑞士的冬季运动会上认识他的。”

“真想不到他会对冬季运动项目感兴趣。”

“他只是滑雪，滑得很好，会许多花样。”

“变着招儿玩。这倒符合他的性格。后来你就经常见到他？”

“嗯，也可以这么说。他有时请我赴宴什么的。这些聚会令人愉快。”

“但是你不喜欢他本人？”

“是的，他让人感到不舒服。”

“但是你并没有特别的原因要害怕他吧？”巴特尔警监和善地问道。

安妮·梅雷迪思小姐抬起头来，明亮的大眼睛直视着对方。

“特别的原因？哦，没有。”

“太好了。现在我们来谈谈今天晚上的事。你打牌的时候没离开过座位吧？”

“让我想想。呃，对了，有过一次，我绕到对面去看罗伯茨医生的牌。那一盘他和我搭档。我是明家。”

“你一直没离开过牌桌？”

“嗯。”

“能肯定吗？梅雷迪思小姐？”

姑娘的脸上突然泛出一片红晕，像火烧的一样。

“不，不。让我想想看。唔，也许离开过吧。”

“对不起，让你受惊了。”巴特尔警监赶紧安慰道。“不用这么紧张。尽量想清楚再说。人一紧张就往往会情不自禁地照自己的希望来陈述事情。其实这样做很不合算。你

离开过自己的座位，你到壁炉边去过吗？”

姑娘沉默了足足一分钟的时间。

“说实话，”她犹犹豫豫地说，“说实话我真的，我真的记不得了。”

“好吧，暂时放下这个问题。梅雷迪思小姐，你能谈谈另外那三个人的情况吗？”

姑娘摇摇头说：

“我以前从没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今天晚上你对他们的印象如何？你认为哪个的嫌疑最大？”

“不，我无法相信。德斯帕德少校？绝对不可能！我也不认为会是罗伯茨医生，医生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比方说药物什么的。”

“依你看来，若有一个凶手，就非洛里默夫人莫属了？”

“我没这么说。我相信她是个好人。风度翩翩的，又能体贴人，和她打牌一点儿也不紧张，她从不趾高气扬地指责人，也很少指出别人的错误，尽管她本人的牌打得很在行。”

“但是你最后一个才提到她。”

“这是因为用刀杀人有点像女人干的事。”

巴特尔警监又拿出了那把匕首，把它递给梅雷迪思小姐，后者下意识地往后一缩，似乎是要避开这个不祥之物。她小声地问道：

“噢，太可怕了。我，我非得看吗？”

“嗯，我希望你看一看。”

她战战兢兢地接过匕首，面孔皱成一团。

“就这么一个小东西……”

“像切奶油一样插进去。小孩都办得到。”巴特尔警监轻轻地接过话头。

“你是……”姑娘的一双大眼睛惊恐地盯着他，“你是在暗示这事与我有关？噢，巴特尔先生，我没杀人！我为什么要杀死谢塔纳先生呢？”

“这正是我想搞清楚的问题。是的，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呢？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我不否认，他这个人是有点装腔作势不讨人喜欢。但是仅仅是这样并不足以对别人构成真正的威胁。”

她有没有轻轻地倒抽一口气？

巴特尔警监继续说：“比方说，他不会是敲诈勒索之辈吧？靠敲别人的隐私来发财？不过你用不着担心，不管怎么说，你都不像是有罪恶隐私的女孩。”

他的话使她宽慰不少，她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笑容。

“当然，我是没有。我从来就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巴特尔警监站起身来。

“好了，梅雷迪思小姐，别再想这事了。我们可能还会来打扰你。不过你放心，全都是例行公事。”

他和蔼地笑了一下又说：

“现在你可以走了。我让他们去给你叫一辆出租车。记住，千万别为这事影响睡眠。今晚最好还是吃两片阿斯匹林吧。”

他把她送到门外就回来了。

雷斯上校低着嗓门取笑道："巴特尔先生，你真会演戏。特别是慈父般的体贴和温厚的笑容。真是没人能比得上。"

"和她周旋下去没有用，雷斯上校。可怜的女孩已经吓得半死，我不忍心再火上浇油，太残忍了。"他顿了一下又说："要是她的恐惧是装出来的，那才是个天才的小演员呢。那样的话，留她到半夜也不会有结果。"

奥利弗夫人叹了口气，两只手一起去拂弄额前的刘海，结果弄得毛发直立，使她看上去像个醉汉。

"知道吗？"她说，"现在我绝对相信是她干的。噢，幸好不是在书上，读者接受不了年轻美貌的女孩是杀人凶手。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敢说，凶犯非这个姑娘莫属。波洛先生，你认为如何？"

"我吗？我刚刚发现一件小事。"

"还是关于计分表？"

"是的，梅雷迪思小姐在纸背面划上格子再用。"

"这能说明什么呢？"

"这是生活拮据养成的一种习惯。要不就是这位小姐有节俭癖。"

"可是她的衣服很贵重呢。"奥利弗夫人说。

巴特尔警监打断了他们的议论。

"请德斯帕德少校进来。"他高声叫道。

第七章 德斯帕德少校?

德斯帕德少校迈着敏捷的步子走进餐厅。他走路的姿势使波洛想起了某种动物或某个人。

“对不起，德斯帕德少校。让你久等了。”巴特尔警监对他说，“主要是我想让女士们早点离开。”

“没关系，这我理解。”他说着坐了下来，询问的目光看着巴特尔警监。

巴特尔警监直接了当地问道：

“你和谢塔纳先生很熟吗?”

“我见过他两次。”德斯帕德干脆利落地回答。

“就两次?”

“就两次。”

“何时何地?”

“一个月前，我们在一个朋友家的餐桌上认识，一个星

期后他邀请我参加他的鸡尾酒会。”

“在这儿他的家里？”

“是的。”

“是在这儿还是在客厅？”

“所有房间都用上了。”

“你曾记过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过吗？”巴特尔警监又拿出了匕首。

德斯帕德轻轻撅了一下嘴角，讥嘲道：“对不起，我上次来的时候没注意它，以备日后使用。”

“你这是在钻字眼了。”巴特尔警监面有愠色地说。

“明摆着的推理过程嘛。”

双方都沉默下来，出现了一分钟的冷场。接着巴特尔警监又开始发问。

“你讨厌谢塔纳先生吗？”

“讨厌极了。”

“哦……”巴特尔警监为他的直率大吃一惊。

“但是我并不会因此而杀死他。我一点都不想杀死他，不过我倒真想踢他几脚。遗憾的是来不及了。”

“你干吗想踢他，德斯帕德少校？”

“因为他就是那种让人忍不住想踢上几脚的外国佬。他经常让我感到脚趾发痒。”

“具体有些什么事情让你这么讨厌他？”

“衣着过分讲究，头发留得太长，主要是还有很浓的体味。”

“然而这些并不影响你应邀赴宴。”

德斯帕德少校干巴巴地说："如果只到喜欢的人家作客，那么我赴宴的机会恐怕就不多了。"

"你喜欢社交，但并不醉心于它，是吧？"

"从蛮荒之地回到灯光明亮的房间，漂亮的女人，美味的佳肴，朋友们的笑声，不可否认，短时间内这些东西还是吊得起我的胃口。但是文明世界的虚情假意很快就会让我感到厌倦，于是我又会再度出走。"

"蛮荒地方的生活一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危险？"

"这儿的生活倒是很安全。但是谢塔纳先生死了，而我却活着。"

巴特尔警监意味深长地说："他有的是另外一种危险，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是吗……"

"他爱管闲事。"

"你是说他干涉别人的生活？他发现了谁的什么了？"德斯帕德少校问。

"可以这么说吧，他好捉弄人，特别是女人。"

德斯帕德身子朝后一仰，靠在椅子上。他开心地笑了起来。

"恐怕没有哪个女人会对这种江湖骗子太认真的。"

"说真的，德斯帕德少校，你估计是谁杀死他的？"巴特尔警监突然转了一个话题。

"首先，我敢保证不是我干的。我也认为梅雷迪思小姐与这事无关。洛里默夫人让我想起我的一位敬畏上帝的姑母，我无法将这种事和她联系在一起。罗伯茨医生……"他

欲言又止。

“你能回忆一下今天晚上的一些细节吗?你的和其他人的。”

“我离开过桌子两次。一次是去拿烟灰缸，顺便拨了下火。另外一次是去拿饮料。第一次是在十点半钟左右吧。第二次大约是这之后半个小时，也就是十一点左右。这只是估计的时间，我不敢保证绝对准确。另外，洛里默夫人曾经到壁炉边去过一次，好像还和谢塔纳先生说过几句话。我没听见他回答。梅雷迪思小姐曾经在桌子边走来走去过好几次，但好像都没到那边去过。罗伯茨医生老是起身去干这干那的，至少有三四次吧。”

巴特尔警监笑着说:“现在问你一个波洛先生问过的问题，你认为他们三个的牌技如何?”

“梅雷迪思小姐的牌打得不错。罗伯茨医生的牌叫得太高，他这样做可不太光彩。照道理他还应该宥得更惨些。洛里默夫人的牌技算得上炉火纯青了。”

巴特尔警监转过脸来问波洛:

“波洛先生，你还有问题吗?”

波洛摇摇头。

德斯帕德少校告诉了他们自己的住址，道过晚安后走出了房间。

房门关上后，波洛的身子轻轻动了一下。

“怎么了，波洛先生?”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德斯帕德少校走路的姿势让我想

起了老虎——柔软、灵活、从容不迫。是的，老虎走路就是这样。"

巴特尔警监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环视一下房间里的另外三个人。

"到底是谁呢?"他自言自语地说。

第八章　到底是谁？

巴特尔警监一个个看过去，波洛和雷斯上校都没有答话，惟独奥利弗夫人不会不情愿发表意见，她说：

“不是罗伯茨医生就是梅雷迪思小姐。”

巴特尔警监又看了看另外两个人．雷斯上校摇了摇头，波洛则在用心地抹平那几张皱巴巴的计分表。

“肯定有一个人是凶手。”巴特尔警监咕哝道，“并且还编织了一套绝妙的谎言来淆惑视听。这个人是谁呢？”

他思忖了一会儿又说：“医生和少校互相怀疑。梅雷迪思小姐的意思是洛里默夫人。而洛里默夫人干脆避而不谈。真有点滑稽，忙乎了大半夜，却一点头绪都没找到。”

“是吗？我看不见得。”波洛终于开口。

“巴特尔警监飞快地看了他一眼，问道：“你发现了什么？”

波洛挥挥手说："一种 nuance[1]，没什么，不足挂齿。"

"看来两位先生是不肯发表高见啰？"巴特尔警监说。

"主要是证据不足。"雷斯上校赶紧解释道。

"唉，你们这些男人！"奥利弗夫人不以为然地叹了一口气说。她瞧不起这种黏黏糊糊的作风。

巴特尔警监说："现在让我们来大概分析一下。"他清了一下嗓子又继续说："我还是要把罗伯茨医生放在第一个。华而不实的家伙。最大的理由是，作为医生，他知道刺进匕首的最佳部位。

"其次是德斯帕德少校。反应快，敢冒险，适合干速战速决的事。

"接下来是洛里默夫人。诸位已经看到了，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老妇人，很有节操，算得上女校校长的人选。难以想象她将匕首刺进另外一个人的胸膛，实际上我已经把她排除在外了。不过也难说她有什么必须隐匿的秘密，或者她曾经遇到过什么棘手的事。

"最后是安妮·梅雷迪思小姐。除了知道她是一个漂亮羞怯的普通姑娘外，我们实际上对她一无所知。"

"但是谢塔纳先生也把她列入在'收藏品'之列。"波洛说。

"人不可貌相，天使的面孔下可能隐藏着魔鬼的灵魂。"奥利弗夫人沉吟道。

"巴特尔先生，"雷斯上校忍不住插嘴问："就这么空对

[1] 法语：细微差别。——译注。

空地分析有用吗？”

“你认为无用，先生？”巴特尔警监和善地说，“这种案子非得这么分析不可。”

“作一些实际调查不是更好些？”

“这事当然要做。呃，雷斯上校，我认为在这方面你可以协助我们。”

“责无旁贷。你需要我做些什么呢？”

“德斯帕德少校常在国外。他到过南非、东非以及南美的许多地方。你有办法在这些地方调查，我想你能找到有关他的一些资料。”

“这个问题不大，我会尽力而为的。”

奥利弗夫人突然嚷道：“各位，我提个建议。”她神采奕奕地说：“我们一共是四个人，他们也正好是四个，一个对一个怎么样？喏，雷斯上校已经选定了德斯帕德少校。巴特尔先生总是把罗伯茨医生放在首位，就让他去对付他好了。洛里默夫人留给波洛先生，我负责调查安妮·梅雷迪思小姐。我们大家分头行事。”

巴特尔警监断然摇摇头说：

“绝对不行！奥利弗夫人，这是正二八经的公事。上面责成我办这个案子。我必须全方位负责。再说我也不认为你的这种设想很有根据。也许两个人都想追同一匹马呢？雷斯上校并没有说过他怀疑德斯帕德少校。波洛先生也许认为不是洛里默夫人。”

奥利弗夫人遗憾地叹了一口气说：“可惜了，多好的一个计划，又干脆又利落。”不过她马上又兴奋起来。“但是

你不会反对我作些小小的调查吧，用我自己的方法?”

“当然不反对。实际上我也无权干涉你。你是这件事的目击者，你有你的好奇心。不过我得提醒你，凡事小心为妙。”

“这点你放心，我绝不会泄露半点机密。”奥利弗夫人多少有些丧气地说。

“我想巴特尔警监不是这个意思。”波洛赶紧打圆场，“他是担心这家伙可能已经是两次行凶。要是他认为有必要，是不会犹豫于第三次的。”

奥利弗夫人看着他，慢慢地脸上泛出笑容——惬意的、天真的笑容。她看上去像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

“我们可是事先提醒过你的哟。”她故意摹仿着严肃的语调半嘲弄地诙谐道。“波洛先生，谢谢你的忠告，我会小心行事的。但是我不会只是当旁观者。”

波洛站起身来，对她优雅地鞠了个躬。

“恕我直言，夫人，你是个勇敢的赌徒。”

奥利弗夫人板直地坐着，就像是在委员会会议上发言一样一本正经地说：“我冒昧地提个建议，我们每个人搜集到的情报都要共用。也就是说情报不能私藏。当然，个人的印象和见解除外。”

巴特尔警监无可奈何地说：

“奥利弗夫人，这不是侦探小说。”

雷斯上校说：“所有的情报和证据都得交给警方。”口气俨然像是在指挥所发布命令一样斩钉截铁。说完他又对着奥利弗夫人眨眨眼睛。“比方说沾了血的手套啦，漱口杯

上的指纹啦，烧剩下的纸屑啦……凡此种种，奥利弗夫人，你都会交给巴特尔警监的。"

"你尽管取笑吧。"奥利弗夫人面有愠色地断然一点头说，"到时候你就得承认女性的直觉。"

雷斯上校站起身来对巴特尔警监说：

"巴特尔先生，我会替你调查德斯帕德少校的。这可能得花点时间。还有什么要我做的吗？"

"我想没有了。哦，对了，你有什么建议？我会重视每一个人的意见的。"

"好吧，我认为应侧重调查枪杀、投毒以及各种意外事件。不过我想你已经打算这么做了。"

"是的，我是有一些计划。"

"我就说这方面你用不着别人来指手划脚。好了，巴特尔先生，还有你们二位，我想告辞先走了。"

雷斯上校同大家道过晚安，又对巴特尔警监点点头，就走出了房间。

"他是干什么的？"奥利弗夫人在他身后问道。

"军人。"巴特尔警监回答说："我只知道他的军中记录很好。他经常旅行，世界上他不知道的地方并不多。"

奥利弗夫人说："我猜是个特工，我知道你不便对我直说。不然谢塔纳就不会邀请他了。看来主人家还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一个苏格兰场的警官，一个特工人员，一个有名的私人侦探，一个侦探小说家，外加四个嫌疑犯，正好一比一。真是聪明得很哩。"

"不，我们的主人家一点也不聪明。"波洛说，"老虎受

惊了，扑上来反咬他一口。”

“老虎？我不懂你的意思。”

“就是把谢塔纳先生送到死神手中的那个凶手。”波洛说。

巴特尔警监说：“波洛先生，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你准备怎样进行？二，我想听听你的心理分析，我知道你擅长这个。”

波洛一边抹平那几张计分表一边说：

“对，在这个案子中心理分析尤为重要。现在我们知道的事实有两个：其一，这是一桩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谋杀案。其二，凶手是用匕首刺进受害人的胸脯的。

“我们已对这几个人略有所知。从他们打牌的风格、叫牌和记分的方式来分析，我们已经部分地了解了他们的性格和心态。我们还见过他们本人，和他们说过话，这样又有了实实在在的印象。遗憾的是，要宣布结果并不容易，有胆有识，不怕危险的人才会有收获。

“如果我们能确定某一个人绝不可能用这种方式作案，我们就可以把他排除在嫌疑之外。当我们把无辜的人一个个地排除后，剩下的就是凶犯了。

“好了，现在我们就开始。

“第一个仍然是罗伯茨医生。虚张声势，牌叫得太高，这一点至少证明他不怕冒险，而且自信有把握得逞。他的心态与这个案子的特点相符合。

“你们也许会说，以这个标准来判断，梅雷迪思小姐的嫌疑就自行解除了？羞怯，审慎，习惯拮据，缺乏自信，这

种人不太可能会冒险反扑的。不过哪怕是只老鼠也不会甘心坐以待毙。如果这位小姐有过什么前科，又断定谢塔纳先生是把柄在握，并且很可能把她抛出去的话，在万般无奈的恐惧中，她只有铤而走险，结果是一样的。

"现在来看看德斯帕德少校。冷静，多谋善断。这种人在权衡利弊后或许愿意赌上一盘。我敢说，他是那种赞成坐等不如行动的人。只要值得，绝不怕冒险。

"最后是洛里默夫人，四个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也许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从她的计分表以及她的谈吐上看，这是一个性格冷静的老妇人，颇有数学头脑。这种人作案一般要有预谋。想象得到她怎样细致周全地策划着，直到确认万无一失才行动。基于此，我认为她的可能性比其他三个人小。但是话又说回来，洛里默夫人的自控力很强，止于至善是这种高效率女人的作风，而谢塔纳先生的这个活儿做得真是令人叫绝。"

他停了一下接着又说：

"所以你们看，谁也排除不了。没有别的办法，看来只得追踪往事了。"

巴特尔警监无奈地嘀咕道："这个你刚才就说过。"

"谢塔纳认定这四个人都不清白，是有据而论还是无端猜测？这个我不敢肯定。但是要说真有四起谋杀案让他窥了个清楚明白，我想也不太可能。"

巴特尔警监赞同地点点头说："要是那样，未免太巧了些。"

"有这么一种可能，"波洛说，"一群人在议论某一个凶

案或类似的事时，谢塔纳先生偶然观察到某个人的表情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知道他对细微末节有特殊的敏感，他觉得不妨试一试，比方说在随意的闲谈中轻轻暗示一下。当然他会留心对方的反应——回避，闪烁其词，竭力改变话题等等。没有什么比证实心中的疑虑更容易的了，只消一个字击中要害就能达到目的。”

巴特尔警监点点头说：“这种游戏一定给我们这位已故的朋友带来过很多乐趣。”

“还有一种可能，他偶然猜到了一点端倪就往下追查。但是我怀疑他能够查出什么有价值的证据，足以向警方报警之类的。”

“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谋杀案。”巴特尔警监接过话头说：“经常有些事情乍一看到处是疑点，但是就是无法证实。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方案不变，先得搞清楚这几个人的过去。要特别注意与他们有牵扯的意外事件。我想你们和上校一样，也注意到了谢塔纳在餐桌上说的那些话。”

“黑天使！”奥利弗夫人轻轻讲了一句。

“他有意把话题扯到下毒，意外伤人，医生的好机会，枪支走火等等。要说他就是在那个时候给自己签下了死亡通知书，我是一点不会感到吃惊。”

“他那段话真让人倒胃。”奥利弗夫人说。

“是的，”波洛说，“不过现在看来，它至少是击中了一个人的要害。那个人误以为谢塔纳掌握着比他实际上知道的更多的东西。谢塔纳特意安排了这个精彩的宴会，东一句西一句地戏弄人，殊不知正如你说的，他是在给自己签

发死亡通知书。"

几个人面面相觑，房间里一下子陷入沉默之中。

过了一会儿，巴特尔警监轻轻叹了口气说：

"得作长期工作的准备。我们不可能马上得到所需要的材料，更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察觉到我们正在调查他们。和他们谈话时也只单独涉及这个案子，绝对不能让他意识到我们是在探究作案动机。唉，要命的是我们得搞清楚不是一件，而是四件过去或许发生过的命案。"

对此波洛没有苟同。

"我们的朋友谢塔纳先生难免不会出错。他也许……呃，他也许搞错了。"

"四桩命案都是捕风捉影？"巴特尔警监问。

"不，他还不至于傻到那个程度。"

"一半？"

"也不至于。要我说，这其中可能有一个是假的。"

"一个无辜三个有罪？真是妙极了！更妙的是就算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过去的事搞个水落石出又有多少用处？就算我们确定某人在一九一二年曾经把他的老姑姑推下楼去，又对一九三七年给他在谢塔纳匕首致死案中定罪有多大帮助？"巴特尔警监多少有点沮丧地说。

波洛给他鼓气。

"有帮助，肯定有帮助，这个你懂，我也懂。"

巴特尔警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印记相同。"

“过去的受害者也是死于匕首之下?”奥利弗夫人问。

巴特尔警监对她说:“那倒不一定,但是找得到共同点,所谓禀性难移讲的就是这个。一个人可以变换方式,但是摆脱不了性格的约束。说来也怪,很多屡犯都败露在这一点上。”

波洛说:“男人缺乏创意。”

奥利弗夫人得意地说:“女人就知道要千变万化。要是我就绝对不让两个案件有丝毫相连之处。”

“你也不会在两本书中用相同的手法?”巴特尔警监问。

“比方说《安乐乡的谋杀案》和《蜡烛的启示》。”波洛小声说道。

奥利弗夫人猛地朝他转过脸去,激动得两眼发亮:“你真是聪明过人,波洛先生。对,我不否认,两本书的手法差不多,可是别人都没看出来。表面上它们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一个是在内阁会议的宴会上丢失的文件,另一个是婆罗州某橡胶农场主被人谋财害命。”

“对,对,内阁部长盗了自己的文件,农场主设计了自己的命案,谁曾料到最后一分钟另外一个人插足进来,结果假戏成真。同样的过程,同样的结果,这可是你的若干个干净利落的创作手法之一啊。”波洛小小地揶揄道。

巴特尔警监说:“奥利弗夫人,我欣赏你最近的一部大作。所有的警察局长同时中弹,场面真是壮观得很。我知道你讲究精确,只是在专业描述上失误过一两次……”

“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精确不精确,现在谁会注意这个?假设一位记者报道:‘一位二十二岁的美人在窗子边眺

望大海一阵，吻别她的纽芬兰猎犬[1]‘鲍伯’后打开煤气自杀。’请问有谁会吹毛求疵地去证实那美人实际上是二十六岁，房间并非濒临大海，那只狗其实只是一只名叫邦尼的锡利哈姆狸犬[2]呢？没人会去干这种事。如果连记者都可以这么做，那我把警察的级别搞混了，或者把手枪写成左轮枪，想说留声机却说成了窃听器，以及凶手用的是只允许受害人临死前说半句话的毒药，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真正重要的是大量的尸体！若嫌内容枯燥，加点血迹就能生动起来。喏，某人打算披露某个阴谋，还未开口就已命归黄泉，这种悬念效果极佳，在我的每一本书中都能看到——当然必须改装一下才行。我认为最吊读者胃口的莫过于难找端倪的毒药。要不就是笨拙的警官和女孩一起被送进地窖，惊魂未定，下水道的污水又猛地灌了进来。读者最崇拜同时对付三个，不，最好是七个歹徒的孤胆英雄。我已经写过三十二本书，正如波洛先生可能注意到的那样，手法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包装巧妙，一般人看不出来罢了。有一点我事先没有考虑周全，我的那个侦探是个芬兰人，现在经常有些读者来信，说他的很多举止言行不符合芬兰人的习惯，对此他们感到有点困惑。看来芬兰人还很爱读侦探小说，大概是漫漫冬季昼短夜长，只能读书消遣的缘故吧。罗马人和比利时人就好像很少把时间花在这上面。要

[1] 一种猎犬，为猎与谍犬的杂种，有叼物归主的习性。——译注。
[2] 一种短腿、方脖、白毛皮的威尔士小种狸犬。——译注。

是我把他写成这两个地方的人就好了……”

奥利弗夫人戛然止住话头：“噢，对不起，我扯远了，现在主要是谢塔纳的命案。”

她的脸庞发亮，神采奕奕的，显然还没从刚才的演说中回过神来。

“啊！先生们，请设想一下，这会不会又是谢塔纳先生的恶作剧？喏，他把大家请来，然后悄悄自杀——还要作出他杀的假象，让若干人背上黑锅，脱不了干系，又让若干人为了找出凶手而忙得团团转，他这样做只是想制造混乱来取乐……”

波洛点点头打断了她的话：

“论点论据都很充分，结局更是干净利落，引人入胜。只是你忽略了一点，这种喜欢伤害人的人一般都爱惜自己的生命，谢塔纳先生是不会拿自己作本钱的。”

“不管怎么说，我都不认为他是个好人。”奥利弗夫人说。

“但是他本不该死却死了。我曾对他说过，我看待生命的观点很世俗，我不赞成这样做。”波洛说。

“所以，我下决心到虎笼里去看一看。”

第九章　巴特尔警监拜访罗伯茨医生

“早上好，巴特尔先生。”

罗伯茨医生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他和巴特尔警监握手表示欢迎，手上还带着肥皂和消毒液的气味。

“进展如何？”他问道。

巴特尔警监环视一下舒适的治疗室，回答道：“没有，罗伯茨医生，严格地说，一点进展也没有。一切都是老样子。”

“庆幸的是没有太多的消息见报。”

“是的。‘谢塔纳先生在家宴请宾客时突然死亡’。暂时只能这么说。呃，我们已经验过尸了，这儿有一份验尸报告，你有兴趣看看吗？”

“真感谢你这么信任我，巴特尔先生。”罗伯茨医生说着，接过验尸报告，仔细地看了一遍。

“是的，就从这儿，第三根颈椎骨处刺进去的。”他说着把报告单递还给巴特尔警监。

“我们已经见过他的律师、也看过他的遗嘱，没什么吸引人的东西。他好像有亲戚在叙利亚。呃，我们还查看过他的所有的书信文件。”巴特尔警监说。

是幻觉吧，还是罗伯茨医生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真的出现了一丝不自然的僵硬？

“有收获吗？”他问道。

“没有。”巴特尔警监回答。他注意地观察对方的表情。

并没有出现舒口气什么的，一点迹象都没有。只是医生坐在椅子上，身体好像放松了，看上去比原来要舒服些。

“于是你就到这儿来了？”

“是的，于是我就到这儿来了。”

罗伯茨医生的双眉轻轻往上扬了一下，精明的眼睛注视着巴特尔警监。

“来调查我？”他问道。

“随便看看。”

“有搜查证吗？”

“没有。”

“是吗？……不过这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看来我还是尽力合作为好。谁让我沾上这种事呢？我理解你，你也是公务在身。”

巴特尔警监真心诚意地说：“罗伯茨医生，真是太感谢你了。你的态度让我感到欣慰，但愿其他人能和你一样通情达理。”

"没办法的事就得忍耐。"罗伯茨医生和颜悦色地说，"我今天的病都看完了，正准备上几个病人家去。我把钥匙留给你，只消对秘书说一声，你就可以翻个够。"

"你真是个豁达的人，罗伯茨医生。这样的合作真让人觉得愉快。哦，对了，还有几个小问题……"

"有关那天晚上的？真的，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了。"

"不，不是那个。我想和你谈谈你自己的事。"

"我自己？好，快问吧，你想知道些什么？"

"比方说你的生平、家世，婚姻等等。"

"好吧。"罗伯茨医生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说："我是什罗普郡人，出身在拉德洛。父亲在世时就在那儿行医。我十五岁那年他就去世了。我是在什鲁斯伯里受的教育，也是学医，毕业后不久就开业了。我的守护神是圣徒克里斯托弗[1]。至于我的工作情况我想你一定已经了解，我就不再赘述了。"

他自嘲地笑了一下，低声说："真有点像是在练习上'名人录'一样。"

"你是独生子？有没有兄弟姐妹？"

"我没有兄弟姐妹，父母都去世了。我也没有结过婚。这些对你都有用？对了，我刚来伦敦时是和埃里默医生合

---

[1] Christopher Saint：基督教圣徒，据传他身材高大，信奉基督教后专门负责背人过河，一次他背负一儿童过河，听到有声音说他背负的是全世界和创造世界的基督。他是旅行者的主保圣人。二十世纪则是乘坐汽车者的主保圣人。——译注。

伙的。他很多年前就退休了，现在爱尔兰居住。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地址。再就是我现在有两个女仆，一个负责客厅的接人待物，一个料理日常家务。我还有个厨师，我们都住在这儿，只有秘书是白天来上班晚上回家。我的收入不错，在我手中死去的病人数目也在许可范围内。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

巴特尔警监忍俊不禁。

“称得上包罗万象了。罗伯茨医生，你说话真风趣。要是你能……”

“巴特尔先生，我可是个品行端正的人啊。”罗伯茨不等巴特尔警监说完就插嘴道。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巴特尔警监说，“我只是想请你告诉我你的几个朋友的名字。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我懂。让我想想看。你宁可要现在就住在伦敦的人？”

“这样当然更好。不过也没多大关系。”

医生大概想了一下，用钢笔在一张纸上随便写下几个名字，递给坐在桌子对面的巴特尔警监。

“够了吧？一时只想得起这几个人。”

巴特尔警监仔细地看了一遍，点头表示满意。他把纸叠好，放进上衣的内袋。

“越早消除一个人的嫌疑，以便更快地调查下一个，对每个当事人也就越好。

“我得确定你和谢塔纳先生之间没有龃龉或嫌隙，也没有过密的私交或生意上的来往，你没有什么可供他作文章

的，也不用仇恨他。当然，你已经声明对他只是略知皮毛，我也愿意相信你，但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我得完全证实。"

"这我理解。一个人只有证实了自己之后，才能让人相信他说的不是谎话。给你，这是钥匙，全在这儿。注意，这把小的是开有毒药品柜的，过后一定要锁好。不过我还是再叮嘱一下秘书好些。"

他摁了一下桌子上的按钮。

门立刻打开了，走进来一个干练的年轻女人。

"有事吗？罗伯茨医生？"她问。

"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伯吉斯小姐。这位是苏格兰场的巴特尔警监。"

伯吉斯小姐冷冰冰地睨视巴特尔警监一下，好像在说："天哪！哪儿来的这么个怪物。"

"伯吉斯小姐，如果巴特尔先生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希望你能给予协助。"

"罗伯茨医生，既然你这么说，我照办就是了。"

"好啦，我该走了。"罗伯茨医生说着。站起身来。

"伯吉斯小姐，你把吗啡放进出诊箱了吗？那个叫洛特哈特的病人需要这个。"

他边说边急匆匆往外走，伯吉斯小姐紧随其后。一两分钟后她又回到诊室，对巴特尔警监说：

"巴特尔先生，有事找我就请摁铃，好吗？"

巴特尔警监道过谢并答应了她。伯吉斯小姐一走出房间，他立马着手工作。

他搜得很仔细，倒不奢望找到什么了不得的东西，罗

伯茨医生刚才的爽直和干脆已经说明了他是有备而待。不过他也许并没有看出巴特尔警监的真正目的，所以巴特尔警监仍然抱着一丝希望。

他挨个地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和文件架，计下未付的提约单以及药品的名称，又检查了罗伯茨医生的支票簿和他的私人存折、护照、以及诊断记录等等，凡是该看的一样也没漏过，结果几乎是一无所获。他最后才打开有毒药品柜，记下了罗伯茨医生买这些有毒药品的商行和付账方式。

巴特尔警监不得不承认，罗伯茨医生的诊所里一切井然有序，丝毫不爽。

他摇摇头，坐在椅子上，摁了一下铃。

伯吉斯小姐立刻就进来了。

巴特尔警监一下子就感觉出了她的敌意，他请她坐下，悄悄地打量她一眼，拿不定主意是进一步加强这种敌意以刺激她说出一些未经考虑的话呢，还是先让她缓和下来再说。

思忖片刻，他说：

“伯吉斯小姐，我想你已经知道我上这儿来的目的。”

“罗伯茨医生给我说过。”她冷漠地回答道。

“事情看来很棘手。”

“是吗？”

“是的，这事涉及到四个人，四个人中有一个是凶手。”

“哦！”伯吉斯小姐越来越冷淡了。

“你以前没见过谢塔纳先生？”

“从来没见过。”

“也没听罗伯茨医生提到过他?”

“也没有。不，让我想想。对了，上星期罗伯茨医生让我在记事簿上记下他要去赴一个晚宴，时间是十八号晚上八点十五分，主人就是谢塔纳先生。”

“那是你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是的。”

“在这之前也没在报上看到过?他可是经常出现在时尚新闻中。”

伯吉斯小姐抬起头来看了巴特尔警监一眼说:“我有更正经的事可做，我从来不在这类读物上花时间。”

“真遗憾，我倒希望你读过。”巴特尔警监温和地说，“是这样，伯吉斯小姐，他们四个人都坚持自己和已故的谢塔纳先生只是萍水之交。但是明摆着其中至少有一个人说的是假话。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伯吉斯小姐没有答话。看来她对巴特尔警监的工作并不感兴趣，她不过是奉主人之命坐在这儿听他说话、回答与她的工作有关的问题。

巴特尔警监发现再这样干巴巴地问下去会更吃力，但是他仍然坚韧不拔。

“伯吉斯小姐，你体会不到干我们这一行的苦处。各种各样的流言飞语，即使我们不信也不能束之高搁。我并不是对女人有成见，但是有些女人一激动起来就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她们东拉西扯、捕风捉影地把一些有关无关的事联系起来……”

“你是说有人中伤罗伯茨医生?”伯吉斯小姐急促地问

道。

巴特尔警监像是在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地说："也不是什么具体的事，不过我也不能等闲待之。比方说医疗事故什么的。当然，多半是些无聊的闲话。拿这些事来打扰你们真不好意思。"

"肯定是格雷夫斯太太那件事！"伯吉斯小姐愤怒地说，"这些人乱嚼舌根真是有失体面。巴特尔先生，你不知道，有好多老太太总是疑心别人要暗算她们。亲戚、朋友、佣人，她们是一个也不相信，甚至医生她们也要怀疑。格雷夫斯太太就是换了三个医生后来找罗伯茨医生的。后来她又对他产生了同样的幻觉，她怀疑他要害她。真拿这位老太太无法。后来她又走马灯似的找过李医生、斯蒂尔医生、法默医生……直到老死。可怜的老太太。"

"你想象不出，"巴特尔警监说，"一些最不起眼的枝枝节节都会引发有鼻有眼的传闻。病人临终前送点小东西或一笔较大的财产给医生以示感谢，这本来是件很自然的事，但是就有那么一些人不放过……"

"肯定是那些亲戚。噢，没有什么比死亡这事更能暴露人性卑劣的一面了。死者尸骨未寒，活人已开始为财产的事争吵不已。好在罗伯茨医生从未遇到过这种事。他不喜欢接受病人的遗物。迄今为止，他总共才收下过两根拐杖，一块金表，还有五十英镑。"

巴特尔警监理解地叹了口气说："是啊，医生这个行当不容易，芝麻大的事会闹得满城风雨。看来得小心避免才行。这就意味着他随时得有机敏的气质才行。"

"你这话有道理。"伯吉斯小姐渐渐活跃起来了。她说："医生最怕碰到神经质的病人。"

"太对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特别是神经质的女病人。"

"你是说克拉多克夫人吧?"

巴特尔警监假装出一副回忆的样子说："让我想想，是三年前吧？不，不止……"

"我想有四五年了。"伯吉斯小姐打断了他的话。"克拉多克夫人心理不正常，当她后来终于出国的时候，别提我有多高兴了。这个女人对丈夫不忠实，但凡这种人都如此。可怜的丈夫彻底垮了，他开始生病，来找罗伯茨医生。后来他是患炭疽病死的。他使用了带菌的剃须刀。"

"这一点我倒是给忘了。"巴特尔警监虚伪地说。

"克拉多克夫人出国后不久也死了。不过我始终认为她不是个正派女人——男人痴。"

"我了解这种人，绝对沾染不得，特别是医生更是应该敬而远之才行。咦，我听说她是死在什么地方？好像是……"

"她死在埃及，患败血症死的，是当地的一种流行病。"

巴特尔警监不动声色地转了一个话题："还有一件事也让医生为难。当他怀疑某个病人是中毒死亡时他该怎么办呢？我想，除非是绝对有把握，否则他最好还是保持沉默。不过万一真的有问题，传出来就太令人尴尬了。不知道罗伯茨医生遇到这类事没有?"

伯吉斯小姐想了一下说："我想没有吧？至少我没听说过。"

“要是用统计学的原理来计算医生的年平均死亡病人，我想肯定会很有趣。比方说，你在这儿工作了……”

“七年。”

“好，七年。这期间一共死了多少病人？”

“这就很难一下子说得清楚了。”伯吉斯小姐想了一下说：“准确数字记不清，我想不会超过三十个吧。”她已经完全解除了对巴特尔警监的敌意和戒心。

巴特尔警监的样子更加和蔼了，他赞叹道：“那我可以断言，罗伯茨医生的医术肯定比许多医生的高明。或许他的病人大多是有钱人吧？他们有钱照料自己。”

“罗伯茨医生是很受病人欢迎，他的医术很高。”

“谢塔纳先生也是他的病人？”

“不，不是。”

“你能肯定？”

“当然能肯定。”

“他会不会用另外的名字来看病？”巴特尔警监说着递给她一张照片。

“认识这个人吗？”他问。

“不认识。噢，这个人的样子真怪，看上去像戴上面具的戏子。”

“好吧，伯吉斯小姐，谢谢你的帮助。请转告罗伯茨医生，我也很感谢他各方面给予的合作。现在你们算是没事了。该轮到下一个了。再见，伯吉斯小姐。”

他和她握手告别后，走出了诊所。

他沿着大街往前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在罗

伯茨的名字下记下了几句话：

> 格雷夫斯太太？不像。
>
> 克拉多克夫人？
>
> 无遗产。
>
> 没有妻室。（遗憾得很。）
>
> 调查病人的死因，棘手的事。

他合上记事本，走进伦敦—西撒克斯[1]银行的兰开斯特盖特分行大门。

出示证件后他被领到经理室，和经理私下会晤。

“据我了解，罗伯茨医生是你们的储户？”必要的寒暄过后，巴特尔警监很快进入正题。

“是的，警监先生，他是我们的储户。”

“不介意的话，我想查查他这几年的账目。”

“这没问题。”

此后的半小时可谓是忙得天昏地暗，最后巴特尔警监不得不失望地叹了口气。趁经理没注意，他悄悄藏起一张用铅笔填写的表格。

“有没有你想要的东西？”经理好奇地问。

“没有，什么也没有。不过我仍然要感谢你。”巴特尔警监客气地说。

1. 英格兰西南部一地区，包括多塞特郡等。——译注。

与此同时，罗伯茨医生正在诊室里和伯吉斯小姐闲聊。他边洗手边回过头来问："我们的木头侦探怎么样？他没有把这儿翻得乱七八糟？呃，他把你搅昏头没有？"

"怎么可能呢？他别想从我这儿掏到什么。"伯吉斯小姐说，双唇闭得紧紧的。

"亲爱的，用不着保密，我告诉过你回答他想知道的问题。对了，他都问了些什么？"

"他认为你和这个什么谢塔纳先生很熟，还掏出照片来让我辨认。他以为这位先生是用别名上这儿来看病的。噢，那张假面具似的脸！"

"你是说谢塔纳先生？是的，这人一贯喜欢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很邪恶。呃，他还问了些什么？"

"没别的什么大不了的事。嗯，他提起过格雷夫斯太太。看样子也是听来的。"

"格雷夫斯太太？哦，就是那个不停地换医生的老太太。真滑稽。"医生觉得太好玩了，他忍不住大笑起来。"真的是太滑稽了。"

罗伯茨医生的心情好极了，他走进餐厅去吃午饭。

第十章 波洛拜访罗伯茨医生

巴特尔警监和波洛一起共进午餐，他看上去很沮丧，波洛竭力安慰他。

“这么说，你今天上午的收获不大？”他问道。

巴特尔警监摇摇头说：“波洛先生，恐怕以后还会更加困难。”

“你对罗伯茨医生的看法如何？”

“坦白地说，我认为谢塔纳是对的。罗伯茨的手上肯定沾过人血。这叫我想起了一个叫维斯塔维的人，还有一个在诺福克郡当律师的家伙，这两个人也都是笑面魔鬼。倒不是说谢塔纳就一定是罗伯茨杀的。事实上我更倾向于罗伯茨在这件事上是清白的。他肯定清楚这样干的风险有多大——比外行人更清楚。万一谢塔纳被惊醒，大叫起来怎么办？不，我不认为他会用这种方式杀人。”

“可是你认为他杀过人。”

“也许还不止一个呢。就像那个维斯塔维一样。不过现在还没有找到证据。我查过他的银行账目，没有突然的大笔进款，近几年也没有因病人死亡而得到过什么大的好处。实际上这已经排除了谋财害命的可能。他没结过婚，他的病人多是有钱人，所以他算得上财运亨通，事业兴旺。”

“看来罗伯茨医生是无懈可击了。说不定真是这样。”波洛说。

“但我宁可往坏处想。”巴特尔警监不同意波洛的说法，“好像曾经有过他和一个姓克拉多克的女病人的传闻。我认为这值得调查一下，就立刻派人去查明了此事。这女人在埃及染上地方性传染病死了。当然，不能指望能有多大帮助，不过至少可以借此了解他的禀性。”

“这女人有丈夫吗？”波洛问。

“有。患炭疽病死了。”

“炭疽病？”

“几年前市面上曾经一度出现过不少廉价剃须刀，难免带有这样那样的病菌，这事当时还闹得沸沸扬扬。”巴特尔警监解释道。

“这倒是个好机会。”

“我也是这么想。不忠的妻子和情人联袂，让可怜的丈夫永远缄口？唉，瞎猜而已，没有证据。”巴特尔警监的样子看上去有点疲倦。

“打起精神来，老兄。我相信你很有耐心，你最终会找到许多证据的，多得像蜈蚣脚。”

巴特尔警监忍不住笑起来。

“要真和这么多脚打交道一定是极其乏味的。”

他问：

“你呢，波洛先生？开始干了？”

“我也打算去拜访一下罗伯茨医生。”

“一天之内去两个人？这会吓着他的。”

“没关系，我会非常小心的。再说我也不会再问他过去的事。”

巴特尔好奇地问道：“那你打算了解些什么？呃，要是为难，权当我没问。”

“Du tout[1]。”波洛说，“我绝对愿意告诉你。喏，我想和他谈谈桥牌的事。”

“又是桥牌。波洛先生，你真是乐此不疲啊。”

“是吗？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趣。”

“真是人各有所好。我就不擅长这种旁门左道。这不合我的风格。”

“巴特尔先生，你的是什么样的风格？”

巴特尔警监看了波洛一眼，对方正对着他眨眼睛，于是他也眨了一下眼睛。

“坦率、正直、热忱、忠于职守的警官用最脚踏实地的方式工作，这就是我的风格。不装腔作势，不投机取巧。诚诚实实地流汗，看上去有点笨，这就是我的法宝。”

波洛举起酒杯说：“来，为我们各自的方式干杯。愿我

---

1. 法语：完全地；绝对地。——译注。

们的努力取得成功。”

巴特尔警监也举起了酒杯。

他说:“我希望雷斯上校能找到一些有关德斯帕德少校的材料，他有许多情报源。”

“你对奥利弗夫人怎么看?”

“那就有点难说了。说实话，我倒是有几分欣赏她。废话不少，人却很有风趣。再说女人对付女人还可以得到许多男人得不到的东西。说不定她还真能发现点梅雷迪思小姐的什么呢。”

吃完饭他们分手了。巴特尔警监回苏格兰场去布置下一步的行动；波洛赶往西二区的格洛斯特特雷斯街。

罗伯茨医生起身来迎接客人，他两道眉毛夸张地往上一挑，开玩笑地说：

“上午下午来了两个侦探，我猜晚上就该带着手铐来了。”

波洛笑了笑说：

“罗伯茨医生，我敢保证，我对你们四个一视同仁。”

“这真让我感激不尽哩。喏，你抽烟吗?”

“谢谢了。我从来都习惯抽自己的这一种。”

波洛从衣袋里拿出了自己的俄式小雪茄。

“好吧，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罗伯茨问道。

波洛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地说：

“罗伯茨医生，你对人性的观察还算敏锐吧?”

“大概吧。医生都必须懂得这个。”

"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对自己说：'医生得观察病人。诸如病人的表情、气色、呼吸的节奏快慢以及心绪不宁的各种征兆。久而久之，他们就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有时候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观察别人。对，我可以去找罗伯茨医生，他能帮助我。'于是我就到这儿来了。"

"我百分之百愿意为你效劳。只是不知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波洛从衣袋里拿出三张仔细叠好的桥牌记分表。

"这些是那天晚上前三盘的记录。上面这张是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写的。你能不能凭借这些记录回忆出这一盘中每个人是怎样叫牌的，还有就是这一盘的进展情况？当然，越精确越好。"

罗伯茨医生惊讶得眼睛都睁大了。他说：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波洛先生？这怎么想得起来？"

"试试看。要是你能帮我一下就好了。"波洛给他打气道，"就拿第一盘来说吧，开头一定叫的是红桃或者黑桃，不然就会有某一个人或某一方宕五十点。"

"让我想一想。是的，我想起来了，这一盘叫的是黑桃。"

"第二盘呢？"

"我想有谁宕了五十点，但我想不起来是谁了。也想不起叫的是什么牌。波洛先生，你这真让我有点为难了。"

"每一盘的过程和叫的是什么牌你都想不起来了？"

"不，我记得我得过一次大满贯，而且是加倍的。那之后也惨栽过一次，打的是'3无将'，输得可是不少。"

"那一盘你是和谁搭档？"

"洛里默夫人。我记得她当时的脸色铁青，大概是埋怨我叫牌太高吧。"

"其它的都想不起来了?"

罗伯茨医生大笑起来。

"亲爱的波洛先生，我恐怕是真有点无能为力了。首先，牌桌旁边出了一桩命案，这足以让人忘掉哪怕是最壮观的牌。何况那之后我至少打过六次牌。"

波洛一脸的沮丧。

"对不起，波洛先生。"罗伯茨说。

"没关系。"波洛慢慢地说，"我希望你至少回忆得起一两盘，这样我们就能够顺藤摸瓜地查究出别的什么来。"

"别的什么?"

"比方说，同伴把简单的'无将'牌打得糊里糊涂的，或者是对手错过了一张明显的牌而让你意外地赢了两墩……"

罗伯茨医生突然认真起来了。他调整了一下坐的姿势，身体朝前稍微倾了一点，看着波洛说："呃，波洛先生，我懂你的意思了。对不起，刚才我还以为你是在瞎扯呢。你是说凶手在盘算着好何下手的时候，情绪肯定会有所变化，这种变化有可能从牌路上反映出来?"

"完全正确。要是你们四个人都熟悉彼此的牌路就再好不过了。某个人突然间迟钝了，错过了好机会，熟悉他的人一下子就能感觉出来。遗憾的是你们都不是熟友，彼此

之间不会有这种感悟。不过M.le docteur,[1]我认真地请你回忆一下那些特别不合情理的牌路和唐突的错误。"

一两分钟的时间他们谁也没再说话。接着罗伯茨医生摇了摇头,他坦率地说:"对不起,我恐怕帮不了你,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还是那天晚上告诉你的那些,洛里默夫人牌技高超,从不失误。德斯帕德少校叫牌谨慎,从不逾越规则,属于传统型。梅雷迪思小姐……"他迟疑了一下。

"嗯?梅雷迪思小姐怎么了?"波洛催促道。

"我记得她有过一两次失误。是在最后的那段时间里。不过也许是因为经验不足,要不就是有点累。我记得她的手好像有些发抖……"他停了下来。

"这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也说不准。我想她只是有点紧张吧,毕竟她不常常这么打牌。噢,波洛先生,你是在诱导我想象了。"

"真抱歉,罗伯茨医生。不过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

"是吗?"

"是的,"波洛慢慢地说,"不过这个问题有点难办。喏,要是我具体地逐一提问,就会让你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那就等于在引导你回答,那么这样的回答的也就毫无意义了。这样吧,你能不能凭记忆把那个房间描述一下?"

罗伯茨医生吃惊地看着波洛。

"你让我描述那个房间?"

"对,我想请你描述一下那个房间。"

---

[1] 法语:医生先生。——译注。

"噢，亲爱的朋友，你这真是有点勉为其难了。我该从哪儿说起呢？"

"任何地方都行。"

"好吧，让我试试看。我记得房间里有许多家具。"

"Non，non，non[1]。请说得具体些。"

罗伯茨医生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他想了一下，模仿着拍卖商的口气数说道：

"象牙色和绿色锦缎垫长沙发各一张。四至五张大椅子。八至九张波斯地毯。一套镀金皇帝椅共十二张。玛丽牌写字台一张。中式橱柜一个。大钢琴一架。噢，我简直就像是拍卖行的雇员了。另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小物件，比方说六张一流的日本版画。五六个漂亮的鼻烟盒。几件旧银器，我想是查理一世时代的东西吧。哦，对了，我记得还有几个日本象牙坠子，是单独放在一张桌子上的。另外，墙上挂着一面镜子，镜子的上方又挂着两幅中国画。我记得还有两只……"

"太精彩了！真是了不起。"波洛打断了他，由衷地赞叹道。

"我记得还有两只英国陶制鸟儿。一座拉尔夫·伍德的塑像。几件式样复杂的银制品，我估计是东方货，这方面我是外行。我想房间里还有几只切尔西鸟。噢，墙上还有一个装着一些小画像的精致的像框。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只是我一下子想不起来罢了。"

[1] 法语：不，不，不。——译注。

“太好了！这样已经是了不得了。罗伯茨先生，我不得不佩服你有一双观察家的锐眼。”

罗伯茨医生有点得意，他问：“我提到你想问的东西没有？”

波洛回答道：“妙就妙在这儿。要是你提到我心里想的东西，那会吓我一跳呢。果然如我所料，你没注意到，也就不可能提到。”

“是吗？为什么你料定我不会注意到呢？”

波洛眨眨眼睛。

“也许，也许是它不在位置上供人提起吧。”

罗伯茨医生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

“噢，波洛先生，你说得这么玄乎，真让我觉得是在读……”

“歇洛克·福尔摩斯，对吗？神秘的夜晚狗没有叫，这其中一定有诈！啊，人有时难免会偷学别人的技艺。”

“波洛先生，你真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是吗？那可真就太妙了。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常常就是这样达到一些小效果的。”

罗伯茨医生还是没有明白。波洛一边站起身来一边面带笑容地说：“有一点你可以确信，你的话对我走访下一位有很大的帮助。”

罗伯茨医生也站起身来，他说：“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我宁可相信你的话。”

二人握手告别。

波洛走下医生家的台阶，叫了一辆出租车，他对司机说：“切恩路110号。”

第十一章　洛里默夫人

切恩路110号是幢小巧玲珑的房子，座落在一条静谧的街道上。大门漆得黑亮黑亮的，与刻意刷白的台阶形成鲜明的对照。黄铜门柄在午后的阳光下熠熠发亮。

一个戴着小圆帽，围着围裙的老使女把门打开。她回答波洛说女主人在家并领着他走上窄窄的楼梯间。

“请问先生的尊姓大名。”她问。

“赫尔克里·波洛。”

他被请进客厅。这是一间普通的“L”字型房间。上等的旧式家具擦拭得亮堂堂的，椅子和长沙发都套着印度印花布。沙发附近的墙上挂着几个式样很老的银像框。波洛注意到这个房间很大，光线充足，高大的花钵中种着漂亮的菊花。

洛里默夫人走上前来迎接客人，对他的来访没有显出

吃惊的样子。握过手后，她请波洛坐下，自己也坐在一张椅子上。

闲扯了一会儿“今天天气怎么样”之类的话题后，双方都沉默下来。波洛知道该转入正题了。

“夫人，希望你能原谅我的贸然打扰。”

洛里默夫人看着波洛说：“看来是专题调查啰？”

“可以这么说。”

“波洛先生，恕我冒昧，回答巴特尔警监的问题于我是责无旁贷的事。但是我没有义务为非官方调查效劳。这一点你明白吧？”

“我明白，夫人，我深知这个事实。”波洛憨直地说，“如果你拒绝，我将毫无怨言地离开这个房间。”

洛里默夫人轻轻一笑说：

“没那么严重，波洛先生。喏，我可以给你十分钟时间，十分钟后我要出门去打桥牌。”

“十分钟足够了。夫人，我只想请你大致回忆一下谢塔纳先生的客厅的情况。”

洛里默夫人双眉往上一挑说：

“真是个别致的问题。不过我看不出其中的意义。”

“夫人，若有人在打牌的时候问你‘为什么打A’，或者‘为什么要用Q来吃J而不用K，这样就能赢一墩’。我想，要解释这类问题，答案一定会很冗长。”

洛里默夫人又笑了。

“你是说各人有各人的行道，而在这一场角逐中你是老手。是这样吗？”

她想了一会儿说："我记得房间很大，东西也很多。"

"能说得更仔细更具体些吗？"

"有一些现代派风格的玻璃制花，很漂亮。另外还有几张不知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画。房间里有一大钵红色的小郁金香，现在开花好像早了一些。"

"别的呢？"

"我恐怕没有注意到太多的东西。"

"家具，还想得起是哪种色调吗？"

"记不清了。只记得漆得锃亮。"

"你留意过什么小物件吗？"

"我没有对什么有特别的印象，东西太多了，总的说来，我觉得那个房间像个收藏室。"

他们停了一会儿没有说话，接着洛里默夫人略带歉意地微笑着说："波洛先生，看来我帮不了你什么大忙了。"

"要是你能帮我看看这个，我将不胜感激。"波洛说着，从衣袋里拿出那几张计分表。"这是头三盘的记分，不知你能不能回忆得起打牌的过程？"

"让我看看。"洛里默夫人一下子来劲了。她接过计分表，仔细地研究起来。

"看，这是第一轮。我和梅雷迪思小姐搭挡对抗罗伯茨医生和德斯帕德少校。叫的牌是 4 黑桃。我们打成了，还多赢了一墩。第二轮叫到 2 方块就结束了。这一轮罗伯茨医生输了一墩。第三轮叫牌的人很多。梅雷迪思小姐放弃，少校叫 1 红桃，我放弃。喏，罗伯茨医生突然叫 3 梅花，梅雷迪思小姐紧跟着叫 3 黑桃。少校叫 4 方块后我加倍。罗

伯茨医生又叫4红桃，结果他们输了一墩。”

“Epatant[1]!”波洛喝起彩来，“夫人，你的记性真是太好了。”

洛里默夫人没搭理他的奉承，继续对着计分表往下说：

“接下来是第四轮。少校没有叫牌。我叫无将。罗伯茨医生叫3红桃。梅雷迪思小姐不叫。少校替罗伯茨医生叫4，我加倍。他们输了两墩。然后我发牌，我们叫4黑桃。”

她拿起第二张计分表。

“这一张就有点难得看懂了。”波洛说，“德斯帕德少校边记边划掉前面的分。”

洛里默夫人仔细地看了一下那些未被完全划掉的分，然后说：

“我想开始双方各宕了五十分，后来罗伯茨医生叫5方块，我们加倍，这样他就宕了三墩。然后我们叫3梅花，对方马上叫4黑桃成局。第二轮我们叫5梅花宕了一百分。对方叫1红桃，我们叫2无将。最后我们叫4梅花赢了这一轮。”

她拿起第三张计分表。

“我记得这一盘很精彩。开始很平淡。德斯帕德少校和安妮·梅雷迪思小姐搭挡对抗罗伯茨医生和我。他们叫1红桃，我们试着增叫4红桃和4黑桃，结果连宕了两个五十分。他们以黑桃成局，挡都挡不住。那之后我们又连宕三手，幸好没有加倍。

---

[1] 法语：惊人的。——译注。

“第二轮我们以无将牌取胜。

“第三轮我和罗伯茨医生搭挡。可谓是惊险壮观的一盘。双方轮着宕牌。罗伯茨医生的牌叫得过高。虽然他惨败过一两次，但是还是值得。梅雷迪思小姐有几次都被他吓得不敢增叫了。后来他又别出心裁地叫了一个2黑桃，我给他3方块，他突然一下子叫7方块，对方当然马上加倍。他这样叫真没道理，但是出乎意料地我们却打成了。但是这之前我看他摊开的牌时绝对没有想到我们会赢。要是对方叫红桃，我们必宕三墩。但是他们出梅花K。真是侥幸打成。”

“Je crois bien[1]。大满贯加倍。太刺激了。我承认我没这个胆量叫大满贯，我只要能赢就满足了。”

洛里默夫人神采飞扬地说：“噢，你不该这么保守。你该尽力争取。”

“你是说要敢于冒险？”

“牌叫对了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冒险，这是毋庸置疑的。不幸的是叫牌叫得好的人并不多，他们开始时还马马虎虎，后来就糊涂了。他们拿不准这张牌是会赢分呢还是仅仅是不会丢分。噢，我不该给你上桥牌课，波洛先生。”

“但是我相信这会对增长我的牌技大有好处。”

洛里默夫人又开始研读计分表。

“在那一阵兴奋之后，接下来的几轮就很平淡了。你有没有带第四盘的计分表来？对，你看，双方不相上下，谁

---

① 法语：我相信如此。——译注。

都不能得分。"

"往往就是这样，一个晚上下来等于白打。"

"是的，开局平淡，然后慢慢激烈起来。"

波洛把洛里默夫人递过来的计分表叠好放进衣袋，站起身来稍稍一鞠躬说：

"夫人，真值得向你祝贺。你记牌的能力确实惊人。可以说，你记得打过的任何一张牌。"

"我相信这么说并不夸张。"

"记忆是个难得的天赋。记忆好的人，往事就不算往事了。夫人，我猜过去的事会常在你心中出现，历历在目犹如昨天才发生的一样！"

她飞快地瞥了他一眼，眸子又大又深。转瞬又恢复了世故的表情。但是波洛已十分肯定，这一下击中了她的要害。

洛里默夫人站起身来。

"我想我得走了。真抱歉，但是我确实不能迟到。"

"当然不能，当然不能。抱歉占用了你这么长的时间。"

"遗憾的是我帮不了你更多的忙。"

"你已经帮得够多了。"波洛说。

"我倒不觉得。"她的口气听上去很坚定。

"真的，你告诉了一些我想知道的事。"

她没有问是什么事。

波洛朝她伸出手说：

"夫人，谢谢你的海涵。"

她一面跟他握手一面说："波洛先生，你真是个特别的

人。”

“上帝把我造成什么样，我就是什么样。”

“我们都是这样。”

“那倒不一定。有些人就想改变上帝的意志，比方说谢塔纳先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对一些珍品和古董有很高的鉴赏力。他应该知足才对，但是他还要再去搜集别的东西。”

“别的东西？”

“是的，不妨说是感觉吧。”

“你认为这不是 dans son caractere[1]？”

波洛摇摇头说：“他扮演魔鬼扮演得过分成功了。但是他算不上魔鬼，他是个傻瓜。所以他才送掉性命。”

“他被人杀死是因为他傻？”

“夫人，这是一种永远不被饶恕的，永远要受惩罚的罪孽。”

他们都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儿，波洛才又说：

“夫人，我该告辞了。再次谢谢你的和蔼友善。除非你请我，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了。”

她的双眉往上一挑说：“噢，波洛先生，我为什么要请你？”

“这只是一种想法。别把它当真了。不过你若需要我，我一定会来。”

---

① 法语：他的个性之中的。——译注。

他又鞠了一次躬，走出洛里默夫人的客厅。

走在街上，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是对的……我相信我没有搞错……一定是这样。"

第十二章 梅雷迪思小姐的第一位客人

奥利弗夫人正费劲地从她的小车驾驶室往外迈出一条腿。有两个原因使她的行动不能自如：其一、制造商设计出来的这种新潮小双人座的方向盘下正好容得下两条纤细的秀腿，眼下又流行低座位，既然如此，一个体态丰腴的中年妇女要下车，就只得使劲扭动身子才行了。其二、她旁边的那个座位上散乱地堆放着几张地图，一个手提袋，三本小说和一大袋苹果。奥利弗太太特别喜欢吃苹果，据说她在构思《排水管中的死尸》的情节时，曾不知不觉一口气吃下去五磅苹果，直到一小时十分钟后一阵剧烈的胃痛才使她从思路中回过神来，这时早就错过了为她举行的一个重要午餐。

她使劲地一抬膝盖头，顶开了车门，一条腿猛地踩到温登别墅外面的人行道上，座位上的苹果滚得一地都是。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将头上的乡村帽往后轻轻推了推，如今这种戴法已经不时兴了。又用自赏的眼光打量一下身上的那套粗呢套服，她突然发现由于心不在焉忘记换下了在伦敦穿的高跟漆皮鞋，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她推开温登别墅的大门，穿过石板小径来到房门前，揿过门铃后，又兴致勃勃地轻轻叩响门环。门环的样子很古怪，像个蟾蜍头。

房间里没有回声，她又揿了一遍铃。

又等了一分钟，还是没有人来开门。奥利弗夫人便绕到屋子周围去看看。

别墅的后面有个旧式花园，里面种着许多紫菀，其中还夹杂着一些菊花。花园的外面是一片田野，稍远之处一条小河傍流而过，阳光下碧水粼粼。对于十月的天气来说，今天算是相当暖和的了。

两个姑娘正穿过田野朝别墅走来，刚走到花园门边，前面的那个吃惊地戛然止住了脚步。

奥利弗夫人迎上前去。

“你好，安妮·梅雷迪思小姐。还记得我吗?”

“哦，当然，怎么会记不得呢?”梅雷迪思小姐匆匆朝客人伸出手去。她的眼睛睁得很大，显然，奥利弗夫人的不期而至使她有点手足失措。不过她很快恢复了常态。

“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她说：“这位是罗达·道斯小姐，我们现在住一起。罗达，这位是奥利弗夫人。”

另外的那位姑娘个子高高的，肤色有点深，看上去很有活力。

“噢，你就是奥利弗夫人？阿里亚登·奥利弗夫人？”

“是的，认识你真高兴，罗达·道斯小姐。”奥利弗夫人愉快地说。她又转向安妮·梅雷迪思小姐：“亲爱的，我们最好找个地方坐下来，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

“没问题，我们可以边喝午茶边谈。”

“喝不喝茶倒是次要的。”

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在前面领路，她在花园的某一处停下来，那儿放着几张帆布椅和柳条椅。奥利弗夫人挑选了一张外观最结实的坐了下来，对于单薄轻巧的夏季凉椅她可是有过多次尴尬的经验。

“喏，孩子，”她对安妮·梅雷迪思小姐说，“我想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好一些。对于那天晚上的谋杀案，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得做点什么才行。”

“我们？……做点什么？……”

“是的。”奥利弗夫人精神勃勃地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但是我毫不怀疑凶手就是那个医生。他姓什么？对了，罗伯茨，威尔士人的姓氏。我从来不信任威尔士人。以前我有过一个护士就是威尔士人，有一次她把我带到哈罗盖特，把我给忘在那儿就自己回家了。真的，威尔士人不可信。好了，别在这位护士身上花时间了，罗伯茨医生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得协手合作来证明他有罪。”

罗达·道斯小姐突然大笑起来，红晕涌上脸颊。

“对不起，奥利弗夫人，你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

“有点让你失望，对不对？”奥利弗夫人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习惯这样了。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找出罗伯茨医

生的证据。”

“怎么找呢？”安妮·梅雷迪思小姐问道。

“噢，别这么垂头丧气的，安妮。”罗达·道斯小姐说，“奥利弗夫人有办法，她知道该怎么做。她会像斯文·耶尔森一样达到目的的。”

奥利弗夫人听到姑娘提起她笔下的芬兰侦探，不禁有点发窘。她微红着脸说：“亲爱的，你得振作起来，这事非干不可。”她顿了一下又说：“让我来告诉你理由。孩子，你不会希望背上谋杀罪的嫌疑吧？”

梅雷迪思小姐面露愠色。她反问道：

“有谁会这样怀疑我吗？”

“在找出那惟一的一个之前，三个清白的只好被牵扯在里面。”

“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单单来找我呢，奥利弗夫人？”

“因为我觉得另外两个人无关紧要。洛里默夫人成天泡在俱乐部的桥牌桌上。这种人是铁甲钢筋制成的，什么事都顶得住。何况她老了，就是遭到怀疑也无所谓。女孩子就不同了，她的日子还长着呢。”

“那么，德斯帕德少校呢？”

“哼，他是个男人。”奥利弗夫人不屑地说，“我从来不为男人操心，他们会照顾好自己，照顾得好极了。再说德斯帕德少校天生喜欢冒险，你以为他的兴趣会是在家里，而

不是在伊洛瓦底江[1]或林波波河[2]什么的？那些黄色的非洲河流才会令这种男人如痴如醉。不，我犯不着为那两个操心。”

梅雷迪思小姐说：“你真是个好人。”

“这事令人恶心。”罗达·道斯插嘴道，“安妮都快要崩溃了，直到现在还是心有余悸。奥利弗夫人，我想你是对的，坐等不如行动。”

“对！”奥利弗夫人赞许道，“实话告诉你们，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真正的命案。再说一句，其实我并不认为真正的谋杀案对我的侦探小说有多大用处，我已习惯虚构情节。我想你们肯定懂我的意思，只不过我不愿撒手让那三个男人独享这份乐趣。我一贯主张如果苏格兰场的主管是女人……”

“哦？”罗达·道斯小姐身子朝前一倾，嘴巴张得老大。她吃惊地问道，“要是你是苏格兰场的主管，你打算……”

“立刻缉拿罗伯茨医生归案！”奥利弗夫人果断地说。

“是吗？”罗达·道斯小姐又叹了一声。

“但是我不是那儿的主管。”奥利弗夫人撤回了对罗伯茨来说是充满危险的先决条件，多少有些丧气地说，“我只是个普通的人，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不过你绝不是一般意思上的普通人。”罗达·道斯小姐恭维道。

---

[1] 缅甸的一条江。——译注。

[2] 非洲的一条河。——译注。

"喏，"奥利弗夫人说，"我们三个都是普通人，而且是三个女人。让我们同心协力，看看三个脑袋凑在一起能不能做些什么。"

安妮·梅雷迪思小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问道："你断定是罗伯茨医生。有什么根据吗？"

"他就是那种人！"奥利弗夫人断然回答。

"你不认为，尽管……"安妮犹犹豫豫地说，"医生不会不……，我是说，毒药之类的，岂不是更方便？"

"恰好相反。只要是药物致死，医生必然会首当其冲受到怀疑。你看伦敦的汽车上经常有成箱的有毒药品，放在那儿就是让人偷走。正因为他是医生，他一定会格外小心地不使用毒药。"

"我明白了。"安妮说。其实她仍然是半信半疑，糊里糊涂的。"那他为什么要杀死谢塔纳先生呢？"她问。

"理由多着啦，难就难在这儿。其实这永远是我的困难所在。"奥利弗夫人说，"我从来不会同时只构思一个情节，起码五个以上。我能为一桩谋杀案找出六个颇具说服力的动机，问题是我无法确定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决定取舍也是个恼人的事。就拿这个案子来说吧，首先我们假设谢塔纳是个高利贷者，他看上去确有那类人的油滑和残忍。罗伯茨医生被他攫住了，无钱还债就动了杀人的念头。但也不排除谢塔纳曾经伤害过他的女儿或姐妹什么的，那就是为亲人报仇了。也许罗伯茨重婚被谢塔纳知道了。也许罗伯茨娶了谢塔纳的表妹，想通过婚姻来继承财产。也许……喏，一共有多少个可能性了？"

“四个。”罗达说。

“好，接下来的就真的是很妙了。也许……说不定谢塔纳掌握了罗伯茨的什么事。亲爱的梅雷迪思小姐，大概你没有留意，但是在餐桌上谢塔纳先生确实说过一些离奇古怪的话，接着又更加古怪地打住了话头。”

梅雷迪思小姐弯下身子去逗弄脚边的一条毛虫，她回答道：“哦，我记不得了。”

“是关于……怎么说呢？对了，是关于意外事故和毒药什么的。想起来了吗？”奥利弗夫人说。

梅雷迪思小姐伸起腰来，她的左手紧按着柳条椅的编花扶手。

“是的，我想起来了。”她淡淡地说，“他是说过类似的话。”

罗达突然叫起来：“亲爱的，你该披件外套，现在可不是夏天了。去披上一件吧。”

安妮摇摇头说：“不用，我很暖和。”

但是她的声音却稍有点儿发颤。

奥利弗夫人继续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敢断言，罗伯茨医生的某个病人曾经误服过毒药，不过当然这是医生的有意之为。说不定因此而命归黄泉的还不止一个呢。”

安妮的面庞突然涌出红晕，她困惑地说：“医生都是常常想毒死病人吗？这样不会使自己的声誉受到影响？真是太可悲了。”

“当然也得有一定的原因。”奥利弗夫人含含糊糊地说。

“荒唐，”安妮·梅雷迪思小姐说，“完全是荒唐的情节

夸张……”

“噢，安妮！”罗达小姐打断了安妮的话头，她有点歉意地看着奥利弗夫人，那双长得很像长耳犬的眼睛似乎在说：“对不起，请原谅。”

她认真地说：

“奥利弗夫人，我认为你的想法妙极了。确实，医生更有可能掌握一些不易被查出来的东西。”

“啊！”安妮·梅雷迪思小姐突然惊叫一声。罗达·道斯小姐和奥利弗夫人同时一下子把脸转向她。

“我想起来了。”她说，“谢塔纳先生在餐桌上曾经暗示过医生有机会利用实验室。这话想起来一定是有所指。”

奥利弗夫人说：“这话不是谢塔纳说的，是德斯帕德少校……”

花园的小径上传来一阵脚步声，奥利弗夫人转过头去。

“噢，说鬼鬼到。”

德斯帕德少校正绕过屋角走过来。

第十三章 梅雷迪思小姐的第二位客人

德斯帕德少校止住脚步，吃惊地看着奥利弗夫人，棕褐色的脸庞霍地变成深红砖色。显然他没有料到会在这儿碰到奥利弗夫人。

他朝安妮·梅雷迪思小姐走过去。

“对不起，安妮·梅雷迪思小姐，我一直在摁铃，没人应我就自己进来了。我有事从这儿经过，心想不妨顺路来看看你。”

“真抱歉，没有听见你摁铃，我们没有女佣，只有一个老妇人每天早上来帮帮忙。”梅雷迪思小姐对他说。她把他介绍给罗达·道斯小姐。后者生气勃勃地说：

“我建议大家进去一块儿喝午茶，天凉下来了，还是屋里舒服些。”

宾主一起进屋后，罗达就忙着到厨房去准备茶点。

奥利弗夫人对德斯帕德少校："太巧了，我们会在这儿见面。"

"真是巧极了，"少校回答道。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她。

"我一直在说服梅雷迪思小姐。"奥利弗夫人说，"我对她说，我们得拟出一个作战计划。我是说谢塔纳的事。我敢肯定，凶手非罗伯茨医生莫属。你说呢？"

"事情未见分晓，我可不敢乱下结论。"

奥利弗夫人看了他一眼，好像是在说："看，男人就是这个样。"

一时间谁也没再说话。奥利弗夫人感觉出气氛有点压抑。正巧这时罗达·道斯小姐端着茶点走进屋来，她就对她说自己有点别的事要告辞先走了。她对主人的热情挽留表示感谢，又对不能品尝她们的午茶适度地表示出遗憾。她对安妮说：

"亲爱的，我给你留下一张名片，上面有我的地址。欢迎你进城时上我家来作客。我们也可以再合计合计，看看有什么妙计弄清真相。"

她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让我来送送你。"罗达·道斯小姐说。

她们穿过小径朝大门走去时，安妮·梅雷迪思小姐从屋里跑出来追上了她们，苍白的脸上神色异常坚定。

"奥利弗夫人，我考虑过了。"她说。

"是吗，亲爱的梅雷迪思小姐？"

"奥利弗夫人，你为我这么费心，我真是感激不尽。但是说真的，我一点也不想再过问这事了，太可怕了！我宁

可把它忘掉。”

“问题是，亲爱的孩子、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啊。”

“我知道警方会来调查，他们会对每一个人刨根问底。实际上我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私下里我一点也不想再为这事伤脑筋了，不管用哪种方式。我知道自己生性懦弱，但这是没法子的事。总之，我不想再过问这事了，我感到厌恶。”

“噢，安妮！”道斯小姐忍不住又嚷了起来。

“我理解你的心情。”奥利弗夫人说，“不过我不敢肯定你这样做是否明智。你把这事一古脑儿地推卸给警察，也许他们永远找不出真相。”

安妮·梅雷迪思小姐耸耸肩膀说：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道斯小姐高声说，“而且还关系重大。是这样吗？奥利弗夫人。”

“肯定是这样。”奥利弗夫人说。

“我不这么认为。”梅雷迪思小姐说，“认识我的人都不会相信我会去杀死一个人。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卷进去。还是让该管这事的人去管吧。”

“安妮，你不该这么心灰意懒的。”罗达说。

“这是我的看法，我就是这么看的。”安妮·梅雷迪思小姐边说边朝奥利弗夫人伸出手。“谢谢你的关心，奥利弗夫人。你不辞辛苦远道而来，真是个好心人。”

奥利弗夫人和颜悦色地说：“没关系，梅雷迪思小姐。你有你的看法，我不能勉强你。但是我是不会坐而待之的。

再见，孩子。要是你改变主意的话，请到伦敦来找我。”

她钻进双人座，发动引擎，微笑着向两位姑娘挥了挥手。

罗达·道斯小姐突然朝缓缓发动的汽车冲去，跳上车后她急促地问道：

“你说欢迎上你那儿去，是单指安妮呢，还是也包括我。”

“当然是你们两个了。”奥利弗夫人回答道，她赶紧踩刹车。

“不用停车，我可以跳下去的。谢谢你的邀请，奥利弗夫人。不，真的不用停车。有件事……我可能真的会上你那儿去。不，别停车，我可以跳下去。”

道斯小姐真的从开动着的汽车上跳下来。她朝奥利弗夫人挥挥手，转身跑回门边，梅雷迪思小姐还站在那儿。

“亲爱的，你这是干嘛？”梅雷迪思小姐问道。

“噢，安妮，她真是很有魅力。”罗达热情地说，“我真的是很喜欢她。你注意到没有，她的袜子不成双。她写过那么多书，这种人一定是聪明绝顶。噢，安妮，你想过没有，要是警察和其他人都没有办法，凶手却真的让她给找出来了。那会多么有趣啊。”

“她为什么要上这儿来呢？”安妮问道。

罗达吃惊地睁大双眼，不解地说：“亲爱的，她告诉过你啦。”

安妮不耐烦地一挥手，仿佛要赶走什么。她说：“我们得进去了，我都忘了屋里还有一位客人。”

"德斯帕德少校？噢，他长得真帅，不是吗？"

"我想是吧。"

她们一起朝屋里走去。

德斯帕德少校端着杯子站在壁炉台旁。他岔开安妮为把他一个人撇在屋里的道歉，说："安妮·梅雷迪思小姐，我倒是想解释一下贸然来打扰的原因。"

"是吗？……但是……"

"我刚才说是顺路经过，其实那不完全对，我是特意来的。"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梅雷迪思小姐奇怪地问道。

"巴特尔警监告诉我的。"

他发觉姑娘禁不住轻轻打了一个冷战，就赶快解释道：

"我在帕丁顿遇见他，他正准备乘火车上这儿来。我是开车来的，我想这会比火车先到。"

"但是你这是为什么呢？"

少校犹豫了一下，慢慢地说：

"梅雷迪思小姐，也许是自作多情吧，我总觉得你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孤零零'一个人？"

"她有我啊。"罗达正站在壁炉边听他们说话，忍不住插进嘴来。

少校飞快地瞥了她一眼，很欣赏她的豪侠气度。他觉得两个性格不同的姑娘都很可爱。

"当然，罗达·道斯小姐，没有谁比你更可靠了。"他彬彬有礼地说，"不过我突然觉得特殊情况下多一个朋友提

出忠告也不是件坏事，特别是见多识广的朋友。实际上梅雷迪思小姐就遇上了特殊情况。她和我们一样被牵扯进这种让人心烦却又无可奈何的事中，我们都得面临困难和危险。而其中的诡谲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能应付的。我建议梅雷迪思小姐最好是请一位律师。也许你已经请了。"

安妮·梅雷迪思小姐摇摇头说：

"我从来没想到过要请律师。"

"果然不出我所料。那么，有什么人选吗？我是说善辩的伦敦律师？"

安妮又摇摇头。

"我从未需要过律师。"

罗达·道斯小姐又插嘴道："我们倒是认识一位叫伯里的律师，不过已是耄耋之年，昏朽不堪了。老头子大概总有一百零二岁了吧。"

"梅雷迪思小姐，要是你允许的话，我愿意向你推荐我的律师米尔尼先生。他的事务所叫皮尔一雅各布斯律师事务所。那儿的人都是一流专家，谙知各种内情。"

安妮的面孔更加苍白了。

"真有这个必要？"她低声问道。

"是的，有这个必要。法律上的陷阱太多了。"

"这位米尔尼先生，我是说这些人收费一定很高吧？"

"安妮，这个问题不用考虑。"罗达说。她又转向德斯帕德少校："你的话很有道理，重要的是安妮应该受到保护。"

德斯帕德少校说："他们的收费是很合理的。真的，请

个律师是明智的举措。"

"好吧，既然你们都这么说，我就听你们的吧。"

"太好了！"少校因建议被采纳而兴高采烈。

"德斯帕德少校，你真好，真的是太好了。"罗达感动地说。

安妮也说："谢谢你，少校先生。"迟疑了一下她问道："你刚才说巴特尔警监要上这儿来？"

"嗯，不过你不用害怕，这是例行公事，不可避免的。"

"这个我知道。实际上我一直在等着他来。"

罗达冲动地说："可怜的安妮，这事几乎是在要她的命。太可耻，太不公平了。"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把一个毫无经验的女孩硬卷进去，这事真有点残酷。有谁要拿刀子捅人，他应该另择时间地点才对。"

罗达问："你认为是谁杀死谢塔纳的？罗伯茨医生还是洛里默夫人？"

德斯帕德少校调皮地一笑，他的髭须轻轻颤抖了一下。

"说不定是我杀的呢。"

"噢，"罗达嚷道，"你这是在开玩笑。安妮和我都知道你与这事无关。"

少校亲切地看着两位姑娘。

真是两个天真的小姑娘，对人热情又信赖。梅雷迪思小姐胆小怕事，不过用不着担心，米尔尼律师会帮她渡过难关的。罗达小姐看上倒是很豪爽，不知道要是换个位置会不会也像安妮一样害怕。他想对她们多有几分了解。

他说："道斯小姐，凡事不可想当然。我不如大多数人那样把人命看得很重。比如他们会对诸如路边的尸体大惊小怪。其实他们不知道，生命永远处于未知的危险之中。交通事故、细菌感染以及各种防不胜防的灾祸，哪种死法都是死。我认为一旦开始戒惧危险，事事'安全第一'，人活着也就等于死了一样。"

"噢，我太同意你了！"罗达兴奋地说："人就该不怕冒险。当然，要是有机会的话。遗憾的是生活总的来说是平淡无奇的。"

"总会有精彩的时候。"少校笑着说。

"对你来说是这样。在丛林荒野中钻来钻去地寻找猎物，被老虎抓伤，沙蚤钻进脚趾，被昆虫叮得遍身长疙瘩，这些事令人难受，但是我敢说很刺激。"

"梅雷迪思小姐不也体会过种刺激？"少校说，"我想命案发生时正巧在场的机会并不会是很多的。"

"哦，别提这事了。"安妮高声说。

"对不起。"少校赶快道歉。

罗达叹了口气说："安妮没有体会到这一面，奥利弗夫人就兴奋得很呢。"

"就是那位芬兰侦探的作者？我想这位夫人是不是想在真正的刑事案件中试试身手。"

"她倒真是有点儿跃跃欲试的样子。"

"让我们祝她好运吧。要是有一天她能让读者接受'巴特尔警监公司'，那才真是有趣呢。"

罗达好奇地问："巴特尔警监长得什么样？"

少校一本正经地回答："机灵能干，精力超人。"

"是吗？安妮说他长得很笨。"

"我想那只是他的习惯性表情吧。不过我们可千万别误以为他真的是个傻瓜。"德斯帕德少校说着站起身来，对两位姑娘说："我想我该告辞了。"

安妮也站起身来。她边朝少校伸出手去边说："现在就走？"

少校握住她的手，他看着那双又大又美的灰眼睛，犹豫了一下，慢慢地说：

"梅雷迪思小姐，要是我的话冒犯了你，你千万别生气。"他小心翼翼地选择着字眼。"要是你真的和谢塔纳有什么嫌隙，而你又不愿让别人知道……"他感觉到那双手往后缩了一下，就赶快解释道："我是说你有权力拒绝回答巴特尔警监的任何问题，除非有你的律师在场。"

安妮猛地一下子缩回手，她的两眼睁得老大，灰眸子因愤怒而显得发黑。

"我没有什么值得回避的。绝对没有！我差不多不认识那个糟糕透顶的人。"

"对不起。"德斯帕德少校说，"我只是认为应该提醒你一下。"

罗达说："安妮说的是实话。她和他不熟，她不喜欢他这个人。只不过他的宴请很诱人。"

少校嘴一咧笑起来了。

"这大概算得是惟一的理由了，要是说谢塔纳先生还有必要存在的话。"

安妮冷冰冰地说：

“巴特尔警监想问什么都可以，我没什么好隐瞒的，什么也没有。”

少校的声音更加柔和，他低声说：

“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冒昧。”

她看着他，不再那么生气了，脸上露出甜甜的微笑。

“没什么，你也是好心。”

她又朝他伸出手去，他握住她的手说：“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麻烦，应该同舟共济才是。”

安妮把他送至大门就回来了。

罗达正出神地对着窗外吹口哨。

“安妮，他真的是有魅力。”

“他对人是很亲切，又善解人意。”

“何止是善解人意，说实话，我都快被他迷住了。唉，参加那个倒霉的宴会的为什么不是我呢？我百分之百地喜欢这种刺激。啊！一张大网正向你笼罩过来，身后是一片刑台的阴影。”

“不，罗达，你不会喜欢的，你不过是说说罢了，谁会喜欢这种事？”安妮对她挖苦道。随后声音变得柔和些。“真有点让人感动，这么远赶来，就为一个陌生人，一个只见过一面的姑娘。”

“他这是坠入情网了，男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做善事的。你要是天生一对斜眼，或者满脸长着粉刺，我敢打赌他绝不会这么远跑来关心你。”

“你以为是这样？”

“当然，你这个天真的傻瓜。你知道吗？奥利弗夫人倒才真是心怀坦荡。”

“我不喜欢她。”安妮说，“我克服不了对她的戒心，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上这儿来。”

“噢，安妮，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同性相斥吧。我敢说德斯帕德少校是另有企图。”

“这怎么可能呢？”

罗达笑了起来。安妮一下子羞得满脸通红。

第十四章　梅雷迪思小姐的第三位客人

巴特尔警监下午六点钟左右抵达沃灵福德。他打算在到温登别墅拜访之前先听些当地的街谈巷议。

要达到这个目的不困难，他并没有说出一句明确的话，当地人却对他的职业和职位产生了好几种不同的印象。

至少有两个人坚持说他是伦敦的一位建筑师，到这儿来是要考察一种附加在别墅旁边的侧房。另一个人断定他不过是想租一间带家具的房子来度周末。还有两人说他一定是硬地网球公司的办事员。各种猜测不一而足，这对巴特尔警监非常有利。

“温登别墅？是有这么个地方。在马尔伯里街，一到那儿就能看到的。嗯，是住着两位姑娘，罗达·道斯小姐和安妮·梅雷迪思小姐。是的，两位姑娘都很可爱、安安静静的……”

"住了几年？不，她们是前年九月上旬住进去的，一共只有两年多的时间。皮克斯吉尔先生把房子卖给她们。他妻子死后他很少用这房子。"

这些人对温登别墅和它的主人的一些事情很了解，但是他们没有听说过两位姑娘是诺森伯兰郡人。他们还以为她们是从伦敦来的呢。

从这些人的言谈中听得出两位小姐和当地人相处甚融。只是有几个守旧的人认为姑娘家不应该单门别户地住在一起。好在她们从来不惹事，周末也不常举办鸡尾酒会。

罗达·道斯小姐性格豪放，一向生气勃勃。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和她正相反，羞怯，胆小，优柔寡断。

巴特尔警监还了解到一个事实：房子是道斯小姐买的，二人中她比较有钱。

巴特尔警监和很多人都闲聊过，最后他碰上了阿斯特韦尔太太。这是一个健谈的中年妇人。

"哪里会呢？先生，我不认为她们打算卖房子，至少不会这么快。她们才住进去两年多。从开始起我就替她们料理家务，每天上午八点到十二点。我敢担保这是两个好姑娘，活泼开朗，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

"当然啦，先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你认识的那位道斯小姐——要不就是同宗族的。我想她可能是德文郡人，因为我常见她收到从那儿寄来的奶油，每次她都说这东西会勾起她的思乡之情。

"对，正如先生你说的，现在许多女孩子不得不靠自己赚钱谋生。两位姑娘的日子并不宽裕，道斯小姐是房子的

主人，梅雷迪思小姐陪她住。

“我也说不准梅雷迪思小姐是哪儿的人。倒是曾听她提到过怀特岛，还知道她不喜欢英格兰北部。看样子她们曾一起在德文郡呆过一段时间，因为我听她们嘲笑过那儿的山丘，又对那儿美丽的海湾和沙滩赞不绝口……”

阿斯特韦尔太太滔滔不绝地说着，巴特尔警监时不时在心中记下些什么，和这位太太分手后，他在小本子上写下了一两个神秘的字句。

晚上八点半，巴特尔警监穿过温登别墅的花园小径，来到房门前。

给他开门的是个肤色很深的高个子姑娘，穿着一件桔红色印花罩袍。巴特尔警监断定她就是罗达·道斯小姐。

“请问，梅雷迪思小姐是住这儿吧？”他刻板地问道，就像是队列中的军人提问题一样。

“是的，她是住这儿。”道斯小姐说。

“我是巴特尔警监，我想和她谈谈，可以吗？”

道斯小姐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说：

“请进。”她侧身让出了门道。

安妮·梅雷迪思小姐正坐在壁炉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悠闲地端着一杯咖啡。今天晚上她穿了一件绣花的法国双绉纱睡袍。

“巴特尔警监来了。”罗达对她说。

安妮·梅雷迪思小姐起身迎接客人，她朝巴特尔警监

伸出手去。

"现在来拜访稍嫌晚了些。"巴特尔警监一边和她握手一边说。"不过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们在家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今天的天气正合适出门游玩呢。"

安妮笑吟吟地说："欢迎你的光临，巴特尔先生。哦，来杯咖啡怎么样？罗达，请再拿一个杯子来好吗？"

"你真是太客气了，梅雷迪思小姐。"巴特尔警监边说边在梅雷迪思小姐给他抬过来的椅子上坐下来。

"这是自己磨的咖啡，味道更好些。"

罗达把杯子拿来了，安妮忙着往杯子里倒咖啡。壁炉里的木柴烧得劈啪作响，花瓶里的鲜花生机盎然，融融的居家气氛给巴特尔警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安妮沉静地坐在座位上，样子轻松自如。倒是那另一位姑娘老是好奇地打量着他。

"巴特尔先生，我们一直在等着你的光临。"安妮说，她的声音中带有一丝责备，似乎在说："呃，你为什么这么怠慢我？"

"对不起，梅雷迪思小姐，我太忙了，一时抽不开身上这儿来。"

"事情很顺利吧？"安妮问道。

"不尽如人意。但是该做的就得做到。罗伯茨医生和洛里默夫人我都找过，现在轮到你了。"

"我随时准备着的哩。"

罗达忍不住问道："德斯帕德少校呢？你也要找他？"

"当然，谁也不会漏掉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小姐。"

巴特尔警监放下手中的杯子，看着安妮，后者坐在椅子上，身子挺得更直了些。她说：

“巴特尔先生，我完全准备好了。你想了解些什么呢？”

“就谈谈你自己吧。”

安妮忍不住笑起来。“本人一贯品行端正。”她开玩笑地说。

“是的，安妮的生活无可非议，这一点我可以担保。”罗达说。

“那就太好了。”巴特尔警监欣然对罗达说，“这么说来，你同梅雷迪思小姐认识很久了啰？”

“我们一起上的学。”罗达回答道，“感觉到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这样吗，安妮？”

巴特尔警监忍俊不禁：“我猜已经久远得快想不起来了，对吗，罗达小姐？”

他转过脸来对安妮说：“梅雷迪思小姐，恐怕我们得像填护照那样一项一项地来。”

“好吧。我出身在……”

罗达插嘴说：“父母贫穷，好在为人正直。”

巴特尔警监朝她轻轻打个手势说：“请别打岔，道斯小姐。”

安妮也正色道：“罗达，亲爱的，这是正经事。”

“对不起。”罗达说。

巴特尔警监继续问道：“梅雷迪思小姐，你出身在……？”

“我出身在印度的奎达。”

“这么说，你父亲是个军人啰？”

“是的，父亲生前是陆军少将。我十一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我十五岁那年父亲退休回到英国，我们住在切尔滕纳姆。父亲是我十八岁那年去世的，他没有给我留下遗产。”

巴特尔警监同情地点点头说：

“这对你多少是个打击吧？”

“可以说打击太大了。我从来就知道我们不富裕，但是一文不名却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你靠什么生活呢？”

“我只得找一份工作。我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人又不聪明，打字速记之类的事都干不了。切尔滕纳姆的一位熟人介绍我到她朋友家做些家务，节假日还帮着带带孩子。这家人住在文特诺。”

“姓什么？”

“埃尔登。我在他家呆了两年。后来他全家出国了，我就到了迪林夫人家。”

“就是我姑姑。”罗达说。

“是的，罗达替我找的这份工作。我真幸运，她常去看她姑姑，有时就住在那儿。我们过得很愉快。”

“你在迪林夫人家干什么呢？给她作伴？”

“嗯，差不多是这样。”

“其实更像是下手园丁。”罗达说，“我姑姑对园艺如痴如迷，安妮大部分时间是锄草或种球根。”

“后来你离开了迪林夫人？”

“她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请专业护士。”

"她得了癌症。"罗达说，"可怜的姑姑不得不依靠吗啡一类的药。"

安妮有些伤感地说："她待我很好，我离开她是出于无奈。"

"当时我正在找房子。"罗达说，"我想找个人陪我住。你知道，父亲续弦后我和他妻子处不来。我找到安妮，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和我住在这里。"

"这么看来，梅雷迪思小姐，你的经历真是最无懈可击的了。"巴特尔警监说，"现在我们来把时间算一算。你十八岁时父亲去世。此后你在埃尔登夫人家呆了两年?"

"是这样的。"

"这位夫人现在在哪个国家?"

"巴勒斯坦。她丈夫在那儿任公职，具体干什么我不知道。"

"这没关系，需要的话很快就能搞清楚。后来你就到了迪林夫人家?"

"我在她家呆了三年。"安妮急促地回答，"她现在住在德文郡的小亨伯里城的马什迪斯街。"

"我明白了。"巴特尔警监说，"梅雷迪思小姐，十八岁起你先后在两个人家呆了一共五年。前年起和罗达小姐住在这儿。那么你现在是二十五岁喽?"

"是的。"

"好。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请你告诉我两个切尔滕纳姆认识你和你父亲的人的名字。"

安妮·梅雷迪思小姐顺口说出了两个熟人的名字。

“好了，现在谈谈你的那次瑞士之行。”巴特尔警监说，“梅雷迪思小姐，你就是在那次旅行中认识谢塔纳先生的，对吗？你是一个人独行的呢还是和道斯小姐一起去的？”

“我们是一起去的。同行的还有另外几个人。”

“你是怎样认识谢塔纳先生的呢？”

安妮皱着眉头说：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他当时也正好在那儿，就像人们通常在旅馆里自然会互相认识一样，我们也认识了。谢塔纳先生在化妆舞会上得了头奖。我还记得他扮的是靡菲斯特，就是‘浮士德’中的那个魔鬼。”

巴特尔警监叹了口气道：

“他真是对这个角色情有独钟。”

罗达说：“他扮演得像极了，不化妆都行。”

巴特尔警监轮流地看了看两个姑娘。

“你们谁和他更熟些？”

安妮迟疑了一下，罗达一下了抢过话头。

“开始都差不多，几乎没什么往来。你知道我们同去的几个人都在滑雪队，白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晚上才回到旅馆和大家一起跳舞。但是后来谢塔纳先生似乎对安妮特别注意，滑雪的时候也经常离开自己的滑道过来向她致意。为这事我们还好好取乐过安妮呢。”

“我倒认为他是有意让我不舒服。”安妮说，“我讨厌他，他这是故意让我难受来寻自己的开心。”

罗达笑着说：“我们打趣说这是一门好姻缘，安妮气得怒不可遏。”

“能告诉我几个同行的人的名字吗?”巴特尔警监问。

罗达生气了。

“你真不信任人，你以为我们在对你撒谎?”

巴特尔警监眨眨眼睛说：“我必须弄清每个细节。”

“真是多疑成性。”罗达嘀咕着，一边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下几个名字递给他。

“好啦，”巴特尔警监说着站起身来。

“谢谢你你们的款待。看来罗达·道斯小姐说得不错，梅雷迪思小姐是清白的。我想你们不用再为这事担心了。呃，随便问问，谢塔纳先生对你改变态度，他没有更进一步地表示？他没有向你求婚或者用什么别的方式纠缠你?”

罗达赶快护着自己的朋友。

“如果你是说诱惑她的话，不，绝对没有!”

安妮满脸通红地说：“哪有这种事?他总是彬彬有礼的。其实正是这种做作的客气使我特别讨厌。”

“他说过或暗示过什么吗?”

“嗯……至少……不，他从来没有暗示过什么。”

“对不起，喜欢在女人堆中混的人都会这样。”巴特尔警监说，“好啦，我真得走啦。谢谢你们的咖啡，味道确实不错。再见，梅雷迪思小姐。噢，还有你，道斯小姐。”

送走了巴特尔警监，安妮关好大门，两位姑娘回到房间。

“事情总算是过去了。”罗达说，“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可怕。这个巴特尔警监看上去还真有点面善。他对你一点猜

疑也没有，比我预料的好多了。"

安妮叹了口气，坐下来说：

"看来我本不该那样紧张的，真是太傻了。我原以为他会威胁我，就像戏中的'王室律师'一样。"

"看样子他很通情达理。其实他该一眼就看出你不是那种敢杀人的人。"罗达说。

她犹豫了一下又说："唔，安妮，你忘了告诉他你在克罗夫特韦斯呆过一段时间。"

安妮不在意地说："那有什么好说的，区区几个月而已。再说那里的人谁也不认识我，他也没法调查。呃，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我可以写信告诉他。不过我想何必多此一举，我看没这个必要。"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

罗达起身拧开收音机。

一个沙哑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

"你刚才听到的是努比亚黑人演唱的'亲爱的，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

第十五章　德斯帕德少校

德斯帕德少校走出奥尔巴街自己寓所的大门，他迅速地拐入摄政大街，跳上一辆还在行驶的公共汽车。

这是一天中街上比较安静的时候，双层公共汽车顶层上的座位几乎都空着，少校朝前面走去，在第一排找了个位子坐下来。

车停了，上来了几位乘客。汽车沿着摄政大街继续行驶。

一位乘客也朝前面走来，在第一排的另一边位子坐下来。

少校没有在意这位乘客，他的注意力是在另外的事情上。但是几分钟后他听见那人小声嘀咕道：

“从汽车上看伦敦还真是别有一番景致，是吗？”

少校转过脸来，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上的表情豁

然开朗。

“是你啊，波洛先生，请原谅我没注意到是你。是的，从这上面看伦敦真是惬意极了。过去车上没有装这种玻璃框的时候还更好些。”

波洛叹息道：

“不过要是碰上雨天，车内又挤满了乘客，恐怕就不见得会舒服了。英国的阴雨天并不少见呷。”

“雨水不会伤害人的。”德斯帕德少校说。

“不对，淋了雨容易得肺炎。”

少校笑了起来。

“波洛先生，看来你属于衣服裹得很紧的那种人了。”

波洛的确是全身上下捂得严严的。除了一件厚大衣外，脖子上还围了一条围巾，把下巴都遮住了。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为了预防秋季莫测的天气变化。

“波洛先生，真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你。”德斯帕德少校说，他没有发现围巾下面的微笑。

其实这并非是偶然的“巧遇”。波洛得知少校什么时候出门，就一直在外面等着，为谨慎起见，他没有跟着跳上车，而是跟在它后面，车一停就上来了。

“确实是意想不到，从上次在谢塔纳家后我们就没再见过面。”波洛说。

“你没插手这个案子？”德斯帕德少校问。

“那要看怎么说了。我思考，不断地思考。至于说跑来跑去取证调查，那不符合我的性格，再说年龄也不允许了。”

“思考？呢，”德斯帕德少校唐突地说，“你倒是可以做

得更差劲些。喏，如今忙忙碌碌的人太多了。要是人们都安安静静坐下来，先想好了再行动，我敢说麻烦事一定会少得多。”

“这也是你的准则？德斯帕德少校。”

“我通常是这样的。”少校简明地回答，“确定方向，算出路线，权衡利弊，作出决定，然后就坚持到底。”

说完他的双唇冷冰冰地合在一起。

“什么都不能再让你改变方向？”波洛问。

“噢，我没那么说，顽固不化于事无益。错了就得承认。”

“但是我猜你一定不常犯错误。”波洛说。

“我们都会犯错误，波洛先生。”

“但是，”波洛的口气明显地冷淡下来。“有些人出的差错比别人少。”

德斯帕德少校看着他，轻轻一笑说：

“波洛先生，我想你从来没尝过失败的滋味？”

波洛高傲地说：“上次失败是二十八年前的事了。即便就是那次也是情有可原。算了，这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

“这已经是了不起的记录了。”德斯帕德少校说，“谢塔纳的这个案子怎么样？我猜这不能算进去的，因为名份上不属于你管。”

“是的，是不归我管，但是同样还是冒犯了我的 amour propre[1]。想想看，居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杀人！他这是在嘲笑我。我认为这是非常失礼的。”

---

[1] 法语：自爱自尊。——译注。

"不光对你。"少校说，"这也是在向'刑事侦缉部'[1]挑衅。"

波洛一本正经地说：

"凶手犯了一个最笨的错误，忠于职守的巴特尔警监看上去木讷讷的，脑袋可不笨，一点也不。"

德斯帕德少校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人不可貌相。其实他可是又精明又能干呢。"

"而且我觉得他对这个案子特别积极。"

"太积极了。"德斯帕德少校说，"波洛先生，你注意到身后座位上那位军人模样的人了吗？"

波洛回过头去看了看。

"这儿除了我们就没别人了。"他说。

"那他一定是换到后面的座位上去了。呃，巴特尔警监一直在盯我的梢，非常执着。还不时化化装什么的。他很有这方面的技巧。"

"不过这骗不了你。我发觉你的眼光很敏锐。"

德斯帕德少校有点得意地说："任何一张面孔，包括黑人的，我见过一次以后就不会忘记，这一点比别的人强。"

"是吗？那我今天碰到你真是太对了。"波洛高兴地说，"我想找一个心明眼快的人帮我回忆一些小事。Malheureusement[2]，两个长处都兼备的人并不多。我问过罗伯茨医生和洛里默夫人，二人的回答都不尽如人意。现在看

1 即英国伦敦警察厅。——译注。
2 法语：可惜；不幸。——译注。

看你能不能帮我的忙了。"

他停了一下又说：

"德斯帕德少校，我想请你帮着回忆一下那天打牌的那个房间，也许你能想起些什么来。"

德斯帕德少校一脸的困惑。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想请你大概描述一下那个房间的情况，诸如家具啦，其它物件啦，反正就是说说你记得起的内容。"

德斯帕德少校："试试吧，我不敢保证对这些事也有同样的记性。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房间里的东西繁杂得让人生厌，一点儿也不像个男人的房间。到处是绵缎和丝织品，只有他那种人才会这样布置房间。"

"能说得更具体些吗？"波洛问。

少校摇摇头。

"我恐怕没注意到什么具体的细节。呃，对了，房间里铺着好几块优质的地毯，其中两张是大不里士产的，另外三四张是波斯产的。嗯……我记得墙上还挂着一个很大的羚羊头，对，就挂在客厅的墙上。我猜是从罗兰·沃德商店买来的。"

"你认为谢塔纳先生不会打猎？"

"我敢打赌，除了抱窝的鸟外，他不会朝别的动物开枪的。"

"其它的呢？"

"小东西摆得到处都是。桌子上都堆满了。我只注意到一个复活节岛制作的玩偶，木制的，做工很精细，如今这

种小玩意儿不多见了。真抱歉，波洛先生，恐怕我也不能让你满意。”

“没关系。”波洛说。不过他真是多少有些泄气了。

“你知道吗？”他转了一个话题：“洛里默夫人对桥牌的记忆就像你对面孔的记忆一样。她甚至还记得你们那天打的每一轮牌，连过程都记得清清楚楚。真是令人吃惊。”

德斯帕德少校耸耸肩说：

“这叫熟能生巧。有些人成天泡在桥牌桌上都快成精了。”

“这一点你办不到？”

“我只记得起其中的两轮，有一轮我本来可以靠方块取胜的，但是罗伯茨医生的牌叫得太高使我没打成。结果他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一轮他宕得很惨，可惜我们没有叫加倍。真不走运。另外一轮是打‘无将’，张张牌都不顺手，打得别扭极了。我们宕了两墩，好在宕得不多。”

“你常打桥牌？”

“不常打。不过我认为这是一项有益的活动。”

“比起扑克来，你更喜欢桥牌些？”

“是的，我觉得扑克赌博味太浓了。”

波洛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谢塔纳先生不玩任何一种游戏，我是说纸牌一类的。”

少校不屑地一耸肩膀说：

“他只对一种游戏感兴趣，而且兴趣永远不减。”

“嗯？”

“一种卑劣的游戏。”

波洛没有答话。沉默了一下，他问：

“你是真的知道还是这么想想而已？”

德斯帕德少校的脸霍地一下红了，像烧红的砖一样。

“你是在责备我凭空评论一个人？不，我是有根据的，千真万确，只是我不能告诉你这消息的出处，我也是私下偶然拾得。”

“牵涉到女人？一个或几个？”

“嗯，这个下流胚就喜欢和女人周旋。”

“不会是敲诈勒索吧？这太有意思了。”

德斯帕德少校摇摇头说：

“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敲诈勒索。谢塔纳要的不是钱，他是个精神勒索者。只要有机会，他是不会放过他的猎物的。”

“他从中要得到什么呢？”

“快感！极度的快感。我认为这是最适合的字眼了。他从别人的畏惧和退缩中获得一种激情。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扫自己的卑劣感，觉得自己像个男人了。”

他顿了一下又继续说：

“这种伎俩对女人很奏效。他只消暗示一下他什么都知道，她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说出许多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的事，于是他就得到了真正的材料。他装扮成魔鬼的样子，神气活现地张扬：‘伟大的谢塔纳洞察一切。’真是个疯子。”

“你断定他就是这样吓唬安妮·梅雷迪思小姐的？”波洛突然问道。

德斯帕德少校瞪了他一眼说：“梅雷迪思小姐？噢，我根本就没想到过她。再说她也没有理由要害怕谢塔纳这种

人。”

“那就是洛里默夫人啰。”

“不，波洛先生，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并没有针对哪一个人。说实话，要想吓住洛里默夫人这种人也不容易，何况她也不像是有罪恶隐私的人。”

“你是泛泛而指？”

“对。”

“毫无疑问。”波洛顺着德斯帕德少校的话题讲下去，他慢吞吞地说：“这种人大都是些女人精，他知道怎样套出她们的话。”

“其实说穿了不过是吹牛大王，一点威胁也没有，但是女人们却害怕他，真是荒谬至极。”德斯帕德少校说。

他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

“糟糕，我坐过站了。看来我们是谈得太投机了。再见，波洛先生。唔，你往下看，他会像影子一样跟着我。”

德斯帕德少校快步步朝后面走去，下了楼梯。这时到站的铃声响了。

波洛真的朝下面看了看，德斯帕德少校正沿着人行道大步流星地朝前走，不用费心波洛也知道尾随在他身后的那个人是谁。

波洛收回了目光，他还有别的事要考虑。

他自言自语地说：“让我感到纳闷的是，没有一个人特别。”

第十六章 埃尔西·巴特小姐的证词

奥康纳警佐在苏格兰场被同行们不太厚道地谑称为"女仆心中的偶像"。

他的确是个英俊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宽肩直背，更让女孩子们着迷的是轮廓清晰的面庞上那双又淘气又大胆的眼睛。毫无疑问，奥康纳警佐办起事来左右逢源、效率极高。

这不，谢塔纳命案才发生四天，他已经和埃尔西小姐，也就是原住在北奥德利街 117 号的克拉多克夫人过去的客厅女仆肩并肩坐在三先令六便士的座位上，欣赏讽刺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了。

"噢，"奥康纳警佐瞅准了一个机会，像是不经意似的引出了话题："这出戏让我想起我过去的一位主人，姓克拉多克，称得上是个老怪物了。"

"克拉多克?"埃尔西说,"我也曾经在一个姓克拉多克的人家干过活。"

"是吗?有这么巧的事?不知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我的那位主人住在北奥德利街。"

"我离开我主人家时他全家正准备到伦敦来。是的,他们的房子就在北奥德利街117号。克拉多克夫人的举止有点大胆轻佻。"

埃尔西·巴特小姐头一甩说:

"我受不了她那个脾气,成天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老是和别人过不去。"

"包括对她丈夫也是一样。"

"那可不是。她抱怨说他冷落她,不理解她。这位夫人还有一个特点,她喜欢对人诉说她身体不好,说话时还带着痛苦的喘息和呻吟。我倒觉得除了神经兮兮外,她根本就没什么病。"

奥康纳一拍膝盖头说:"我想起来了,她和一位医生不是有点……有点关系过分亲密?"

"你是说罗伯茨医生?那可是个正人君子。真的。"

"女孩子就是这样,喜欢为坏男人辩护。我们可是清楚他那种人。"

"不,你根本不知道。你们误会他了。他绝对不是那种人。他一点错也没有。克拉多克夫人老是请他到家里来给她看病,医生能拒绝病人吗?我敢说除了看病之外,他根本就没把她放在心上过。一切都是克拉多克夫人自己搞出

来的，真的，她让人不得安宁。"

"好吧，就算是这样吧。埃尔西……噢，你不反感我叫你埃尔西吧？我觉得好像从前就认识你似的。"

姑娘头一甩说：

"埃尔西？但是你没有和我熟到那个程度，真的。"

"对不起，"他瞟了她一眼，有点沮丧地说，"巴特小姐，我也同意像你说的那样是无中生有，但是听说做丈夫的气得暴跳如雷，有这回事吗？"

"有一天他是有点怒不可遏。不过当时他是在病中，过后不久他就死了。"

"听说死得有点怪？"

"是使用带菌的剃须刀感染至死的——日本货，真吓人。这些人自己也不小心点。从那以后一提到日本货我就发腻。"

"我也一贯主张买英国货。"奥康纳说，"你刚才说有一天克拉多克先生发火了。是对罗伯茨医生？"

埃尔西·巴特小姐点点头，津津乐道地讲起过去的丑闻，样子很得意。

"吵得一塌糊涂，至少做丈夫的是这样。罗伯茨医生没有发火，他只是不停地说：'没有的事，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

"他们是在克拉多克先生家吵的架？"

"是的，不然我怎么会知道？那天夫人又叫人请他来看病，不知咋的夫妻二人就吵起来了。罗伯茨医生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吵了一阵子。克拉多克先生就把矛头转向了他。"

"拿他来出气？都说了些什么呢？"奥康纳问。

"他们是在女主人的房间里吵的。唔，照说我是不该听的，只是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我假装拿着尘掸走上楼去，我不想漏掉什么。"

奥康纳对她的好奇心大加欣赏，暗自得意用这种随意的方式和姑娘套近乎。真的，如果是奥康纳警佐来查询，她肯定会矢口否认无意中听到过什么。

"真的，没有听到罗伯茨医生的声音，只听见克拉多克先生大叫大嚷的。"

"是吗？他们这种人吵架一定很有趣。呃，想象不出他都会骂些什么？"奥康纳不动声色地把话题又扯了过来。

"他用他们那种人的口气侮骂他。"埃尔西·巴特小姐津津有味地说。

"都骂些什么呢？"奥康纳追问道，莫非这姑娘找不到贴切的字句来表达？

"他们说的好多话我都听不懂。"埃尔西·巴特小姐承认："我只听到一些支离破碎的句子。克拉多克先生骂罗伯茨医生'不守职业道德'，'乘病人之危'……我还听他嚷道要让罗伯茨医生从医生注册簿上除名，还有一些类似的话。他真能这么做吗？"

"他有权上告医学委员会。"

"对，他说过这话，当时夫人也在场。我听见她夹在中间一个劲指责丈夫冷落她，她说：'你从来不关心我，让我孤零零过日子。'神经兮兮的。我还听见她说罗伯茨医生对她好得像天使。"

埃尔西歇了口气又说：

“过一会儿，我看见罗伯茨医生和克拉多克先生一起从卧室出来到隔壁的梳妆室去。他把夫人的房间门关上。我听见他明明白白地说：

“‘老兄，你没发现你妻子有点神经质？她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坦白告诉你，要不是为了恪……恪……’对，他是说恪尽职守。‘要不是为恪尽职守，我早就不想和她周旋了。’他就是这么说的。

“他又说了一些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界线一类的话，他总算是让做丈夫的火气减了不少。后来又劝他早些出门别耽误了上班。我听见他说：

“‘冷静下来想一想，你会发现这完全是一场无中生有的误会。’过了一会儿我又听见他说：‘好了，我到洗手间去一下，还有一个病人在等着我。克拉多克先生，我敢保证，这一切都是尊夫人凭空臆想出来的。’

“我听见克拉多克先生嘀咕道：‘我不知道该怎么想。’

“克拉多克先生从梳妆室出来，我赶紧起劲地掸灰尘，其实他甚至都没注意到我。现在想来，他当时已是满脸病恹恹的样子。

“我听见罗伯茨医生在洗手间心平气和地吹着口哨。洗手间里冷水热水都有。一会儿他从里面走出来，夹着出诊包。他像平常一样和颜悦色跟我打招呼，一点烦恼都没有。我敢说他是清白的，都怪那个女人自作多情。”

“后来克拉多克先生就感染上了炭疽病？”

“我想他早就染上了的。夫人对他照顾得也还算周到，

但是他还是死了。我记得葬礼很体面，花圈都是上好的。”

“后来呢？罗伯茨医生还上他家去？”

“哪儿会呢。咦，看不出你还真有点爱管闲事哩。我知道你对罗伯茨医生有偏见。我告诉过你这都是克拉多克夫人自扮自演，不然做丈夫的去世后他为什么不娶她？不，他才不会这么傻呢，他太了解她的性格了。她倒是常打电话给他，但是他无论如何再也不来了。后来她卖掉房子，我们都收到解雇通知书。再后来她就出国了，是去埃及。”

“吵架之后你没再见过罗伯茨医生？”

“没有。夫人出国前打预防针是上他那儿去打的。叫什么来着？对了，伤寒预防针。她回家时手臂肿得不得了。那以后没再听她给他打电话，兴许是他明确告诉她了吧。她高高兴兴地出国了，带了一大堆漂亮衣服，都是浅色的。她说埃及很热，一年到头阳光灿烂。”

“的确是这样，”奥康纳说，“有时候热得让人受不了。听说她死在那儿，你知道吗？”

“是吗？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埃尔西叹息道，“可怜的人，比我想象的还糟。”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

“可惜那么多的漂亮衣服，不知怎么处理了。那儿都是些黑人，不适合这种服装。”

“我想你穿一定很漂亮。”奥康纳说。

“噢，你说话怎么这么没有分寸。”埃尔西·巴特小姐嗔怪道。

“对不起，不过我也不会这么没有分寸地打扰你多久

了。我要出差了，为公司办点事。"

"要去很久？"

"嗯，可能还要出国一趟。"

埃尔西一脸的沮丧。尽管她没听过拜伦的诗句："我从未爱上一只可人的小羚羊。"但是这正好应了她此时的心境。

她思忖道：

"真滑稽，让人动心的又都没有结果。算了，反正还有忠诚的弗雷德。"

既然奥康纳的突然闯入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弗雷德又在埃尔西小姐的心中重新找到了位置，说不定他还会因此受益而感谢奥康纳哩。

第十七章 罗达拜访奥利弗夫人

走出德伯纳姆百货商店，罗达·道斯小姐犹豫不决地站在人行道上。

“去不去？”她问自己。

“我想还是……不过也许不去的好……但是……”她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

商店看门人走上前来殷勤地问道：“小姐，要不要为你叫一辆出租车？”

罗达摇摇头。

一个胖妇人大包小包地提着东西，喜气洋洋地从商店出来，包里装满了为圣诞节提前购买的物品，不留神一下子撞在罗达身上，胖妇人赶紧道歉，罗达却像是没听到似的仍然站在那儿，她在努力说服自己。

“去去又何妨？真的，何况她邀请过我。但是万一她不

是认真的呢？她可能对每一个人都会这么说……

“反正安妮也不需要我陪她。她明确表示过宁可单独和德斯帕德少校一起去找律师。她为什么不能这样？不管怎么说，三个人看上去就是一群了。再说这的确也不关我的事，真的与我无关。尽管我也很想见到德斯帕德少校，他对人很亲切，但是……我敢打赌他爱上安妮了。是的，男人除非爱上一个人，不然是不会这么费心的。真的，他这么卖力不会是单纯地出于同情。”

罗达·道斯小姐呆呆地站着，各种思绪飞掠脑海。

一个匆忙走着的邮差又撞了她一下，他有点嗔怪地道歉道：“对不起，小姐。”

“哦，没什么。”她回过神来对自己说：“我不能老是站在这儿拿不定主意了。真的，我太傻了。嗯，那件上衣和裙子配在一起肯定很协调，恐怕棕色比绿色更合适，但是配在一起不见得就好。算了，别想这些了，还是拿定主意再说吧。去还是不去？现在是三点半，正是访客的好时间，至少不会被误会是上门打秋风什么的。管他的，还是去！”

罗达毅然穿过马路，朝左转走一段路后再朝右转，一直朝哈利大街走去。她来到一排被奥利弗夫人戏称为疗养院中的公寓楼前。

“怕什么呢？她又不会吃掉我。”又犹豫了一下，她壮着胆子径直走进楼房。

奥利弗夫人住在顶楼，一个穿制服的服务员带罗达乘电梯上去。走出电梯后，她站在一扇绿色的房门前，脚下是簇新的踏垫。

“噢，”她对自己说，“比看牙医还吓人。不过我得坚持下去。”

她摁了摁门铃，紧张得脸都红了。

一位上年纪的佣人把门打开。

“请问这儿是……我能……奥利弗夫人在家吗？”罗达有点语无伦次地问道。

女佣往后一侧身子让出道来，罗达走进屋去，她发现客厅乱糟糟的。

“请问小姐，我该怎么通报？”女佣问。

“呃，道斯，不，罗达·道斯小姐。”

女佣进去了。

罗达一个人留在客厅里，她觉得像是过了一百年，其实才一分四十秒女佣就回来了。

“小姐，请跟我来。”

罗达跟着她朝里面走去，她的脸更红了。顺着过道转个弯，有一扇门是开着的，她紧张地跟着进了这个房间。

她一下子站住了，惊讶地环顾四周，还以为是到了非洲大森林。奥利弗夫人工作室的四壁上都贴着热带景色的壁纸，乍一看各种鹦鹉以及那些连鸟类学家都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就在原始丛林中飞来飞去。在一片眼花缭乱中，罗达看见一张旧餐桌上放着一台打字机，周围的地上遍散着打字纸。

奥利弗夫人从椅子上站起来，头发乱蓬蓬的。

“亲爱的，见到你真高兴。”她说着，朝罗达伸出沾满油墨的手，同时用另一只同样脏兮兮的手去抚平头发。这

个动作让人不可思议。

由于她的动作太急促了，手腕子碰到桌边上的一纸袋苹果，纸袋掉下来，苹果滚得到处都是。

罗达顾不得和她握手，赶紧俯身从地上捡起五个苹果。

“没关系，亲爱的，别麻烦了，一会儿他们会来收拾的……噢，谢谢你……哎呀，我不该又把它们放回纸袋，我发觉上面有个洞……好吧，就放在壁炉上吧，这样蛮好的……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了。”

罗达接过女人主人递给她的椅子坐了下来，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说：

“真不好意思，我恐怕打扰了你的工作。”她紧张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奥利弗夫人和蔼地说，“你看见啦，我正在工作。但是我的芬兰侦探把自己给搅糊涂了。喏，他靠一盘法国蚕豆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判断，他断定米迦勒节[1]餐桌上的烤鹅肚子里塞的洋葱和洋苏叶带有致命的毒药。但是我突然想起，米迦勒节时法国蚕豆已经过季节了。”

无意中看到探案小说的真谛，罗达兴奋不已，她屏住气小声说：“可以制成蚕豆罐头的。”

“可以是可以，”奥利弗夫人有点犹豫不决，“不过这样就会减色许多。唉，我经常卡壳在园艺这类事上。有个读

[1] 米迦勒节是天使长米迦勒的节日，在九月二十日，也是英国四大结账日之一。——译注。

者来信，说我把花期全弄错了。其实他这是吹毛求疵，我就在伦敦的一家花店看到过四季的鲜花一起开放的。"

"我也认为这只是个枝节问题，"罗达热心地说，"奥利弗夫人，我想写书一定是件了不起的事。"

奥利弗夫人沾满油墨的手指摸了一下额头，问道：

"为什么呢？"

"肯定是这样。坐下来写完一本书，我敢说那种感觉太妙了。"

"其实也不尽然。"奥利弗夫人说，"你得不断地思考，还得安排情节，这往往很烦人，有时你还会被搅缠在里面找不到出路，当然，最终你得挣脱出来。其实写作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惬意，它和其它工作一样辛苦。"

"这似乎不像是个工作。"

"对你来说也许是这样，因为你不靠它生活。我就是把它当作职业来看的。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得反复念叨着下一个连载的版税才能继续写下去。不管怎么说，钱这玩艺儿是很鼓舞人的，银行的账单也一样，存款透支是催人奋发的动力。"

"我没想到你是自己打字，"罗达说，"我以为你该有个秘书。"

"过去我曾请过秘书，我试着向她口授书稿。我发觉她太能干了，好像比我还精通语法，更懂逗号和句号。这经常让我感到很沮丧，甚至有种失落感。后来我另外请了一位不那么能干的秘书，效果也不好。"

"真羡慕你想得出那么多事来写，"罗达说。

“这在我来说实在是太容易了，”奥利弗夫人有点得意地说，“累人的是要把它们写下来。往往我以为又脱手了一本，结果一数只写了三万字而不是六万字。只好再加进去一个谋杀案，让女主角又被绑架一次。这是很烦人的。”

罗达没有说话，她看着奥利弗夫人，像一般年轻人崇拜名人的那样，却些微又有点儿失望。

“你喜欢这些墙纸吗？”奥利弗夫人指着四壁的墙纸对罗达说，“我特别喜欢鸟。这些大概是热带植物。用这种图案的壁纸即便就是大冷天也让人觉得暖融融的。你知道，除非我觉得非常暖和才坐得下来。不过我的斯文·耶尔森侦探可是每天清晨都要化冰来洗澡的。”

“太美妙了。奥利弗夫人，我真的没有影响你工作？”

“没有，孩子。喏，我们来喝点咖啡，吃几片烤面包怎么样？不加糖也不加牛奶的浓咖啡就几片烤得热热的面包，这是我随时欢迎的食物。”

她起身朝厨房走去，开门吩付佣人，又转过身来问：

“你进城有事……逛商店？”

“是的，我买了一些东西。”

“梅雷迪思小姐呢？她也来了？”

“她和德斯帕德少校一起去找律师去了。”

“找律师？”奥利弗夫人双眉一挑，好奇地问。

“嗯，德斯帕德少校说她最好还是找个律师。他真是个好心人，真的。”

“我也是好心要帮助她，”奥利费夫人说，“但是似乎不那么受欢迎，事实上，我觉得你的朋友并不高兴我去看她。”

"怎么会呢？一定是你误会了，真的。"罗达有点儿尴尬地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身子说，"其实我今天来就是特意为解释这事的。我猜你肯定有点生气了。确实，她那天看上去是有点失礼，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你，我是说并不是因为你的来访，她失礼是因为你说的一句话。"

"我说的一句话？"

"嗯，不过你肯定已经忘了，因为你当时就是说者无心。"

"我说了什么？"

"你曾提到过意外事件和毒药致死什么的。"

"是吗？"

"我就猜你记不得了。你知道吗？安妮曾经有过一次可怕的经历，她干活的一家女主人误吞了毒药，是一种染帽子用的颜料。我想是和别的东西弄混了。这事对安妮的刺激很大，她不能听别人提起这事，自己也不敢想，但是你的话勾起了她的回忆，所以她才突然不作声，呆呆的那个样子。你不是也注意到了？只是当着她的面我不能对你说。但是我确实想让你知道不是那回事，她并不是存心冷淡你。"

奥利弗夫人看着罗达因激动而涨红的脸，慢慢地说："哦，我明白了。"

"安妮太敏感了。"罗达接着说，"又不愿意面对现实。什么事使她心烦，她宁可避而不谈。其实这么做一点好处也没有，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你不提事情就不存在了？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要是我就宁可和盘托出，无论这有

多么痛苦。”

“唔，”奥利弗夫人平淡地说，“那是因为你天性豪爽。你可不能要求别人和你一样。”

罗达脸红了。她说：

“当然，安妮是个可人儿。”

奥利弗夫人微笑着说：

“我是说她缺少你这种勇敢的气质。”她叹了一口气，突然问道：

“亲爱的，你相不相信真理的价值？”

“当然相信。”罗达看着她回答道。

“不过你也许没有想过，真理有时候很伤人，它会打破人的错觉，粉碎人的希望。”

“但是我仍然宁可知道事实。”

“我和你一样。但是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得上明智。”

罗达认真地对奥利弗夫人说：

“不要告诉安妮我对你说过这事，她会不高兴的。”

“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告诉她。呃，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吧？”

“差不多是在四年前。说来奇怪，人总是容易碰到同一类的事。我有个姑母就老是遇见船只失事。安妮两次卷进暴死事件。不过她遇到的事要比我姑母的严重多了。命案让人恶心，是吗？”

“嗯。”

佣人端来了不加糖的浓咖啡和热的烤面包片。

罗达吃得津津有味，和名人亲密无间地共进午茶使她

兴奋不已。

喝完茶，她站起身来说：

"我希望没有太多地打扰你。呃……奥利弗夫人，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是说如果不太麻烦你的话，要是我给你寄来一本你写的书，你能为我在上面签个名吗？"

奥利弗夫人笑起来。

"噢，孩子，也许这样更好些呢。"她说着走到房间的另一端，打开一个柜子。"你看你喜欢哪一本？我倒是更偏好《第二条金鱼的死因》，它没有其它故事那么恐怖。"

听到一个作家这么评价自己的作品，罗达多少有点儿吃惊，她诚惶诚恐地接受了馈赠。奥利弗夫人把书拿出来，用原体字签上自己的名字，递给罗达。

"送给你。"她和颜悦色地说。

"太感谢了，奥利弗夫人，今天过得真愉快。你真的不烦我来？"

"是我请你来的。"奥利弗夫人说，"道斯小姐，你真是个好孩子。"顿了一下她又说："再见，孩子。记住，要好好照顾自己。"

送走客人，奥利弗夫人回到房间，她自言自语地说："奇怪，我为什么会说那句话？"

她摇摇头，习惯性地用手去抚平头发，结果弄得更乱。

她坐下来，继续为斯文·耶尔森侦探在洋葱填料中寻找出路。

第十八章　洛里默夫人和梅雷迪思小姐共饮午茶

洛里默夫人从哈利大街的一个楼门里走出来，在平台上站了一分钟，慢慢走下台阶。

她双肩紧蹙，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决心和犹豫交织在一起，看来她正在为某件事情所困扰。

就在这时，她看见安妮·梅雷迪思小姐站在街对面，正抬头注视着拐角处的一排楼房。

洛里默夫人犹豫了一下，朝梅雷迪思小姐走过去。

“你好，梅雷迪思小姐。”

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吓了一跳，转过身来。

“哦，是你呀，洛里默夫人。你好。”

“你还在伦敦？”

“不，我今天才来的，来咨询一点法律方面的事。”梅雷迪思小姐心不在焉地回答着，眼睛仍在盯着那排楼房看。

"遇到什么麻烦了?"洛里默夫人问。

"麻烦?哦,没有。怎么会有麻烦呢?"

"你看上去心事重重的。"

"我没有,不,是有点儿。不过说不上是麻烦事,只是有点无聊。"她淡淡一笑说,"我好像看见罗达,就是和我同住的那个姑娘,我看见她走进那幢楼房,可能是上奥利弗夫人家吧。"

"奥利弗夫人住在这里?我还不知道呢。"

"那天她到我们那儿去时给了我们她的地址。她邀请我们上她家来。不知罗达是不是来了。"

"你想上去看看?"

"不,不想去。"

"那就和我一起去喝午茶好吗?我知道离这儿很近的一家糕饼店还不错。"

"你真是太客气了。"安妮犹犹豫豫地道过谢,跟着洛里默夫人朝旁边的一条小街走去。

她们来到一家小小的糕饼店,叫了茶和松饼。

二人很少说话,似乎对方的沉默更令人感到轻松和安详。

又过了一会儿,安妮轻轻地问道:

"奥利弗夫人去过你那儿吗?洛里默夫人?"

"没有。除了波洛先生外,谁也没去过我那儿。"

"我不是说……"安妮欲言又止。

"哦,我还以为……"

姑娘像是受到惊吓似的抬起头来,飞睨了对方一眼。洛

里默夫人神态安详，这使她宽慰不少。

“波洛先生没找过我。”她慢慢地说。

洛里默夫人没有答话，两人又沉默下来了。

还是安妮开口问道：

“巴特尔警监也没去过你那儿？”

“不，他当然去过。”

安妮迟疑地问道：

“他都问过你些什么呢？”

洛里默夫人厌倦地叹了口气说：

“例行公事而已。我想把事情办完他很高兴。”

“我猜他走访过所有的人。”

“可能吧。”

沉默了一下，安妮又问道：

“洛里默夫人，你认为他们查得出凶犯吗？”她的眼睛盯着盘子，没有感觉到对方打量她低垂的头时奇怪的表情。

洛里默夫人平静地说：“我不知道。”

“这种事让人不愉快，对吗？”

洛里默夫人没有直接回答，她半怜悯半玩味地看着姑娘，问道：

“安妮，你今年多大了？”

姑娘轻声说：“我？二十五。”

“我六十三了。”洛里默夫人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呢。”

安妮哆嗦了一下反唇相讥道：

“说不定我会在回家的路上出车祸呢？”

"是啊，人有旦夕祸福。不过我，我可能不用担心这种事了。"

安妮吓了一跳，骇然看着老妇人，发现她的样子怪怪的。

"人生是件困难的事，"洛里默夫人说，"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就能体会了。活下去需要无穷的勇气和极大的耐心。到头来你又会问这值不值得。"

"噢，别这么心灰意懒的。"安妮同情地说。

洛里默夫人笑起来，又恢复了一贯自持的神态。

"对，谈论人生的阴暗面让人沮丧。"

她把女招待叫过来，结了账。

二人走出糕饼店时，正巧遇上一辆出租车，洛里默夫人把车叫住，转过身来问安妮：

"你要不要搭车一起走？我到公园南面去。"

"谢谢，不用了。"姑娘回答道，"我看见我的朋友正转过街角。再见，洛里默夫人。"

"再见，梅雷迪思小姐。祝你好运。"

洛里默夫人坐车走了。安妮·梅雷迪思小姐疾步朝罗达走去。

看到安妮，罗达高兴得脸都红了。

安妮直截了当地问道："罗达，你是去奥利弗夫人家了？"

"是的，我刚从她那儿出来。"

"正好被我撞个正着。"

"噢，干嘛要用'撞个正着'这个字眼。好了，我们还

是到车站去吧，该回去了。看来你也和女朋友一块儿把事办完了，我以为他至少应该邀请你喝午茶呢。”

安妮没有答话，她想起刚才德斯帕德少校对她提议：“我们不能把你的朋友请来一起喝午茶吗？”她当时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谢谢了，我们已经和别人有约在先。”其实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如果她当时说“罗达已和别人有约在先”不就好得多？

她不希望罗达有机会接触德斯帕德少校。罗达太开朗太坦荡了，充满热忱和活力。那天晚上德斯帕德少校似乎很欣赏她，但是他来的目的是为了她，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呀。当然，罗达并不是故意在喧宾夺主，她天生就是这个性格，但是这样会让人不舒服。不，她绝对不想再要罗达在场了。

但是自己慌里慌张做得太笨拙，要是当时稳当点，现在可能正在和德斯帕德一起在俱乐部或别的什么地方喝午茶呢。

安妮忿忿然看着罗达，那张生气盎然的面孔使她讨厌，特别是她有什么必要去奥利弗夫人那儿？她忍不住提高嗓门问道：

“你为什么要去奥利弗夫人那儿？”

“怎么了，她不是邀请过我们？”

“那不过是客气话而已。我想她会对任何人说这话。”

“不，她是诚心诚意的。真的，她对人真好——再好不过了。安妮，你看，她还送我一本她自己写的书。”罗达边说边天真地对安妮炫示她得的礼物。

安妮满腹狐疑地看着她，慢吞吞地问：

"你们谈些什么呢？不会拿我当话题吧？"

"噢，听听这位自负的小姐都说了些什么？"

"那你们谈什么呢？谋杀案？"

"我们谈她那些书中的谋杀案。你知道吗？奥利弗夫人正在写一本探案小说，刚写到米迦勒节烤鹅肚里子塞的是下过毒的洋葱。真的，这位夫人幽默得不得了。她说写书是件苦事，她常常被自己设计出来的复杂情节搅得昏头昏脑。告诉你，我们还一起喝咖啡吃烤面包片呢。"

罗达得意地对安妮叙述着她的经历，突然想起来问道：

"咦，安妮，你喝过午茶了吗？"

"喝过了，是和洛里默夫人喝的。"

"洛里默夫人？就是那天和你一起在谢塔纳先生家打牌的那位老夫人？"

安妮点点头。

"你是在哪儿遇见她的？"罗达问道，"你去她那儿了？"

"我碰巧在哈利大街遇见她。"

"她长得什么样？"罗达好奇地问。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总觉得她今天的样子有点怪，和那天晚上一点也不一样。"

"你怀疑是她杀的谢塔纳先生？"

安妮沉默了一两分钟，踌躇地说：

"我也不知道。罗达，我们别说这事好吗？你知道提起它我是多么的厌恶。"

"好吧，不说这些了。安妮，你们找的律师如何？干巴

巴的只会引经据典?”

“哪儿呢，精明得像个犹太人。”

“那就太好了。”罗达停了一下又问，“安妮，你觉得德斯帕德少校这人怎么样?”

“我觉得他待人很和气。”

“我看他是坠入情网了。真的，安妮，我敢说她爱上你了。”

“别瞎说，罗达。”

“不信我们走着瞧。”

罗达暗自思忖道：

“他当然会爱上她的，她是那么可爱。可惜有点太内向……不，她不会跟着他四处跋涉，到处去旅行的，看见蛇她一定会惊叫。真奇怪，男人往往会为性格迥异的女孩所青睐。”

她大声对安妮说：

“亲爱的，我们可以乘那辆车到帕丁顿车站，正好能赶上四点十八分的火车。”

第十九章 商 议

波洛房间里的电话响了，他拿起话筒，听出是奥康纳警佐彬彬有礼的声音。

“波洛先生，你好。巴特尔警监让我代他问候你。他还问你有没有时间在十一点半时到苏格兰场来一趟？”

波洛欣然应允了邀请后，奥康纳警佐挂上了电话。

波洛准时十一点半到苏格兰场，刚下出租车，迎面碰上了奥利弗夫人。

“哎呀，波洛先生，碰见你真是太好了！你能帮我个忙吗？”

“Enchanté[①]，夫人。只是不知道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① 法语：非常高兴。——译注。

"你能替我付车费吗?我拿错了钱包,里面装的是外币。可是这个司机不肯收法郎、里拉,也不收马克。"

波洛殷勤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些零钱替奥利弗夫人付了账。二人一起走进办公大楼。

他们被引进巴特尔警监的办公室,巴特尔警监坐在写字台后面,样子比平常还呆板。

"活脱脱一尊现代派雕像。"奥利弗夫人低声对波洛说。

巴特尔警监起身迎上前来,和二人一一握过手后,他请他们在椅子上坐下来,说:

"我认为该碰碰头才是了。你们一定想知道我的进展情况,我也想了解你们干得怎么样了。先坐一会儿,雷斯上校一来就开始。"

他的话音刚落门就开了,雷斯上校走了进来。

"巴特尔先生,真抱歉我来迟了,明天要动身出远门,有许多事要料理一下。"他转过脸来对另外两个人打招呼:"你好,奥利弗夫人。你好,波洛先生。"

"你要出远门,上哪儿去?"奥利弗夫人问。

"巴基斯坦附近,一次小规模的狩猎。"

"听说那儿最近不太安宁,你可得小心点啰。"波洛笑着开玩笑说。

上校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会小心的。"说完他调皮地眨了几下眼睛。

"雷斯上校,你那儿有些什么消息吗?"巴特尔警监问道。

"我给你带来了一些有关德斯帕德少校个人经历的材

料。喏——”他说着递给巴特尔警监一叠文件。“上面有许多的日期和地点，大都是无关紧要的。从这上面看来，德斯帕德少校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骁勇、果断、严守军规。他到过非洲的很多地方，在当地人中有口皆碑。他们给他取了许多外号，我记得其中的一个是“寡言的清官”。印度人他称为 Pukka Sahib。[1] 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头脑冷静的人，有远见，靠得住，枪法也很好。”

巴特尔警监不为颂词所动，他问：

“有没有牵涉进什么暴死事件的记录？”

“我特别留意过这方面的事。他曾经冒死从狮口救出一个同伴。”

巴特尔警监叹了口气说：

“我感兴趣的不是救人的事。”

“巴特尔警监，你这家伙真固执。”雷斯上校无可奈何地说，“看来只有一件事会让你动心，德斯帕德少校曾经和著名的勒克斯莫尔教授夫妇同行在南美旅行，途中教授突然发高烧死了，就葬在亚马逊河附近。”

“发高烧死了，呃？”

“是的，是死于高烧，不过有一点值得一提：一个为他抬棺材的当地人突然因偷窃被解雇。他说教授不是发烧死的，而是中弹身亡。可能他这是信口胡言，当时并没有人把这话当真。”

“也许现在就不一样了。”巴特尔警监说。

---

1 印度英语：意为地道的绅士。——译注。

雷斯上校耸耸肩。

“我给你找来了你要的材料，怎样处置它们是你的事。不过我敢肯定他不会干这种暗中捅人一刀的卑鄙事情。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你是说他不会犯谋杀案？”巴特尔警监问。

雷斯上校打个顿说：

“是的，他不会犯我说的那种谋杀案。”

“但是要是理由充分，不见得绝对不杀人。你是这个意思吧？”

“他若曾对某人开过枪，那一定是有充分的理由。”

“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按自己的标准去审判另外的人。”

“偶尔也会有这种事。是吗？”

“我认为不该有这种事。你说呢，波洛先生？”巴特尔警监转过脸来问波洛。

“我也是这样看的，我一向不赞成杀人。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多么离奇古怪的观点啊！”奥利弗夫人说，“听起来就像是讨论猎狐或打白鹭鸟来做女帽似的。波洛先生，你不认为有些人就该杀吗？”

“嗯……这话有道理。”

“那还说什么呢？”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奥利弗夫人。在一桩谋杀案中，更引得起我的注意的不是受害人本人，而是其受害方式。我认为这往往能反映凶手的性格特征。”

“战争中的厮杀呢？”

"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打仗时杀死对方并不是个人在行使判决的权力，战争的危险就在于此。一旦某个人自以为他知道谁该不该活下去，他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杀手，一个目空一切的狂暴之徒。他毁灭生命不是为了世俗的利益，而是基于某种想法。他僭越了上帝的职能。"

雷斯上校站起身来说：

"对不起，诸位，我不能再陪你们了，明天出门还有许多事得准备。噢，巴特尔先生，我衷心希望这个案子快点了结，但是要是你对我说永无结果我也不会吃惊。真的，就算你猜得出凶手是谁，也未必能给他定罪。我给你找来了你要的东西，但我绝不认为他是罪犯，我也不相信他以前杀过人。谢塔纳可能道听途说过勒克斯莫尔教授的事，最多也就是这样了。我不相信德斯帕德会干出这种蠢事，我自以为我的看法是的正确的，我对人性还是有几分了解。"

"你见过勒克莫尔夫人吗？她长得什么样？"巴特尔警监问。

"她就住在伦敦，你能自己去判断。文件中就有她的地址，在南肯辛顿。我再说一遍，我敢肯定德斯帕德少校不是杀死谢塔纳的凶手。"

雷斯上校走出房间，步子敏捷得像一流的猎人。

巴特尔警监心事重重地点点头说：

"雷斯上校的话也有道理，他和很多人打过交道，在这方面很有见识。不过我们仍然要探究每一个细节。"

他翻阅着上校送来的文件，不时用铅笔在放在旁边的

拍纸簿上作些笔记。

“巴特尔先生，”奥利弗夫人忍不住问道，“你不是要告诉我们你都有些什么收获吗？”

巴特尔警监抬起头一看了奥利弗夫人一眼，嘴角朝上一咧，刻板的面孔上出现一丝笑意。

“一切都还没有头绪，希望你能理解。”

“你不用绕弯子。”奥利弗夫人说，“我压根就没指望你对我们讲你不想讲的事。”

巴特尔警监摇摇头说：

“不，我要告诉你们我的全部打算——我认为这是破获此案的最佳方法。”

奥利弗夫人把椅子挪近了一些，急不可待地说：

“那就快请说吧。”

巴特尔警监清了下嗓子，慢条斯理地说：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迄今为止到底谁是凶手仍然不知道。谢塔纳的书信文件中找不到一点线索或暗示，四个有嫌疑的人都有专人盯梢，只是还没什么结果，可以说一点儿也没有，这也是预料中的事。看来还真像波洛先生说的那样，惟一的希望就是调查过去的事了。谢塔纳曾对波洛吹过牛，这点很重要。查查这些人的过去，也许能顺藤摸瓜地找出凶手。”

“太妙了，”奥利弗夫人说，“你找到什么没有？”

“我打探到了其中一个的某些情况。”

“谁？”

“罗伯茨医生。”

"哦!"奥利弗夫人情绪激增，急切地等着对罗伯茨医生的结论。

巴特尔警监仍然慢条斯理地说：

"波洛先生知道，我从各方面调查过他，证实了他的近亲中没有猝死记录。于是转而探究他生活中的细微末节，这方面也是收获甚少，但是有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说起来也许有点牵强。

"传闻几年前罗伯茨医生曾和一位姓克拉多克的女病人关系暧昧，也许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交往，说不定完全没有这回事，但是这是一个有点神经质的病人，她经常控制不住情绪在大庭广众面前嚷嚷。做丈夫的闻到风声，要不就是她向他坦白了自己的不忠，总之一场轩然大波平地而起。罗伯茨医生的处境不妙得很，愤怒的克拉多克先生威胁说要向医学委员会告状。要是他真的像他说的去做的话，医生的前程可就毁了。"

奥利弗夫人屏住气问：

"后来呢?"

"罗伯茨医生倒是当时就设法使他安静了下来，还让他决定不告状了。果真后来风平浪静，不久以后克拉多克先生就患炭疽病死了。"

"炭疽病?那是一种牛瘟。"奥利弗夫人说。

"完全正确。你们可能还记得，几年前市面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廉价剃须刀，其中一些就沾染过这种病毒。克拉多克先生就是使用了这种剃须刀后染病身亡的。"

巴特尔警监说着，朝奥利弗夫人咧嘴一笑。

“这可不是南美印第安人那种难找端倪的毒药啊。”他说。

奥利弗夫人没有在乎他的揶揄，问道：

“罗伯茨医生给他看的病？”

“不是的，他可是谨慎得很呢。何况克拉多克先生也未必信得过他。有一点值得注意，罗伯茨医生的另外一个病人当时也染上了这个病。”

“你怀疑罗伯茨做了手脚？”

“没有证据，妄说而已。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他没娶克拉多克夫人？”

“噢，天哪！怎么可能呢？我估计这个‘桃色事件’多半是女方的一厢情愿。听说她有意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但是不久之后她又突然决定出国到埃及过冬。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在埃及她生病死了，是一种地方性流行病，名字很长，你不会感兴趣的。这种病在英国鲜见，在那儿的当地人中却很普遍。”

“那么她的死就与医生无关了。”奥利弗夫人说。

“我不敢肯定。”巴特尔警监慢吞吞地说，“我曾经和一位从事细菌学研究的朋友谈起过这方面的事。你知道，要想从这些学究口中得到干脆的答案有多困难，他们总是说：‘在某种情况下也有这种可能。’‘这取决于接种者的病理情况和个人体质。’‘以前倒也听说过这类例子，’全是些模棱两可的话。但是在绕了许多弯子后，我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病在体内有一个潜伏期。于是我就想，会不会是她出国前就被人为地染上这种病毒？”

波洛一直在听巴特尔警监和奥利弗夫人说话，插嘴问道：

“这位夫人去埃及前打过伤寒预防针没有？大多数去那儿的人都要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波洛先生？她确实是打过伤寒预防针。”

“罗伯茨医生给她打的。”

“你又说对了。遗憾的是我们已不可能作进一步的调查。克拉多克夫人照常规打了两针，至于是不是都是伤寒疫苗，这个我们不知道，永远都不会知道了。我现在只不过是在作假设，假设一种可能性。”

波洛想了一下，点点头同意巴特尔警监的说法。

“这倒也应验了谢塔纳的话，他说他欣赏得逞的凶手，说其本领就在于让别人找不到证据。”

奥利弗夫人问：“那谢塔纳又怎么会知道呢？”

波洛耸耸肩说：

“这恐怕也和克拉多克夫妇的怪病一样是个永远的秘密了。我只知道他也去过埃及，他就是在那儿认识洛里默夫人的。也许他偶然听到某个给克拉多克夫人治病的医生提到过她的奇怪的病情和有悖常情的发病过程，又在别的场合风闻罗伯茨医生和她的闲言碎语，他把这些支离破碎的片断组合在一起，加进自己的想象。也许他有意对罗伯茨点上几句含义深邃的话，捕捉到了对方惊骇的眼神。当然，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猜测，根据谢塔纳的性格作的猜测。他开始分析，但是他分析得对不对呢？”

巴特尔警监说：

“我想他猜对了。我们这位快乐的医生难保永不泄密，同类相像，我就接触过几个这种性格的人。很可能就是他让克拉多克先生染上病毒的。同样，如果克拉多克夫人开始让人讨厌，可能还会引起事端，那他也一定不会对她留情的。但是谢塔纳是不是他杀死的，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感到疑惑的是，既然在对付克拉多克夫妇时他两次使用药物都成功了，这次也应沿用老法子才对。他蛮可以利用某种病毒或细菌，何必要冒这么大的险去用匕首。”

奥利弗夫人突然一反自己的原先坚持的结论说：

“我从来不认为是他，从来不认为。他太明显了。”

“好了，”波洛对二人提议，“暂时先把罗伯茨放一放，谈谈其他几个人的情况怎么样？”

巴特尔警监不耐烦地一挥手说：

“更是毫无头绪。喏，洛里默夫人守寡近二十年。她大多数时间住在伦敦，偶尔也出国过冬，去里维埃拉[1]和埃及，她只到那些高雅的地方。这是个精于世故的女人，受人尊重，熟识的人对她的评价都很高。这位夫人最大的短处就是不能容忍傻瓜。我得承认，到现在我并未获悉有关她的有用的材料。但是她一定有过什么秘密，至少谢塔纳以为她有。”

他停下来，垂头丧气地叹息道：

“现在我来讲讲安妮·梅雷迪思小姐。

[1] 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假日游憩胜地。——译注。

"我已经调查清楚这位姑娘的经历。已故军官的女儿，几乎没有从父母那儿继承到任何财产。现在是自食其力。没受过什么专门训练。我查阅过她几年前在切尔滕纳姆的记录，简单之极。大家都很同情这位孤苦伶仃的姑娘。她起先在怀特岛一个姓埃尔登的人家当保姆，兼做些家务事。这家人现在在巴勒斯坦。我找过埃尔登夫人的妹妹，她说她姐姐很喜欢这位姑娘。他们家那段时间也没有人猝死。

"埃尔登一家出国后，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去了切尔滕纳姆，在那儿她的一个叫罗达·道斯的好朋友介绍她到自己的姑姑家去。梅雷迪思小姐在这位姑姑家呆了两年多，给她当侍伴，直到她病重需要护士专门护理才离开。这位姑姑现在还活着，但是已经病得有点神智不清了，我想是靠吗啡吊命吧。我找过她，她还记得起'可爱的安妮'，称赞她是个好姑娘。我又找到她当时的一位邻居，他肯定除了一两个年纪大的村民外，近几年他们那儿没有死过别的什么人，更不说发生暴死事件了。

"她去过瑞士，实际上她就是在那儿认识谢塔纳的。我去那儿调查过，一无所获。她现在住在沃林福德，那儿也没找到什么。"

波洛问道："这么说来，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应该是没有嫌疑的啰？"

巴特尔警监没有马上回答，他想了一下才说：

"我总觉得这姑娘的神色有点……有点惶惑。我看不完全是因为谢塔纳，她的戒心太强，过于怵惕了。但是她的经历又无懈可击。"

奥利弗夫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控制住因激动而发颤的声音。

“曾经有个女人中毒死亡，当时梅雷迪思小姐正好在她家。”

语出惊人，掷地有声。奥利弗夫人一点不后悔透露了这个秘密。

端坐在椅子上的巴特尔警监猛地转过身来，双眼直瞪瞪地看着她。

“真的！你怎么知道的？呃？”

“我也一直在侦察呀。”奥利弗夫人得意地说，“我决定从姑娘身上着手，我去看望她们，设法让她们相信我怀疑是罗伯茨医生。那个名叫罗达·道斯的姑娘对我坦率热忱，我猜是崇拜名人吧。可人儿梅雷迪思小姐对我表现出明显的厌恶，看得出她心怀疑忌。我邀请她们到伦敦时上我家作客，罗达·道斯一个人来了，主要是来替她朋友那天的失态道歉。但是她又辨解说是因为我的一句话勾起了梅雷迪思小姐痛苦的苦忆。她无意中告诉了我我刚才对你说的事。”

“她说了时间地点吗？”

“四年前在德文郡。”

警监不出声地嘀咕着，毫无目的地在拍纸簿上乱涂一气。他的刻板的安详被震动了。

奥利弗夫人端坐在椅子上，这真是甜蜜的一刻。

巴特尔警监迅速恢复了常态，他对奥利弗夫人说：

“夫人，我得向你致敬。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这说

明一个人多么容易让细节从手中溜掉。"

他皱起眉头想了一下说：

"那她在那儿呆的时间一定不长，我估计不会超过两个月。一定是在离开怀特岛又尚未到迪林夫人家去的这段空隙中。对，肯定是这样。埃尔登夫人的妹妹只知道她去了德文郡，但不知道具体的人家和地址。"

波洛问："这位埃尔登夫人是不是有点大大咧咧？"

巴特尔警监定眼看着他。

"波洛先生，真奇怪你会问这个问题。真的，埃尔登夫人的妹妹是个条理清楚的女人，我记得她这样评价她姐姐：'我姐姐既懒散又糊涂。'不过你是怎样知道的呢？"

奥利弗夫人抢着回答：

"因为她要别人照顾她的生活。"

波洛摇摇头说：

"不，不是因为这个。算了，小事一桩，我只是有点好奇罢了。请接着往下说，巴特尔先生。"

"我一直以为她是直接从埃尔登夫人家到迪林夫人家的。这姑娘真不简单，她惺惺作态骗过了我。"

"撒谎并不能证明一定有罪。"波洛说。

"这个我懂，我也并没有给她下结论。"巴特尔警监说，"有种人天生爱说假话，什么顺耳说什么，恐怕这姑娘就是这种人。不过隐瞒这种事得冒风险呢。"

奥利弗夫人说："她也不知道你要调查过去嘛。"

"那就更没有必要横遮竖挡了。那女人是意外死亡，她有什么好怕的呢？痛苦的回忆？哼，除非她心怀叵测。"

“对，”波洛附和道，“除非她心怀叵测。”

巴特尔警监转过脸来看着他说：

“但是，就算那位夫人死得蹊跷，也不能说明她与谢塔纳的命案就一定有关。不过别的命案也是命案，我不能让哪个凶手漏网。”

“照谢塔纳的说法你做不到。”波洛说。

“克拉多克夫妇的死因确实很难查清楚，但是这位夫人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明天就上德文郡去。”巴特尔警监说。

奥利弗夫人提醒他：

“你知道上哪儿去查吗？我没有向罗达打听细节。”

巴特尔警监笑着对她说：“你没惊动她很聪明。这事对我来说不难，当时肯定验过尸，只消查查验尸报告就行，他们明天一早就能给我抄来。”

奥利弗夫人说：“现在就剩下德斯帕德少校了。你有什么收获吗？”

巴特尔警监回答说：“喏，你们也看见了，我一直在等雷斯上校的消息。不过我让人盯着他的梢。有件事很有意思，德斯帕德少校去过沃林福德。但是你们还记得吧，他曾说他是在谢塔纳家的那天晚上才认识梅雷迪思小姐的。”

波洛咕哝道：“她可确实是个可人儿啊。”

巴特尔警监笑着说：

“但愿如此吧。呃，德斯帕德少校并没有闲着，他已经找过律师了。是不是预感到了什么？”

“防患于未然嘛。”波洛说，“他已经习惯了应付偶然。”

巴特尔警监叹息道：

“这种性格的人不太可能临时起意捅人一刀。”

“除非是走投无路了。”波洛说，“别忘了，速战速决也是他的特点之一。”

巴特尔警监隔着办公桌打量着他，问道：

“波洛先生，你的牌呢？你好像还没摊出来。”

波洛笑一笑说：

“点数太低了。别以为我瞒你，确实是收获甚少。喏，除了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外，我也分别找过其他三个人。我探出了什么？罗伯茨医生观察力很强。洛里默夫人对感兴趣的东西特别专注，因而对其它事情常常是有眼如盲。不过这位老太太喜欢养花。至于德斯帕德少校，谢塔纳房间里的东西他只注意到了那几张地毯和挂在墙上的猎物标本。他既没有留心周围其它的细微末节，也没有对什么特别感兴趣。看来他的观察力有些局限性，他只注意和自己思维倾向调和的东西。”

波洛说完，看着巴特尔警监。

“就这些？”后者满腹狐疑地问道。

“一锅小小的杂烩。”

“你还没找过梅雷迪思小姐？”

“最后一个才轮到她，不过还是请她回忆房间里的情况。”

“真是别具一格。”巴特尔警监想了一下问道，“假若他们存心迷惑你呢？”

波洛笑起来，他头一摇说：

"办不到。无论他们是想阻止我还是想帮助我，他们都会泄露心扉。"

巴特尔警监说："这话也有道理，不过这种办案的方式不适合我。"

波洛仍然笑容可掬地说：

"和你们比起来，我真的是成效甚微，我的牌点数最低。"

巴特尔警监对他眨眨眼睛。

"说到点数，波洛先生，王牌二的数字最小，但是它可以吃另外三张牌。好了，现在我想请你做一件具体的事。"

"什么事？"

"替我探望一下勒克斯莫尔教授的寡妻。"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呢？"波洛问。

"我要去德文郡。"

"是吗？"波洛又问。

"噢，你真不好骗。好吧，实话告诉你，我觉得你比我更能套出她的话来。"

"你认为我爱设圈套诓人？"

巴特尔警监一咧嘴角说："你愿意也可以这么说。我听贾普警督说你擅长巧言伪语让人上钩。"

"像已故的谢塔纳先生一样？"

"你以为他能套出她的话？"

波洛慢慢地说："我想他已经套出来了。"

"你这样说有根据？"

"德斯帕德少校曾偶然说过一句话。"

“他也被你抓到了蛛丝马迹？这可不像他的风格啊。”

“噢，亲爱的朋友，除非永缄其口，不然谁也难保不露馅，所谓言为心声嘛。”

“假舌骗人呢？”奥利弗夫人问。

“也一样，夫人。因为一个人的谎言恰恰能证明他想掩饰的隐衷。”

“这听上去真让人不舒服。”奥利弗夫人边说边站起身来，她同他们两个人告辞，说她有事得先走了。

巴特尔警监殷勤地将她送至门口，和她握手告别。

“奥利弗夫人，你真能干，比你的瘦高个子的拉普兰侦探能干多了。”

“是芬兰侦探。”奥利弗夫人纠正他，“他是有点迟钝，不过读者很喜欢他。再见，巴特尔先生。”

波洛说：“我也得走了。”

巴特尔警监在一张纸上写了个地址，递给波洛。

“给你，这是勒克斯莫尔夫人的地址。”

波洛笑着问道：

“你想要我去调查些什么呢？”

“勒克斯莫尔教授死亡的真相。”

“Mon cher Battle[1]，有谁能掌握一切事情的真相吗？”

巴特尔警监决断地说：“我要去德文郡查明那位夫人的死因。”

“我可不敢肯定。”波洛嘀咕道。

---

[1] 法语：亲爱的巴特尔警监。——译注。

第二十章 波洛拜访勒克斯莫尔夫人

在勒克斯莫尔夫人南肯辛顿的住宅门前，开门的女佣不屑地看着波洛，大有将其拒之门外的意思。

波洛微笑着，彬彬有礼地递过一张名片说：

“请通报你的女主人，就说赫尔克里·波洛前来拜访，我想她会接待我的。”

这是他装帧最华丽的一种名片，名片的一角赫然印有“私人侦探”等字样。这是为和女性打交道而刻意印上的，神秘的字眼会引起女人的遐想，能刺激她们的好奇心。不管是不是局内人，她们都不会放过机会，至少是想看看他要干什么。

女佣转身进去了，让波洛一个人不尴不尬等候在门口，他厌恶地打量着久未擦拭的门环，心想：“该镀镀铜，打扫打扫了。”

女佣回来，兴奋得气喘吁吁的，果然女主人十分愿意接待大名鼎鼎的私人侦探。她叫波洛随她进去。

他被带进一楼的一个房间。里面光线很差，空气中混杂着腐烂的植物和未清倒的烟灰的气味。椅子上放有许多丝织坐垫，全是舶来品，看上去也需要清洗了。四壁呈翠绿色，天花板是假铜做的。

一位高大端庄的美妇人站在壁炉边，看见波洛进屋，她迎上前来。

"你就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非常欢迎你的光临。"

波洛朝她深深地一鞠躬，样子又夸张又古怪，一反他平常的举止，不但像外国人，而且像华而不实的外国人。让人禁不住想起已经命归黄泉的谢塔纳先生。

"你有事找我？"勒克斯莫尔夫人问。

波洛又鞠了一次躬，说：

"我们能不能坐下来谈谈？这事需要点时间。"

她有点不耐烦地朝一张沙发挥了挥手，示意他坐下，自己也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来。

"这样行了吧，嗯？"

"很好。夫人，我来是向你打听点事，私人的事。你懂我的意思吗？"

波洛越是慢条斯理，勒克斯莫尔夫人越是急不可待。她问道：

"什么事？你有什么私事要问我？"

"有关勒克斯莫尔教授的死因的事。"波洛轻描淡写地说

她愣了一下，呼吸突然急促起来。她骇然看着波洛，问道：

"干吗你要问这个问题？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波洛没有马上回答，他细细地打量着她，半晌才说：

"我的一个朋友正在写一本书，是你丈夫的传记。他希望能确定一切情况，这也是其中之一……"

她唐突地打断了他的话说：

"我丈夫死于热病，在南美的亚马逊河。这是众所周知的。"

波洛往后一仰，靠在沙发背上，他看着她，缓慢地，非常缓慢地摇了摇头，表情又压抑又乏味。

"噢，夫人……"

"这是事实，我可以作证，我当时在场。"

"啊，当然，你当然在场，他也是这么给我说的。"

"谁？"她的嗓门提得老高地嚷道。

"谢塔纳先生。"波洛轻轻地说出这个名字，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她往后一缩身子，像是被鞭子打了一下似的。

"谢塔纳？"她不出声地嘘了一口气。

"一个了不起的人。"波洛说，"见多识广，学识甚丰，这种人心中藏有许多秘密。"

勒克斯莫尔夫人用舌头舐了一下干燥的嘴唇，低声说："我就猜他什么都知道。"

波洛朝前一倾身子，轻轻拍拍她的膝盖说：

"比方说他就知道勒克斯莫尔教授并非死于高烧。"

说完他又仰靠在沙发背上，他要看看他的话有什么效果。

果然她猛地抬起头来，两眼大瞪着他，双眸中透露出惊慌和绝望。

"波洛先生，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她的声音听起来空空洞洞的。

"夫人，"波洛轻轻一笑说，"我看还是直说吧，你丈夫不是热病死的，他是中弹身亡。"

"啊！"勒克斯莫尔夫人大叫一声。她双手掩面，禁不住身子晃来晃去的，样子痛苦极了。但是波洛模模糊糊地觉得她好像有几分是在享受着自己的情绪。

波洛平静地说："因此，你还不如和盘托出好些。"

她移开双手露出面孔说：

"这完全不是你想的那回事。"

波洛又朝前倾过身子，拍拍她的膝盖说：

"你误会了，你完全误会我的意思了。"他顿了一顿又说："我知道不是你开的枪，是德斯帕斯少校。你只是这事的起因。"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也许是吧。噢，我真是命途多舛啊。"勒克斯莫尔夫人悲咽道。

"是的。"波洛同情地说，"我常常看到这种情况，有些女人无论走到那里，总有悲剧尾随着她们。这不是她们的错，有些事不是她们能左右的。"

勒克斯莫尔夫人深深叹了一口气。

“你理解我，我知道你能理解我。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必然的结果。”

“你们和德斯帕德少校结伴旅行，是吧？”

“是这样的，当时我丈夫正在写一本有关稀有物种的书，他要到南美去考察。有人把德斯帕德少校介绍给我们，说他熟悉那儿的情况，可以为我们安排必要的旅程。我丈夫很喜欢他，我们就一起出发了……”

她停了下来，陷入深深的沉思。波洛没有打断她，过了两分钟，他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噢，想象得到，蜿蜒的河流，迷人的夜色，昆虫的嗡嗡声，这幅美丽的画卷中是魁梧的军人和妙龄的女子……”

勒克斯莫尔夫人叹息道：“我丈夫比我大得多。我结婚的时候还像个孩子，根本就不懂婚姻意味着什么。”

波洛同情地点点头。

“这个我理解，这种事常有发生。”

勒克斯莫尔夫人继续说：“德斯帕德少校和我都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他从来没说过什么，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但是女人能感觉得到。”波洛说。

“是的，但是我从未向他暗示过这一点。从头至尾我们都以‘勒克斯莫尔夫人’和‘德斯帕德先生’相称。我们就这样自欺欺人地相处下去。”

她沉默下来，沉浸在对那份高尚情怀的追忆之中。

波洛小声说：“对，人必须生活得光明磊落。你们的一位诗人就曾这样写道：‘我若非珍惜公正，就不能如此爱

你。’”

“不，他说的是荣誉。”勒克斯莫尔夫人纠正道。

“对，对，我若非更珍惜荣誉，就不能如此爱你。”

“就像是为我们写的一样。”勒克斯莫尔夫人低声说，“我们都决心紧锁心扉，不去碰撞那个致命的字眼，无论这样做代价有多大，直到……”

“直到什么？”波洛催促地道。

“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勒克斯莫尔夫人说着，忍不住打了个寒噤。

“哦？”

“我想他们一定发生过争执，我是指德斯帕德少校和我丈夫。我从我的账篷出来……我从账篷出来……”她又打了一个寒噤。

“你走出账篷怎么了？”

勒克斯莫尔夫人看着前方，双眸又大又深，往事一一展现在眼前。

“我走出账篷，”她说，“他们正在……噢，我记不清所有的细节了，我只记得我一下子拦在他们中间。

“‘不，这不是真的！’我高声嚷道。

“我丈夫根本不听。他威胁约翰[1]，约翰是被迫开枪的，他是自卫。啊！”她大叫一声，双手掩面。“他死了，一下子就死了，子弹穿过了他的心脏。”

“这太可怕了，夫人。”

1. 德斯帕德少校的名字。——译注。

“我永远忘不了。约翰很高尚，他要去自首。我当然不能让他这么做。我们争论了一夜，我不断地对他说：‘为了我，你千万别这样。’最后他也明白了，他不能让我蒙受耻辱。噢，想起都可怕，公众的舆论，报上的花边新闻，两男一女在南美的原始丛林中争风吃醋，大动干戈，这会让人永无立足之地。

“我苦口婆心地劝他，最后他让步了。既然别人不了解真相，我们就决定说他是发高烧死的。我们把他安葬在亚马逊河旁边。”

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身子还在发抖。

“后来我们都回来了，永远不再见面。”

“这样折磨自己有必要吗，夫人？”

“呃，他死了也像活着时一样横在我们之间，也许影响更大。我们互相道别，永远永远地道别。偶尔在社交场合相遇也是彬彬有礼地客套几句，旁观者绝不会想到我们曾有过一段经历。但是从对方的眼睛中我们知道，我们将永远忘不了。”

她静静地坐着，不再说话，波洛的目光停留在窗帘上，房间里一阵寂静。

勒克斯莫尔夫人轻轻打开化妆盒，往鼻子上扑了些粉，据说这样能使魔咒解除。

“这真是一出悲剧。”波洛终于说话了，口气也平静多了。

“我想你能理解，真相绝不能泄露出去。”

“这真是件棘手的事。”

"怎么会呢？你的那位朋友，就是那个作家，他不会愿意伤害一个无辜的女人吧？"

"也不会害一个无辜的男人上绞架？"

"你是这样看的？我太感到欣慰了。他确实是无辜的。情杀和别的犯罪不一样，何况他根本就是自卫，他是被迫开枪的。波洛先生，你务必要明白，世人得仍然认为我丈夫是热病死的。"

波洛低声说："作家的心肠有时会很硬。"

"你的朋友恨女人？他想让我们受罪？你阻止不了他？噢，我绝不能让他这么做。我会把事情揽过来，我会说是我开的枪……"

她站起身来，头朝上一仰。

波洛也站起来了，他拉着她的手说："夫人不必非得壮烈牺牲，我尽力保密就是了。"

端庄的面孔上悄然浮现一丝甜蜜的微笑，勒克斯莫尔夫人优雅地举起手来，波洛不管愿不愿意，都只得热情地吻了一下。

"波洛先生，一个不幸的女人向你致敬。"

这是一位受到迫害的女王对爱臣的临终遗言。显然这是今天的退场话了。波洛赶紧告辞。

一到街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

第二十一章 德斯帕德少校的自述

“Quelle femme[1],”波洛嘀咕道，“Ce pauvre Despard! Ce qu'il a dû souffrir! Quel voyage épouvantable[2]!”他突然笑起来了。

他正走在布朗普顿大街上，突然停了下来，从衣袋里拿出挂表，算了一下时间。

“还来得及，再说让他等等也无妨。唔，我那位英国警察局的朋友爱哼哼什么来着？多久了？快四十年了，叫？‘送块糖给小鸟吃。’”

波洛哼着一支早就不再唱了的曲子，走进一家豪华的女子专卖店，来到袜子柜前。

---

1. 法语：这个女人。——译注。
2. 法语：可怜的德斯帕德，忍受这种痛苦，可怕的旅程。——译注。

他看准了一个样子和善，不那么骄傲的年轻女店员，上前说明了自己的要求。

“长统丝袜？有的，我们有很多品种，保证是纯丝的。”

女店员给他拿来几双英国丝袜。

波洛摇摇手表示不要这种，又给她解释了一遍。

“先生是要法国丝袜了？噢，很贵的哩，要算进关税的。”

女店员说着，从货柜里拿出一摞新盒子。

“太漂亮了。”波洛赞叹道，“不过小姐，还有更好些的吗？”

“有呵，我们这儿货色齐全，还有特别高档的，只是价钱很贵，三十五先令一双，又不结实，像蜘蛛网一样。”

“C'est ça，C'estça[1]。”

女店员又进去了，这回去了很久。

她终于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透明的封套。

“这种是三十七先令六便士一双，货真价实的上乘品牌。你看，真是漂亮极了。”

她小心地从封套中取出薄如蝉翼的丝袜。

“Enfin[2]，就是这种。”

“很漂亮，是吧？先生，你要几双？”

“我要，嗯，让我想想看。我要十九双。”

年轻姑娘差点在柜台后晕过去了。幸亏她已经习惯顾客的奚落。她仍然板直地站着，小声说：

---

① 法语：就是这种。——译注。

② 法语：终于找到了。——译注。

“两打可以打折，先生。”

“不，我就要十九双，多要几种颜色。”

女店员顺从地按波洛的意思选好十九双袜子，包好，填上售货单。

波洛走出商店后，旁边的一位女店员说：“不知道谁是那位幸运的女孩。我敢说这一定是个风流老头，看样子她把他骗得团团转了。这可是贵重东西呢。”

波洛不知道身后有人这样低估他的人格，他正疾步朝家走去。

半小时后，波洛的门铃大响，他把门打开，德斯帕德少校气冲冲地走进屋来。

“你到勒克斯莫尔夫人那儿去了？去干什么？”他直截了当地问道，看上去已是怒不可遏。

波洛微笑着看着他，慢吞吞地说：

“我想搞清楚勒克斯莫尔教授的真正死因。”

“真正死因？你相信那个女人的话？”德斯帕德少校怒气冲冲地反问道。

“嗯，我也有点怀疑。”波洛承认。

“那就好。你知道吗？那女人神神经经的。”

波洛反驳道：

“不，她并不神经，只是有点罗曼蒂克罢了。”

“罗曼蒂克该被亵渎了。一个地道的做戏者。有时候我觉得她自己都会相信自己编出来的故事。”

“这倒是很可能。”

"一个令人胆寒的女人、那次旅程中我可是受足了罪。"

"这我也相信。"

德斯帕德少校一下子在椅子上坐下来,他看着波洛说:

"听着,波洛先生,我现在就对你说出真相。"

"你以为的真相?"

"我的话句句是真的。"

波洛没有答话,德斯帕德少校有点泄气了。

"我也知道现在说出来并不能讨得什么功劳,我说出实情是因为只得如此。信不信是你的事。再说我也没证据证明我的话是真的。"

他沉默了一两分钟后开始说:

"我为勒克斯莫尔夫妇安排行程。勒克斯莫尔教授是个孩子气的老头,对苔藓和各种植物都很着迷。勒克斯莫尔夫人……呃,你肯定已经观察过她是哪种人了。噢,整个旅程就像一场噩梦。我对那女人一点也不感兴趣,实际上我很讨厌她。她热情得过分,经常让我很尴尬。头两个星期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后来我们都发烧了,勒克斯莫尔教授病得比我们都重。那天晚上,从现在起你得仔细听着。那天晚上我坐在帐篷外面,突然发现他远远地朝河边的灌木丛走去,他烧得迷迷糊糊的,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知道了。只见他摇摇晃晃地走着,眼看就要掉进河里去了,他会被淹死的,那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想跑过去把他拉回来,但是肯定来不及。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阻止他,我的来福枪总是随身带着,我拿起枪来,对准教授的腿部,我自信枪法很准。谁知就在子弹出膛的那一刹那,那个白痴女人不知

从哪儿钻出来，扑在我身上，她嚷道：‘别开枪！’。她抓住我的手臂，子弹打歪了，正好打中教授的后背，他当即就咽气了。

“我无法向你描述那可怕的一刻，那个该死的女人还不明白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她也不知道她对丈夫的死负有责任，反而认定我是因为爱她而有意杀死教授，真拿她无法。我们吵得很凶，她坚持要对外面说他是发烧死的，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特别是看到她并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可笑的是她一点不怀疑我对她已是坠人爱河不能自拔。要是她这么嚷嚷出去才不得了呢。最后我屈服了，我同意照她说的那样，对外宣布教授是发高烧死的。我承认，这样做部分是想图个清静，何况对于死者来说，发烧死和意外死结果并无多大差别。

“尽管这个女人让人讨厌，我还是不忍心拖着她面对种种不愉快的场面，第二天我宣布教授是发烧死亡，我们为他举行了葬礼。当然，抬棺材的人都知道真相，但是他们对我很忠实，必要时他们会发誓证实我的话。

“这事结束后，我们回到英国，我颇费一番周折，总算是避开了她。”

他停了下来，平静地说：

“波洛先生，这就是我的那段经历。”

波洛问：

“那天晚上谢塔纳暗示的就是这事？要不就是你是这么以为的？”

“他一定是听那女人胡诌来的。要让她开口太容易了，

又恰好碰上谢塔纳这种卑鄙小人，这种逸闻最对他的胃口啦。”

“对你来说危险可就太大了。”

“我不怕他。”德斯帕德少校说。

波洛没有答话，德斯帕德少校又说：

“在这一点上你也应该相信我。确实，我真像是有动机想让他死掉。好啦，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是你的事。”

波洛朝他伸出手说：

“我相信，德斯帕德少校，我相信南美亚马逊河边发生的事跟你说的完全相符。”

德斯帕德少校的面孔明朗起来，他简洁地说了声：

“谢谢。”

他热情地握住波洛伸过来的手。

第二十二章 德文郡的查访

巴特尔警监在康比克雷警察局里，脸色红润的哈珀警官正在和他说话。哈珀警官说话慢吞吞的，德文郡口音听起来很悦耳。

“先生，事情就是这样，丝毫不爽，法医和其他人都同意。”

“那两个瓶子的事呢？我想再搞清楚些。”

“好吧。两个瓶子外表一模一样，一个装的是无花果糖浆，另一个装的是本森夫人涂帽子的颜料。糖浆瓶一般放在浴室的药架上，本森夫人经常都要服用。

“是这样的，原来装颜料的瓶子破了，本森夫人叫把剩下的颜料腾进一个空的无花果瓶子里。‘倒进那个空瓶子里。’她这么说。这个没问题，她的侍伴梅雷迪思小姐当时就在旁边，佣人们也都作证听见了的。颜料装好后就和其

它杂物一起放在浴室的顶架上。”

“没有重新贴个标签?”

“没有。确实是太大意了。法医对此也有过结论。”

“好吧，请继续往下说。”

“那天晚上，本森夫人到浴室去，和平常一样倒出一杯糖浆，一口气喝下去。佣人发现她倒在地上才知道喝错了。他们马上就去找医生，不巧医生正好出诊去了。过了一会儿才找到他。他们尽力抢救，但是她还是死了。”

“她自己也相信是意外?”

“是的，别的人也这么认为。不知怎么的瓶子给弄混了。有人说是女佣掸灰尘的时候放错了，但是她发誓说这绝不可能。”

巴特尔警监没有再问下去。他思忖道，太容易了，上下两个瓶子调换一下位置就行，而且这种错误很难查得清楚。可能是戴着手套干的，因此最后的指纹也就是本森夫人的了。简单之至，聪明之至。算得上是完美的罪行。”

可是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对她下毒?

巴特尔警监问:“本森夫人死后，梅雷迪思小姐没分到遗产?”

“没有，她才去了六个星期。本森夫人脾气很怪，年轻姑娘们一般都干不了多久。”

巴特尔警监仍然想不通，如果只是因为雇主不好相处，那么梅雷迪思小姐可以像以前的侍伴一样一走了之，她无须采取极端手段。不，这样说不通。

“谁从本森夫人的死中受了益?”

"我不太清楚，先生。我想应该是她的侄儿侄女们吧。不过这笔钱不会很多的，分下来就更少了。我听说她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养老金。"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本森夫人是意外猝死，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又竭力回避那段经历。巴特尔警监仍然放不下心来。

他又查访了一些人，首先是当时实施抢救的医生。医生说话干脆利落。他坚持没有理由说这不是个意外事故。那位小姐？他记不起名字了，当时被吓得手脚无措，悲伤又无奈，样子怪可怜的。

教区牧师也证实本森夫人的最后一位侍伴是个稳重虔诚的姑娘。每次本森夫人上教堂她都紧随其旁。据他说本森夫人并不难处，只是对年轻人有点严厉，她本人就是个严谨的基督徒。

其他人差不多都想不起这姑娘了。她总共在那儿只待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性格又内向，实际上并没有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大家只记得她是个"可人儿"。

提起本森夫人，认识她的人都有些不以为然。这是个身材高大魁梧，自以为是的女人，成天把下人支使得团团转，不停地换侍伴，一个让人讨厌的女主人。

巴特尔警监离开德文郡回伦敦，他觉得本森夫人的死与梅雷迪思小姐有关系，只是其中的原因还不甚明了。

第二十三章　两双丝袜

巴特尔警监乘火车从德文郡朝东横穿整个英格兰直抵伦敦时，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和罗达·道斯小姐正坐在波洛的起居室里。

安妮·梅雷迪思小姐一早就收到波洛邮寄来的邀请信，她不想赴约，但是在罗达的劝说下她还是来了。

“安妮，你真懦弱，太懦弱了。学鸵鸟把头藏在沙里有什么用？你得面对现实。你也是嫌疑人之一，当然，可能是最不像的一个。”

“是吗？这恐怕更糟糕。往往看上去最不像的人恰恰就是凶犯哩。”

罗达没有听出她话中的幽默，继续说：

“不要这么自以为是地翘着鼻子，好像命案太难闻，巴不得躲开才是。”

安妮固执地说："我是不愿过多地缠进去。警方的问题我有责任回答。但是这个人，这个赫尔克里·波洛，他算什么？他只是个局外人。"

"你这样推推诿诿的他会怎么想?他不知道你是想置身事外，他会认为你是作贼心虚。"

安妮冷淡地说："我当然不是作贼心虚。"

"亲爱的，这我知道。但是他这个多疑的外国佬并不知道呀。我认为我们应该高高兴兴上他那儿去，不然他会上这儿来，试图套出佣人的口风不是更烦人?"

"我们没有佣人让他好套。"

"阿斯特韦尔太太呢？她和谁都能喋喋不休地说上半天。别再固执了，安妮，还是去吧，我担保一定很有趣的。"

"我看不出他为什么一定要见我。"安妮还在犹豫。

罗达不耐烦地说："不就是想占警方的上风嘛。他们常常是这样的，我指的是这些私人侦探。他们瞧不起苏格兰场的人，认为他们全是笨蛋。"

"你认为这个波洛很精明?"

"看上去倒不像个福尔摩斯。但是我想他年轻的时候一定很精明。他现在至少有六十岁了吧。噢，安妮，还是去吧，去看看这个孩子气的老头儿，他也许还会告诉我们一些另外几个人的事哩。"

"好吧，那就去一趟吧。"安妮拗不过罗达，终于答应去了。她又加上一句："你就喜欢凑这种热闹。"

"也许是旁观者心静吧。"罗达笑着说，"唉，安妮，你真傻，为什么不在关键时刻抬头看一眼呢？不然你下半辈

子就可以靠敲诈过得像公爵夫人一样了。”

就这样，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两位姑娘已经坐在波洛整洁的起居室里，用老式玻璃杯饮用黑草莓汁了。看来这种饮料并不合她们的口胃，不过出于礼貌她们没有拒绝。

波洛高兴地说：

“梅雷迪思小姐，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我想我会愿意尽力帮助你的。”梅雷迪思小姐含含糊糊地轻声说道。

“我请你来是因为记忆方面的一些小事。”

“记忆方面的事？”

“是这样的，我已问过其他几个人，没有哪个能给我满意的答复。”

安妮没有说话，她疑惑地看着波洛。

“梅雷迪思小姐，你能回忆得起谢塔纳家客厅是什么样子吗？”

姑娘的面孔霍地阴沉下来，满脸倦怠的样子，莫非她永远摆脱不了那个噩梦？

波洛和颜悦色地说：

“C'est pénible, n'est ce pas[1]？你这么年轻，头一次碰到这种事，可能你从未见过暴死的场面吧？”

罗达的双脚在地上不安地磨蹭了一下。

安妮抬头看了他一眼。“哦？”

---

[1] 法语：这是令人难受的，不是吗？——译注。

波洛赶紧收回话题，他说：

“对不起，有点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你能告诉我还记得些什么吗？”

安妮仍然是疑惑地看着他。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说。

“桌子椅子，墙纸的颜色，窗帘的花样，装饰品以及拨火工具……等等，等等，这些你都看见过的，能描述一下吗？”

安妮愁眉锁眼地想了一下说：

“我懂你的意思了。试试看吧，我不敢保证说得对。比方说我就记不起壁纸的花色了。我想墙壁是刷颜料的吧。地上铺着地毯，房间里还放着一架钢琴。”她摇了一下头说：“我恐怕说不出更多的来了。”

“再试试看，一定有过某种东西引起过你的注意，只是你没努力回忆罢了。比方说，某个装饰物或者某个小玩艺。”

安妮又想了一下，慢慢地说：

“有张桌子上放着一个珠宝盒，就在房间另一头的窗子边。”

“对，是有这么一张桌子，和放小匕首的那张隔得很远。”

“我不知道哪张桌子放着匕首。”安妮看着他说。

“Pas, si bête[1]，”波洛暗自思忖道，“你也太小看赫尔克里·波洛了。要是你再了解我一点就会知道我从来不会

[1] 法语：才没那么傻呢。——译注。

布这么明显的陷阱的。"

他大声说："你说你看见一个珠宝盒？"

"是的，"梅雷迪思小姐的情绪高起来。"里面还装着一些钻石，红的蓝的都有，很漂亮。有几颗的形状像甲壳虫，我不喜欢这种样子。盒子里面还有一些法郎。对了，还有一两颗戒指，做工很精致。"

波洛说："谢塔纳是个伟大的收藏家。"

"我也这么认为。"安妮同意他的看法。"房间里的东西又多又杂，根本记不住。"

"没什么特别引起你注意的？"

安妮一笑说："我只注意到一瓶菊花，早该换水了。"

"看来他的佣人不太注意这方面的事。"波洛说。他不再提问了，默默地坐在沙发上。

"波洛先生，"安妮惴惴不安地说，"真抱歉，恐怕我没有留意……没有留意你希望我留意的东西。"

波洛笑眯眯地安慰她：

"没关系，mon enfant.[1] 这确实是有点勉为其难。"顿了一顿他又问道："噢，你最近有没有见过德斯帕德少校？"

姑娘的脸上泛出浅浅的红晕。她羞怯地说："他说他还会来看我们的。"

罗达冲口而出道："他没有杀死谢塔纳！真的，安妮和我都相信这一点。"

波洛调皮地对她们眨了眨眼睛。

---

1. 法语：我的孩子。——译注。

"太幸运了！得到两位漂亮姑娘的庇护。"

"呸！"罗达忿忿地想，"瞧这老头儿的法国味，他这是存心让人难堪。"

她站起身，假装端详墙上的几张蚀刻版画。

"这些画真漂亮。"她悻悻然说。

"是还不错。"波洛回答。

他看着安妮，似乎有点难于启齿。

"梅雷迪思小姐，"他犹犹豫豫地说，"我想请你帮个忙，噢，与命案无关，是我个人的一点小事。"

安妮有点吃惊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有什么企图。波洛尴尬极了，他赶紧解释道：

"是这样的，圣诞节快到了，我得送点礼物给侄儿侄女们。要给小姐买时兴的东西可真是件难事。我们的欣赏水平已经过时了。"

"哦？那我又能为你做点什么呢？"安妮友好地问。

"我买了几双长统袜，不知时下小姐们喜不喜欢收到这种礼物？"

"喜欢。怎么会不喜欢呢？这是很不错的礼物了。"

"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你看，我买了一些不同颜色的长丝袜，十五六双吧，我想借你的眼光挑出六双小姐们喜欢的颜色。"

安妮笑着说："这没问题。"

波洛把她领到侧厅的一张桌子跟前，桌子上乱七八糟放着许多东西，毛皮镶边的手套，一盒盒的棒棒糖，几本台历，还有一大堆颜色不一的优质长丝袜。堆得没桌子没

眼的。

“我准备提前把礼物寄出去。”波洛说，“都在这儿了，帮我挑出六双来，行吗？”

他转身对跟进来的罗达说：

“她一个人就行了。道斯小姐，我带你去看样东西，我想梅雷迪思小姐不会感兴趣的。”

“什么东西？”罗达好奇地问。

“一把刀子，”波洛压低嗓门神秘地说，“曾经有十二人用它在一个坏男人身上刺了十二刀。国际铁路包房车公司把它送给我作纪念，是我帮他们破的案。”

“噢，太吓人了。”安妮叫起来。

“真的吗？给我看看。”罗达兴奋地说。

波洛带着她朝另一个房间走去，他边走边对她说：“他们把它送给我是因为……”

几分钟后他们回来了。

安妮迎上去说：

“波洛先生，我已经选好了。”她把选出来的袜子递给波洛，解释道：

“我认为这几双最合适。这两种颜色都有暮色的朦胧感，浅色的这种和白天的阳光很协调。深色的这种在夕阳下会让秀腿更增魅力。”

“Mille remercîment，mademoiselle[1]。”

---

[1] 法语：谢谢，小姐。——译注。

他请她们再喝点黑草莓汁，姑娘们婉言谢绝了。又客套了一阵，他把她送至门口，边走边谈，气氛很融恰。

波洛回到房间，整理乱糟糟的桌子，选剩下的那些袜子仍然堆放在桌子上。波洛加上那六双，数了一下。

他一共买了十九双，现在是十七双。还有两双不翼而飞。

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第二十四章　三个人解除嫌疑

巴特尔警监一到伦敦就直奔波洛的住处，此时两位小姐已经离开一个多小时了。

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在德文郡调查的结果，说：

“我们的方向是对的。现在可以肯定谢塔纳暗示的‘日常生活中的意外’指的是什么了。不过我还没有搞清楚她的动机，她为什么要杀死那个女人呢？”

“我想我能帮你解答这个问题。”

“是吗，波洛先生？那真太好了。”

“喏，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我请梅雷迪思小姐和她的朋友来过。当然，我照例先问她对那个房间的印象。”

巴特尔警监好奇地说：“你真固执啊。”

“这很管用，从中我得到了许多启发。”波洛停了一下

接着又说："梅雷迪思小姐戒忌有余，可以说是步步为营了。于是赫尔克里·波洛顺势而行，他使出他的一个绝招。喏，当那位小姐提到一个珠宝盒时，我问她是不是放在房间另一头的那张桌子上，和放着匕首的那张桌子隔得很远。这是一个拙劣的陷阱，姑娘当然不会上当。她巧妙地跳开了。哼，原来这老头的目的是想绕着圈子套口风！姑娘对自己大为满意，她认为识破并击败了赫尔克里·波洛。她不再怕我了，轻轻松松评价起盒子里的珠宝来。看来她对它们还真作过一番研究。房间里其它东西她都没什么印象，只注意到一瓶菊花该换水了。"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巴特尔警监问。

"可是意义重大哩。假设我们不了解这位姑娘，她的话就会对我们产生一种诱导作用。她只注意到了这瓶菊花——那她一定很喜欢花啰？其实不然，房间里还有一钵早开的郁金香，它是那么醒目，爱花的人一下子就会被它吸引，但是我们这位姑娘对它却只字未提，显然对它不感兴趣。不，她不爱花。她只是习惯了关心对花的护理。由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位姑娘是领佣金的侍伴，曾经负责过给花儿换水。其实房间里真正吸引她的是那盒珠宝。这至少算得上有些暗示作用吧？"

"嗯，我有点明白你的意图了。"

"正如那天一样，我现在仍然要对你开诚布公，摊出底牌。那天在你讲她的身世时，奥利弗夫人提供了一个让人吃惊的事实，这给了我一个重大启发，就算是本森夫人是死于蓄意谋杀并且与这姑娘有关，也一定不会是谋财害命，

因为这以后她还在干活谋生。那么又是为什么呢？我估量着，梅雷迪思小姐衣着很讲究，但就我们所知，她的生活并不富裕。贫穷，爱虚荣，生性又这么怯懦，这种人一般不会杀人，但却可能会当小偷。记得我当时就问你埃尔登夫人的生性怎样，你说她生性疏忽又懒散。于是我就假设这位姑娘人格有缺陷——有些姑娘就喜欢顺手牵羊拿商店里的东西，诸如胸针、项链、一两枚银币什么的，都会引起她们的兴趣。埃尔登夫人漫不经心的，她绝对不会对别人产生怀疑，还以为是自己粗心大意把东西弄丢了。

"但是新雇主就不一样了。本森夫人的心很细，她发现了并指责这位姑娘。这会不会就是你要找的动机呢？正如我那天晚上说的，胆怯的人也会因恐惧而杀人。她担心雇主会公开她的丑行，惟一能保住自己名誉的办法就是让她永远缄口。于是她把两个瓶子对掉一下位置。说实话，干得巧妙极了，连精明的本森夫人也被她骗了，至死都以为是自己的错。确实，谁会怀疑吓慌了的小姑娘呢？"

巴特尔警监说："有这种可能，尽管还只是一种推论，但也不失有这种可能。"

"而且可能性极大。"波洛说，"在她识破假陷阱之后，我布下了一个真正的陷阱。要是我的判断无误的话，梅雷迪思小姐应该是抗拒不了昂贵的长统丝袜的诱惑的。我请她帮我挑选几双丝袜，假装不知道总数是多少，然后离开房间，让她一个人留在那儿，结果十九双变成十七双，有两双进了她的手提包。"

"唷，"巴特尔警监吹了一声口哨，"这可是有点冒险

哩。”

“Pas du tout[1]. 我在找什么？杀人犯。这与一两双丝袜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是在抓窃贼。还有一点就是：小偷和窃贼总是相信自己能得手。”

巴特尔警监点点头说：

“这倒真是这么回事。其实他们太笨了，久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好了，现在已经清楚，梅雷迪思小姐为掩盖自己的丑行遂起歹念杀人。这是第二起我们已无法证明的谋杀案。罗伯茨逃过了，她也逃过了。现在是谢塔纳的命案。这会不会是她干的呢？”

他想了想，摇摇头说：“这说不通。她不是爱冒险的人。调换一下瓶子有可能，因为她知道没人会盯住她不放，毕竟谁都可能做这事，当然不一定成功，本森夫人很可能还没有喝就发现了，也可能喝了却又被抢救过来。我把这类谋杀称为希望型，成败都有可能，只不过她确实是成功了。但是谢塔纳的命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是经过考虑的，没有退路的，孤注一掷的谋杀。”

波洛点点头说：

“我同意你的说法，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谋杀。”

巴特尔警监揉了一下鼻子说：

“如此一来，这姑娘似乎可以被排除在凶嫌之外了。罗伯茨亦是这样。剔除两个人之后我们的名单上就只剩下另外两个。德斯帕德的事进展如何？勒克斯莫尔夫人那儿有

[1] 法语：一点也不。——译注。

什么收获?”

波洛对他讲了前一天下午的奇遇。

巴特尔警监咧咧嘴说:

“我见过这种女人,你根本分不清她们的回忆中有多少杜撰的成分。”

波洛又对他描述德斯帕德少校到他这儿来时气呼呼的样子以及他说的事。

“你相信他?”

“是的,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巴特尔警监叹了口气说:

“其实我也相信,他不是那种为夺人妻而拔刀相向的人。何况还可以打官司离婚嘛。他不是专业人员,这种事不会毁掉前途的。不,我敢说他与勒克斯莫尔教授的死无牵扯,谢塔纳在这事上触礁了,所谓第三桩谋杀案纯粹是杜撰出来的。”他停下看着波洛,想了一下说:

“那就只剩……”

“洛里默夫人。”波洛接过话头。

电话铃响了,波洛起身去接电话,说了几句什么之后停了下来,大概是对方在说什么,他又说一句之后放下话筒,回到座位上,表情冷峻。

“洛里默夫人打来的,她要我上她那儿去,现在就去。”

二人对望了一眼,巴特尔警监慢慢地摇摇头说:

“是我弄错了?你猜到她会打电话来?”

“我觉得奇怪,”波洛说,“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你最好还是去一趟,说不定还真能查出真相来。”

第二十五章　洛里默夫人的自供

天气阴沉沉的，洛里默夫人的客厅里光线很暗，让人觉得压抑，她本人脸色灰白，看上去比波洛上次来访时衰老多了。

不过她仍然尽力保持着平时那种自信的微笑，走上前来迎接客人。

“波洛先生，感谢你立刻就赶来了。我知道你是个忙人。”

“我随时听候你的吩咐，夫人。”波洛微微一鞠躬说。

洛里默夫人摁了一下壁炉边的电铃。

“我让他们端点茶来。不知道你感觉如何，我认为不作点铺垫就直截了当地谈机密有点不合适。”

“你有机密事对我说?”

这时她的女仆进来了，洛里默夫人对她吩咐了几句，等

她出去以后才看着波洛，干巴巴地说：

“你还记得上次来的时候曾经说过，如果我请你你会再来。我想你一定料到了我今天请你来的理由吧？”

女仆端着茶进来了，洛里默夫人不再往下说，她把话题转到了时下的一些轶事上去。

波洛乘机问道：

“听说那天你和梅雷迪思小姐一起喝午茶？”

“是的，你最近见到她了。”

“嗯，今天下午。”

“她还在伦敦？要不就是你到沃灵福德去了？”

“她和她的朋友为表示友好到伦敦来看我。”

“她的朋友？唔，我没见到过。”

波洛嘴角一咧，笑着说：

“这桩命案倒着实培养出一些 rapprochement[①]，喏，你和梅雷迪思小姐一起喝过午茶，德斯帕德少校更是和她已经快成熟人了，恐怕只有罗伯茨医生和其他人没有来往。”

“那天我在牌桌上遇到过他，”洛里默夫人说，“还是那么高高兴兴的。”

“还是那么喜欢打牌？”

“看来是吧。叫牌仍然高得离谱，不过常常又都侥幸得手。”

沉默了一下，她问：

“你最近见到过巴特尔警监吗？”

---

① 法语：交情；友情。——译注。

"他也是今天下午到我那儿去的，你打电话时他就在我旁边。"

洛里默夫人抬起一只手，挡住壁炉里的热气。

"他进行得怎么样了？"她问道。

波洛有点沉重地说："进展不大。实际上他的速度太慢了。不过到底还是有了一些眉目。"

"我有点怀疑。"洛里默夫人双唇轻轻一撇，不屑地说：

"巴特尔警监对我可留神了。估计他一直追查我到当姑娘那阵子。他找过我的朋友们，又在我以前和现在的仆人中打探，真不知他到底想问些什么。我敢肯定他是一无所获。其实他还不如就听我说的，那才是真的哩。我和谢塔纳不熟，我们是在卢克索认识的，点头之交而已。他不能不顾这个事实。"

"也许是你误会他了。"波洛说。

"那么你呢？波洛先生，你没调查过？"

"调查谁？你吗？"

"恕我直言。"

波洛轻轻摇了下头说：

"不，我没有调查你，我认为那样做毫无意义。"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坦白说吧，夫人。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四个人中数你最精明，最冷静，最具逻辑性。要是打赌谁最能有条不紊地按计划杀人，我一定将赌注下在你身上。"

洛里默夫人眉毛往上一扬，干巴巴地说：

"对你的恭维我该感到不胜荣幸！"

波洛没有在乎她的揶揄，继续往下说：

“成功的谋杀通常得预先设计好每一个细节，一切可能的意外都要考虑进去，特别是时间要准确，地点要合适。罗伯茨医生可能会因太自信、太粗率而栽跟头。德斯帕德少校则会因过于深谋远虑而坐失良机。梅雷迪思小姐根本就不敢，她太胆小，会被吓昏头的。但是夫人，这些弱点你都没有，你头脑清醒又很冷静。我敢说一旦决定下来什么，你就不会再犹豫，你不是那种会昏头的女人。”

洛里默夫人沉默不语，嘴边挂着一丝古怪的微笑。片刻之后她说：

“你是这样来看我的，波洛先生？我是一个理想谋杀犯？”

“至少你不会讨厌这个说法吧？”

“我觉得很有趣，原来你认为只有我才干得了这事。”

“不，在这一点上我还有所保留。”波洛慢条斯理地回答。

“是吗？我真愿意听听你的高见。”

“也许你注意到了，我刚才说，要想谋杀成功，通常得设计好每一个细节。请注意‘通常’二字，也就是说还有别的可能性。洛里默夫人，你可曾突然对一个人说：‘朝那棵树扔一块石头，看你能不能打中。’那个人不加思索地捡起一块石头就朝树扔去，很有可能他就打中了。但是当他再扔第二次时就不那容易了，因为他开始思考，‘这样行吗？别再加重使力——稍微向左一点——不，向右。’头一次是

下意识的动作，手臂在接到大脑的指令后马上启动。Eh bien[1]，夫人，有一种犯罪就是这样，突发的情况，瞬间的决定。"

他摇摇头继续往下说：

"这就有悖你的性格了。你若要杀谢塔纳，一定不会唐突行事。"

"我明白了。"洛里默夫人轻轻挥动手臂，挥开炉火熏在脸上的热气。

"凶手是看见匕首后才萌生杀人念头的，这不是预谋杀人，所以不会是我干的。是这样吗，波洛先生？"

波洛欠欠身子说："是这样的，夫人。"

"可是，"洛里默夫人朝前探了一下身子，挥动着的手臂突然停了下来。"波洛先生，确实是我杀死了谢塔纳。"

---

[1] 法语：怎么，好吧。——译注。

第二十六章 真 相

房间里静悄悄的，时间仿佛停止了。洛里默夫人和波洛谁也不看谁，在暮色中越来越暗的光线里，壁炉里的火光看上去一闪一烁的，显得特别耀眼。

良久，波洛的身子动了一下，他轻轻叹了口气。

“原来是这样，我一直以为……夫人，你为什么要杀他?”

“这还用问吗?我想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掌握了你的隐私?那是多年前发生的事。”

“是的。”

“牵扯到另外一个人的死亡?”

洛里默夫人低下头。

波洛温和地说:“你为什么要主动对我说?是什么使得你今天把我叫来?”

"你曾经说过我迟早会这么做的。"

"是的，我曾经希望……不，我那时就知道，打探你的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自己愿意。确实，你不想说的事谁也别想从你口中掏出来，你是不会漏底的。不过我仍抱一线希望，也许你自己会愿意说。"

洛里默夫人点点头。

"你真聪明，事先就预料到了。你看出我活得很累，很孤单。"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原来是这样。"波洛好奇地打量着她，轻声说，"是的，我能理解，你很可能……"

"孤独，非常地孤独。别人是理解不了这个词的含义的，除非他也像我这样背着深深的内疚活着。"

"夫人，要是我向你表示同情，你不会怪我无礼吧？"

"哪里会呢？谢谢你，波洛先生。"

他们又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波洛用轻松点的口气问：

"我明白了，夫人。你认为谢塔纳在餐桌上的暗示是冲着你来的，是吗？"

她点点头说：

"是的，我马上就反应过来他是要说给在座的某一个人听，而那个人就是我。他说'女人的武器是毒药。'这话是冲着我来的，他早就知道了。其实以前我就怀疑过。他还故意把话题扯到一桩著名的审判上，当时我感觉到他直盯着我，怪模怪样的。是的，我敢肯定当时就是这样。"

"而且你也知道接下来他想干什么？"

洛里默夫人平静地说：

“巴特尔警监和你都同时在场绝非巧合。我想他要炫示他的聪明，他要向你们两人指出他发现了一桩石沉大海的谋杀案。”

“夫人，那你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

“很难说，吃饭前我就注意到那把匕首了。回到客厅后我就把它拿起来藏在袖子里面，我敢说谁都没有看见。”

“这得动作快才行，而且还要义无反顾。”

“我已经下了决心，只需要做到底就行了。当然免不了会有风险，但我认为值得一试。”

“你的冷静和判断力使你成功了。是的，我看是这样。”

“我们开始玩牌。”洛里默夫人继续往下说，冷冷静静的，一点也不激动。

“机会来了，我当明家。我无事一样地走到壁炉边，谢塔纳正在昏昏沉沉地打盹儿，我朝他俯下身……”

她的声音一下子好像有些颤抖，但是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和冷漠。

“我假装和他说话，这样能为以后逃脱干系找到一个口实。我说我喜欢炉火，停了一下，假装他回答以后又说：‘我有同感，我也不喜欢暖气。’”

“他没叫喊？”

“没有，最多是憋着气哼了一声，远远地听起来就像是在说话。”

“后来呢？”

“后来我回到桌子上，他们正在打最后一盘。”

“你坐下来继续打牌？”

“对。”

“依然兴致勃勃，甚至两天后还能对我讲述每一轮叫的和打的牌？”

“对。”

“Epatant[1]！”波洛说。

他仰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地点着头，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不再点头了，而是开始摇头。

“夫人，还有一点我不明白。”

“嗯？”

“似乎我是漏掉了什么。喏，你向来凡事三思而行，那天突然一时冲动而采取极端行动，当然你这样做也有理由，现在还不到两个星期，又突然决定自己把真相抖出来。恕我直言，夫人，我觉得这太蹊跷了一点。”

一丝古怪的笑容浮现在洛里默夫人的双唇之间。

“你这话有道理，波洛先生。不过有件事你不知道。梅雷迪思小姐告诉过你我和她是在哪儿见面的没有？”

“好像她说过是在奥利弗夫人家附近。”

“是在奥利弗夫人家附近，不过确切地说应该是在哈利大街。”

“哦。”波洛仔细地看了她一眼，慢慢地说，“我有点明白了。”

“我想你会明白。我到哈利大街去找一位专家给我看

[1] 法语：了不起。——译注。

病，他证实了我一直半信半疑的事。”

突然间她粲然一笑，一扫刚才沉重和苦涩的样子，一下子变得很轻松。

“波洛先生，我打不了多久牌啦。呃，医生没有多费口舌，他婉言暗示，说要是我非常注意的话，兴许还能再活上几年。但是我可不愿步步留神，我不是那种人。”

“是的，是的，我开始明白了。”波洛说。

“这样一来意义就不同了。一个月，两个月？——不会再长了。我从那位专家那儿出来后就遇见了梅雷迪思小姐，我请她和我一道喝午茶。”

她停了一下又继续说道：

“毕竟我还不是坏透了的女人。喝茶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的行为不仅夺走了谢塔纳的性命，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另外三个人的生活。这些未曾伤害过我的人却在因为我而受到怀疑，搞不好还真会有谁被冤枉套进去。谢塔纳的事已是无可挽回，但这一点我至少能阻止。我倒不特别为罗伯茨医生和德斯帕德少校担心，虽然他们的人生之路肯定比我的要长得多，但是他们是男人，再怎么也能照顾好自己。而当我面对面地看着梅雷迪思小姐时……”

她顿了一下又说：

“安妮·梅雷迪思小姐还只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这事儿会毁了她的……

“我不敢再往下想……

“于是，坦白自首的念头自然就产生了，你那天的暗示兑现了，我再也缄默不下去，就打电话给你……”

几分钟过去，他们谁也不说话。

波洛朝前倾着身子，透过渐渐加深的暮色，他细细地打量着洛里默夫人。她也静静地凝视着他，一点儿也不紧张。

终于，波洛打破了沉默。

“洛里默夫人，你相信，不，你能肯定是对我说实话吧？杀死谢塔纳真的不是预谋？你事先真的没有策划过？你去赴宴时真的没有打算要干什么？”

洛里默夫人还是凝视着他，一会儿之后她果断地摇摇头说：

“没有。”

“事先没有策划过？”

“当然没有。”

“那……那么……呃，我敢断言，你是在撒谎。”

“波洛先生，你真是有点忘形了。”洛里默夫人冷冰冰地甩出一句话来。

矮个子私人侦探一下子跳了起来，他在房间里来回踱着，嘴里不停地嘀咕着。

突然，他停下来对洛里默夫人说：“请允许我……”不等同意他就走到开关那儿，扭开了电灯。

然后又回来坐在椅子上，双手置于膝盖头，眼睛直视着女主人。

“问题是赫尔克里·波洛会弄错吗？”他说。

“没有人永远不出错。”

“我就从未出过错，这一点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但是

这一次好像还真是错了，很可能是错了。这让我心烦意乱。洛里默夫人，你总该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吧？这是你的案子，而我却比你更清楚你是怎样杀人的。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不仅令人不可思议，而且很荒唐。”洛里默夫人更加冷冰冰地说。

“那么一定是我疯了。Sacré nom d'un petit bonhomme[1]。不——我没有疯，我是正确的。一定不会有错。对，洛里默夫人，我愿意相信是你杀死了谢塔纳，但是你不能用你说的那种方式杀人，一个人不能做违反他性格的事。”

他一口气说完后停了下来，洛里默夫人气呼呼地吸了一口气，她咬咬嘴唇，正准备开口就被波洛打断了。

“要就是预谋杀人，要就是根本不是你干的。”

洛里默夫人尖刻地说：

“波洛先生，我看你真的是疯了。既然我都承认了杀过人，又何必在方式上要编织谎言呢？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波洛又站起身来，他在房间里绕了一圈，回到座位上时已经冷静下来。他又变得温文尔雅了。

“你没有杀谢塔纳。”他平和地说，“我搞清楚了，我把一切都搞清楚了。哈利大街，可怜的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孤单单站在街对面——我仿佛看见多年前的另一个小姑娘，她是那么的孤独，孤独无助。是的，我一切都明白了。只是有一点不明白，你为什么肯定就是梅雷迪思小姐干的

1：法语：哎呀呀，真是见鬼了。——译注。

呢?”

“波洛先生，确实是……”

“别再争辩了，完全没有用。夫人，告诉你，我全明白了。我甚至体会得到你那天站在哈利大街时的心情。你不会对罗伯茨医生或德斯帕德少校出此豪举，并非全是因为他们是男人，不，不是的。你怜悯梅雷迪思小姐，是因为她做了当年你也做过的事。她唤起了你对多年前的那场噩梦的回忆。我猜你至今还不知道她的动机，但是你敢肯定她就是凶手，当时巴特尔警监问及你的看法时，你其实就已经肯定了。对，就是这样，我完全弄明白了，再争辩下去毫无意义，没有用的，不是吗?”

他停下来，等待对方的反应。洛里默夫人沉默着，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夫人，你很明智，这样很好。”波洛说，“你替那姑娘顶罪让她脱身，这确实是令人敬佩的高贵品质。”

“你错了，波洛先生。”洛里默夫人干巴巴地说，“我的品质一点也不高贵，我甚至算不上一个心地纯洁的女人。你知道吗? 多年前我杀死了丈夫……”

房间里一片沉寂。

片刻之后，波洛说道：

“我明白了，这就是所谓的公平原则。惟一的原则。夫人，你很有逻辑头脑，也很勇敢，你为当年的事引咎自罚。确实，谋杀就是谋杀，对象是谁意义都一样。不过我还想再问一下，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你怎么知道就是梅雷迪思小姐杀死了谢塔纳?”

洛里默夫人深深地吸了口气，在波洛的追问下，她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被攻破了。她像小孩一样简单地回答道：

“因为我看见啦。”

第二十七章 目击者

“哈哈哈……”

波洛忍不住大笑起来，他头向后仰，高声大式的笑回荡在整个房间。

“对不起，夫人。”他揉揉眼睛，止住笑声，对洛里默夫人说，“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喏，我们争论，我们推断，我们到处调查，我们探究心理学。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自始至终有一位目击者！好吧，夫人，请给我讲讲吧。”

“当时已经很晚了，那一盘梅雷迪思小姐是明家，她绕过去看搭档的牌。又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那盘牌没什么意思，结果都看出来了。我懒得费心去算牌。最后三轮的时候，我无意中抬起头来朝壁炉的那边看了一眼，我看见梅雷迪思小姐正俯身对着谢塔纳。我看她的时候，她正准备直起身来，手还放在谢塔纳的胸口上。她飞快地朝我们

这边瞥了一眼，我看见她满脸的惊慌和恐惧。当时我有点奇怪，但是没有去细想，我只是不明白这姑娘到底在干什么。后来我明白了。”

波洛点点头说：

“她至今不知道你看见了。她不知道你知情？”

“可怜的孩子，”洛里默夫人说，“那么年轻，那么忧惧，在世上还有好长的路要走。我替她保密你觉得奇怪吗？”

“不，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特别是自知我自己也……”她耸耸肩没有说出下半句，接着又说，“我哪有资格指控别人呢？一切只能由警方去办。”

“我完全理解你，不过恐怕你走得太远了些。”

洛里默夫人冷冰冰地说，“我向来不喜欢悲天悯人，但是人老了心还是会变软。但是这并不是说会常为怜悯心所驱策。”

“噢，夫人，怜悯心可不是个靠得住的向导。不错，年轻的姑娘看上去那么胆怯和脆弱，那么孤独无助，实在是由不得让人不怜悯。但是要我告诉你吗，夫人？这位可怜的姑娘杀死谢塔纳是因为他掌握了她的秘密，他知道她为了隐匿偷窃行为而杀死了女主人。”

“哦！”洛里默夫人显得有些震惊，“是吗，波洛先生？”

“我毫不怀疑。人人都以为她既温顺又可爱，其实那不过是假象罢了。这个姑娘危险得很哩。一旦她的安全和舒适受到威胁，她就会不顾一切地发起进攻，比谁都诡诈。夫人，有一点我得提醒你，她不会就此画句号的。她将会越

来越自信……”

“噢，这太令人毛骨悚然了！”洛里默夫人猝然打断波洛的话，尖声叫道。

波洛站起身来。

“想想我的话吧，夫人。好了，我该告辞了。”

洛里默夫人看上去有点不那么自信了。不过她还是尽量保持风度。

“必要的话，波洛先生，我完全可以否认今天的谈话。记住，你没有证人。不错，我是给你讲了我看见的事，但是这儿只有你我二人。”

波洛一本正经地说：“请放心，夫人。未经同意我是不会说出一个字的，再说我也有自己的办法。现在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他接过她的手，轻轻吻了一下。

“请允许我告诉你，夫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我要向你致以最高的敬意。是的，百里挑一。你甚至没有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忍不住要做的事。”

“嗯？……”

“你没有对我解释为什么要杀死丈夫，也没有为自己争辩那是完全正当的。”

洛里默夫人定定神，冷冰冰地说：

“波洛先生，我的理由完全是我自己的事。”

“Magnifique[1]！”波洛说着，再次将她的手举到唇边吻

[1] 法语：了不起！——译注。

了一下。

他告辞走出了洛里默夫人家。

外面很冷。波洛站在人行道上，来回打量着，希望能拦住一辆出租车，但是他一辆也看不见。

他开始朝国王大街方向走去，边走边想，不时点点头又摇摇头。

他偶然回头，有个人正准备上洛里默夫人家的台阶，从身材上看好像是梅雷迪思小姐。他犹豫了一下，不知该不该回转身去，最后还是决定继续走自己的路。

波洛回到家的时候，巴特尔警监已经走了，没有留下纸条什么的。

他给他拨了个电话，那边的第一句话说是问：

"有收获吧?"

"Je crois bien，Mon ami[1]。我们得紧盯着梅雷迪思小姐，而且要快。"

"我一直在盯着她的。不过为什么要快呢?"

"她很可能会惹出大麻烦。"

巴特尔警监沉默了一两分钟，说：

"我懂你的意思了，只是眼下没人……噢，决不能有侥幸心理。事实上我已经写信给她了，是正式的。我通知她明天我要上她那儿去。我想让她惊慌一下也好。"

---

1 法语：我认为有，朋友。——译注。

"也许吧。我和你一起去怎么样?"

"那当然好啰。和你同行我深感荣幸。"

波洛挂上话筒,一脸沉思。

他心绪不宁,在壁炉边坐了好久。他对自己有点不满意,最后他决定将那模模糊糊的疑惑暂时搁在一边,先睡一觉再说。

"明天还有时间。"他自言自语地说。

但是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第二十八章　洛里默夫人自杀身亡

次日早晨，波洛正在用早餐，电话铃响了，是巴特尔警监打来的。

"波洛先生吗？"声音听起来很急促。

"是的，Qu'est ce qu'il y a[1]？"波洛问。

其实从对方的口气中他已经听出出事了。昨天晚上那模糊的不安一下子回到心头。

"快一点，"他急切地说，"快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洛里默夫人。"

"洛里默夫人怎么了？"

"昨天你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还是她对你说了些什么？你什么也没对我讲过，你让我以为该留神的只有梅雷

[1] 法语：发生什么事了？——译注

迪思小姐。”

波洛问道：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洛里默夫人自杀了。”

“自杀了？”

“是的，她自杀了。好像最近以来她一直有点抑郁，有点反常。医生给她开了一些安眠药，昨天晚上她过量服用了。”

波洛深深地吸了口气。

“不会是意外吧？”他问。

“绝不可能。她早就准备好的。她还给他们三个人写了信。”

“哪三个人？”

“另外三个人呀——罗伯茨医生，德斯帕德少校和梅雷迪思小姐。直截了当，干脆利落，一点不旁敲侧击。她在信中请他们务必理解她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认为这是解决一大堆麻烦的最佳捷径。她承认是她杀死了谢塔纳。她为连累他们三个人表示歉意，向他们道歉。整封信从头至尾平平静静的，像是普通的商业信函。这个冷静的女人，连诀别信都有条不紊。”

波洛没有说话，心想：

“那么这就是她的遗书了。她决定庇护梅雷迪思小姐。而在短暂的、无痛楚的自杀和漫长的、令人难受的审判中，她选择了前者。她的最后举动完全是利他主义的——她拯救了一位她暗暗同情的姑娘，执意履行自己单方面和她的

契约。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临死还不忘对大家宣布她的自杀，以脱另外三个的干系。伟大的女人！”波洛对她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这确实像是她的决定。她坚持按自己的决定做了。”

他曾试图说服她，但是她显然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真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

巴特尔警监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你昨天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一定是你让她害怕了，不然怎么会有现在这种结果？但按你的意思，在你去过洛里默夫人家后，怀疑的焦点都集中在梅雷迪思小姐身上了。”

波洛仍然没有答话，洛里默夫人生前不能强迫他顺从她的意志，死后反而能做到了。

他终于慢慢地说道：

“我判断失误了……”

他不习惯这样说话，他讨厌这几个字。

“你弄错了？”巴特尔说，“都一样，她一定以为你是对着她来的。让她就这么从手指缝中逃脱，真是太便宜她了。”

“你没有证据指控她。”波洛说。

“是的，恐怕是这样，也许这样最好。你……呃……你没料到会发生这事吧？”

波洛愤慨地否认了他的说法，接着又说：

“给我讲讲详情吧。”

“罗伯茨医生今天早上八点不到的时候拆开信。他一分钟也没耽误，立刻驱车前去。他是让女佣和我们联系的。他

到洛里默夫人家时发现她还没起床，就直接冲到卧室里去，但是已经晚了。他试图给她做人工呼吸，但是没有奏效。一会儿以后我们的分局法医也赶到了，他肯定了他的抢救方法。”

“洛里默夫人服的是哪一种安眠药？”

“我想是佛罗那，反正是巴比妥系列的安眠药。她的床头还放着一瓶。”

“另外两个人呢？他们没和你联系？”

“德斯帕德少校不在伦敦，他肯定不会收到今天早上的邮件。”

“梅雷迪思小姐呢？”

“我刚给她打了电话。”

“Eh bien[1]？”

“她在我打电话之前几分钟才收到信，那边的邮件要晚一些。”

“她的反应如何？”

“态度很正常，说了一些表示震惊和悲伤之类的话，掩饰着强烈的舒心感。”

波洛没有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又问：

“巴特尔警监，你现在在哪儿？”

“洛里默夫人家。”

“等着，我马上过来。”

---

[1] 法语：是这样吗？——译注。

波洛到达切恩路洛里默夫人的住所时，罗伯茨医生正准备离开。他发现医生平日里的那种花哨气收敛了许多。实际上他看上去脸色苍白，身子还有点颤抖。他对波洛说：

“这真让人感到不愉快，波洛先生。当然，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不能不承认是松了口气。不过说实话，这真有点儿让人吃惊。我从未想过洛里默夫人会是凶手。真的，这太让人感到意外了。”

波洛说：“我也很吃惊。”

“那么安详，那么有教养，又那么有克制力，我无法把她和这种暴戾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她的动机是什么呢？噢，这个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我承认我有点好奇。”

“这一定让你除去了心头负担？”

“不承认未免太虚伪了。沾染上杀人的嫌疑总不是件愉快的事。波洛先生，我敢打赌，对这个可怜的妇人来说，这算得上是最好的结局了。”

“她肯定也是这么考虑的。”波洛说。

罗伯茨点点头说：

“良心发现了。”

他边说边走出洛里默夫人家。

波洛在他身后摇了摇头。罗伯茨医生错了，洛里默夫人不是因为内疚而自杀的。

上楼梯的时候，他停下来安慰了几句歉献不已的老使女。

“太可怕了，先生。真是太可怕了！我们是这样地喜欢她。昨天你们还安安静静地一块儿喝茶，今天她就走了。真

的，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早晨，有生之年绝对忘不了。”老使女边啜泣边说，“我听见那位先生摁门铃，就赶紧去开门，但是他等不及已经摁了三次。开门后他对我大声吼道：‘你的女主人呢？她在哪儿？’我吓慌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你知道，平常她拉铃之前我们是从来不进去打扰她的，这是她的规定。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医生不再搭理我，他边问她的房间在哪儿边朝楼上跑去。我跟在他后面，把房间指给他看。他连门都不敲一下就冲进去了。他朝床上看一眼说：‘太迟了。’她死了。不过医生还是叫我去拿白兰地和水，他自己在那儿拼命抢救。一切都太迟了，接着警察就来了。真不……真是不体面。洛里默夫人是不会喜欢的。这些警察干吗要上这儿来？这根本不关他们的事。真的，即便是她服药过量也不关他们的事。”

波洛没有回答她的唠叨，他问道：“昨天晚上你的女主人一切如常？她有没有显得烦躁不安？”

“没有，至少我认为是没有。她很疲倦，我想她是哪儿有病了。她最近身体一直不好。”

“这个我知道。”波洛说，口气中充满了同情。

使女接着说：

“她从来不对人诉说，但是厨师和我都很担心。她的活动量比以前小多了，而且很容易累。昨天你走了以后又来了一位小姐，我想她大概是太累了点。”

波洛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楼梯，听了这话又回过头来问：

“小姐？你是说昨天晚上有位小姐来过？”

"是的，一位姓梅雷迪思的小姐。你刚走她就来了。"

"她呆的时间长吗？"

"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波洛沉默了一下，问道：

"后来呢？"

"这位小姐走了以后，女主人就上床睡觉了。她说她很累。"

波洛想了一下问道：

"你知道她昨天晚上写过信吗？"

"你是说她上床后？我想没有。"

"能肯定吗？"

"桌子上是放着几封等着寄出的信，寄出当天的信是一天中要做的最后一件事。但是我想它们是白天就放在那儿了。"

"一共有几封？"

"两三封吧，我不太清楚，我想是三封吧。"

"是你还是厨师把信寄出去的？注意到收信人的地址了吗？别介意我提这个问题，这很重要。"

"是我寄的信。我看了一眼最上面的那一封，是寄给福特纳姆—梅森商店的。另外两封给谁我不知道。"

老使女有问必答，态度很诚恳。

"你肯定不超过三封？"

"是的，先生。我敢肯定不超过三封。"

波洛神色凝重地点点头，他一边上楼一边问道：

"你知道女主人服用安眠药吧？"

"知道。是兰医生给她开的药。"

"她一般把它放在哪儿?"

"她房间的小柜子里。"

波洛没再问别的问题。他朝楼上走去，面孔板得紧紧的。

在走廊上他看见了巴特尔警监。巴特尔警监和他打招呼，忧心忡忡的，看上去很沮丧。

"看见你来我真高兴。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戴维森医生。"

分局法医走上前来和波洛握手。这是一个高个子，表情忧郁的人。他对波洛说：

"真遗憾，早一两个小时也许还有救。"

"不过，"巴特尔警监说，"说句非官方的话，我并不感到难过。她确实是个，是个贵妇人。我不知道她对谢塔纳下手的原因。她会不会是打算以自杀来为自己开脱呢?"

"不管怎么说，"波洛插嘴道，"她能不能活到受审都还是个问题。她病得很厉害。"

法医同意地点点头。

"你说得很对，她是病得很重。这下好了，对她来说，这样也许最好。"

法医说完朝楼下走去。接着巴特尔警监也准备下楼。

波洛一只手已经放在门柄上准备开门了，又低声问道：

"我能进去吗?"

巴特尔警监回过身来点点头说：

"没问题，我们检查完了。"

波洛走进房间，关上门。

他走到床边，俯视死者平静安详的面孔，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她最终还是下决心让那位姑娘脱离死亡和耻辱的威胁？再没有其它更合理的解释了？

有一些事情让人……

突然，死者手臂上一个深色的淤点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弯下身子仔细地看了看，直起身来时，熟识他的人会发现，他的双眸像夜猫子的一样炯炯发亮。

他很快离开房间走下楼去。巴特尔警监正和一个助手站在电话机旁，助手放下话筒说：

"他还没回来，先生。"

巴特尔警监对波洛说："是德斯帕德少校。我一直在找他。这儿有一封他的信。"

波洛没有答理他的话，却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罗伯茨医生来这儿时用过早餐没有？"

巴特尔警监不解地看着他说：

"没有，我记得他说他没用过早餐。"

"那他现在一定在家。我们打电话给他。"

"有事？"

波洛已经在忙着拨号了。

"罗伯茨医生吗？是的，我是赫尔克里·波洛。我想问你点事，你熟不熟悉洛里默夫人的笔迹？"

"洛里默夫人的笔迹？不，我不熟悉，我以前没见过她写的字。"

"Je vous remercie[1]."

波洛飞快地放下话筒。

巴特尔警监还在盯着他看。

"你又有什么计划了，波洛先生？"

波洛抓住他的手臂说：

"听着，老兄。昨天我刚从这儿离开梅雷迪思小姐就来了。我看见她走上台阶的。当时我没太确定。刚才使女的话证实了。她还说梅雷迪思小姐走后洛里默夫人就上床睡觉了。说她上床前没有写信。我绝对不信她在我来之前就写完了那三封信。等我告诉你我和她的谈话内容后你就会明白的。那么，她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佣人们上床以后？"巴特尔警监提出一种可能性。"写好后她自己出去寄的。"

"有这种可能，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她压根就没写过这些信。"

"嗬！"巴特尔警监忍不住吹了一声口哨。"你的意思是……"

电话铃响了，旁边的一个警官拿起话筒，听了几句话后，他转过脸来对巴特尔警监说：

"先生，奥康纳警佐从德斯帕德少校家打来电话，他说德斯帕德少校很可能是到沃灵福德去了。"

波洛死死地看了巴特尔警监一眼，说：

"得快点，老兄，我们也得去。实话对你说，我心里很

---

[1] 法语：谢谢你。——译注。

烦躁，搞不好洛里默夫人不是最后一个呢。我再说一遍，我觉得那位胆怯的姑娘让人害怕。”

第二十九章 意外？谋杀？

“安妮。”罗达轻声叫道。

“嗯？”安妮心不在焉地应付了一声。

“别这样嘛，安妮。我看你是玩字迷玩得着迷了。我要你先停下来专心听我说。”

安妮放下纸牌，挺直了身子。

“这还差不多。”罗达又有点犹豫了，“安妮，我想和你说点事……他马上就要来了。”

“巴特尔警监？”

“是的。我想你还是应该告诉他，你曾在本森夫人家呆过一段时间。”

安妮·梅雷迪思小姐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冷冰冰的。

“荒唐。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他？”

“因为、因为不告诉他会让人误会你像是要存心隐瞒什

么似的。我觉得还是说出来的好。"

"现在说已经没多大意义了。"

"真希望原先就对他说了。"

"算了，还是别再操这些心了。"

"这倒也是。"罗达有点不情愿地附和道。

"再说，"梅雷迪思小姐略显烦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把它扯出来。一点关系也没有。"

"是的，当然没有。"

"我总共在那儿只呆了两三个月。他要调查的是主要经历。这点时间算得了什么？"

"对，看来我是有点犯傻了。不过我总有点担心。我想最好你还是提一提，万一他从别的地方知道了就有点不好了，他会误会是存心隐瞒。"

"别人怎么会知道呢？除了你，谁也不知道我在本森夫人家干过活。"

"是的……没有人知道。"

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察觉到罗达语气中的那丝犹豫。她急促地问道：

"是的，除了你还有谁知道？"

罗达想了一下，有点犹豫地说："那儿的人都知道。"

"你是说这个啊。"安妮肩一耸说，"巴特尔警监不可能就碰到那儿的人。不然就太巧了。"

"巧事有时也会发生的。"

"罗达！"安妮不耐烦地说，"我恐怕你是有点过分唠叨了。真是无事生忧，大惊小怪。"

"亲爱的，对不起，我只是很担心。要是他们认为你是有意隐瞒就不太好了。"

"他们不会知道的。谁会对他们说这些？除了你，谁也不知道我在那儿呆过。"

这是她第二次这么说了。听起来口气稍稍有点不同，怪怪的，好像在思索什么。

"真的，安妮，真希望你一开始就说出来了。"罗达愁眉锁眼地说，她忧烦地看着她的朋友，后者却把脸掉到一边去，皱着眉头，仿佛是在思索某个难题。

"安妮，"罗达耐不住寂寞，扯起另一个话题："你听我说，真好玩，突然间冒出个德斯帕德少校。"

"嗯？……是的……，我也觉得好玩。"

"他可是真有点让人着迷哩。听我说，要是你对他无动于衷，千万把他让给我。"

"你这是扯到哪儿去了。罗达，别这么胡言乱语的好不好，何况他也并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那他为什么常往这儿跑？明摆着是情有所钟嘛。你这么漂亮，又这么招人怜爱，正是英雄喜欢搭救的佳人哩。"

"他对我们两个是一视同仁的。"

"那只能说是他天生待人友善。不过要是你真不接受他的殷勤，我倒十分愿意对他表示同情，我会乐意去安慰他的那颗破碎的心的。说不定还能得到他吧，谁知道呢？"罗达粗俗地说。

"亲爱的，我敢说你一定受欢迎。"安妮笑着揶揄道。

罗达叹了口气说："多么迷人的身架子啊！肌肉那么结

实，脸庞被晒得黑红黑红的。”

“噢，亲爱的，你非得这么假作多情不可吗?”

“安妮，你喜欢他吗?”

“喜欢，非常喜欢。”

“我们不是又正经又稳重吗？我想他也有一点喜欢我，只是远不如喜欢你那样。”

“是吗？我倒是觉得他真的是喜欢你哩。”安妮·梅雷迪思小姐的口气有点异样了，只是罗达没有注意到。她突然想起来问：

“噢，我们的警监什么时候来?”

“他说他十二点钟来。”安妮回答道，“现在才十点半，我们出去到河边走走怎么样?”

“德斯帕德少校不是说他十一点左右来吗?”

“不一定非得在家里坐着等他。我们可以给阿斯特韦尔太太留个口信，这样他来了就知道沿着纤道去找我们。”

罗达笑出声来说：“对，亲爱的，老母亲常说：可别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啰。好，安妮，我们走。”

她说着朝外面走去，梅雷迪思小姐跟在她后面。

大约十分钟以后，德斯帕德少校到了温登别墅，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许多。他发现两位小姐已经出门了，不免有些吃惊。

他从花园出来，穿过田野，向右拐上纤道。

阿斯特韦尔太太正在收拾桌子，她放下手中的活计，盯着急冲冲赶路的少校，自言自语地说：“一定是看上其中一

个了。我想是梅雷迪思小姐，不过也难说。表面上看来他对两个人一样友好。哦，我可不敢说她们两个都爱上他了。果真如此，她们就不会再这么亲密了。说实话，这样插在两位姑娘中间真不像个绅士。”

阿斯特韦尔太太很兴奋，她边帮她们预想出许多虚构的浪漫情节边又开始干活。这时门铃又响了。

“真讨厌，”她嘀咕道，“一定是那些邮差，他们就喜欢这么摁门铃。可能是包裹，要不就是电报。”

阿斯特韦尔太太把门打开，两个男人站在门口，一个矮个子的外国人和一个高个子的英国人。她记得她见过这个英国人。

“梅雷迪思小姐在家吗？”高个子的人问道。

阿斯特韦尔太太摇摇头说：

“不在，她刚出去。”

“真的吗？朝哪条路走的？我们没有看见她？”

阿斯特韦尔太太暗暗打量着矮个子那一脸浓密的胡须，断定这是两个外貌毫无共同之处的朋友。

“她到河边去了。”她回答道。

矮个子的男人突然插嘴问道：

“另外那位小姐呢？罗达·道斯小姐呢？”

“她们一起去的。”

高个子的男人说：“谢谢你。你能告诉我哪一条路通到河边吗？”

阿斯特韦尔太太立即说：“先左拐，沿着那条小路一直走下去。上了纤道后朝右边方向走，我听她们说要到那边

去。"她停了一下又加上一句："她们走了还不到一刻钟，你们能追得上。"

阿斯特韦尔太太好奇地看着这两个匆匆离去的男人，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后，才有点不情愿地关上大门，嘀咕道："这两个人是谁呢？我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波洛和巴特尔警监按照阿斯特韦尔太太所指的路线匆匆朝前走着。

"波洛先生，你这是怎么了？你看上去很焦急。"巴特尔警监跟在波洛身后快速走着。他有点不解地问道。

"是的，我是感到很不安。"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也说不出。"波洛摇摇头说，"只是担心会有某种可能。"

"你有心事。一大早你就急着要赶来，一分钟都不耽搁。路上又不停地催特纳警督加足马力。你到底在担心什么？那姑娘已是尽心竭力了。"

波洛没有说话，闷闷地继续朝前走。

"真的，你到底在担心些什么？"巴特尔警监追问道。

波洛反问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通常会担心些什么？"

巴特尔警监想了一下说："我明白了，你这话有道理。不知……"

"什么？"

巴特尔警监慢慢地说："不知道梅雷迪思小姐是否知道她的朋友已经对奥利弗夫人讲过那件事？"

波洛点点头同意他的这种顾虑。

"所以我们得快。"

他们急促地沿着河岸走着，河面上静悄悄的看不到一只船。刚走到河流转弯的地方，波洛猛然一下子站住，接着巴特尔也看见了。

"德斯帕德少校！"他说。

在他们前面大约两百码的地方，德斯帕德少校正沿着河岸大步朝前走着。不远处的河面上有一只平底小船，两个姑娘正坐在上面随波荡漾。罗达在划船，安妮躺在上面对着她大笑。两个人都没有朝岸边看一眼。

突然，安妮朝罗达伸过手去，罗达没站稳，一个踉跄翻掉到河里。她死命地抓着安妮的袖子，船身被拉得一摇一晃的，接着一下子整个地翻了，两个姑娘都在水里挣扎。

巴特尔警监一边朝她们跑去一边对波洛嚷着："看见没有？梅雷迪思小姐抓住她的脚踝往水里扯。天哪！她这是第四次杀人了。"

他们两个拼命朝前跑着。显然两个姑娘都不会游泳。在他们的前面，德斯帕德少校也正沿着河堤飞奔到离她们最近的地方。他跳入水中，朝她们游去。

"Mon Dieu[①]！"波洛叫起来。他不再往前跑，抓住巴特尔警监的手臂说："这下有戏看了。他会先救哪一个？"

① 法语：我的上帝；天哪！——译注。

两个姑娘已经挣扎开了。两个人相距十二码左右。

德斯帕德少校拼命地游着，他没有打愣儿，直接游到罗达身边。

巴特尔警监也从最近的地点跳下水去。这时德斯帕德少校已经把罗达救上岸，接着又跳下去，朝安妮沉落的地方游过去。

巴特尔警监高声对他叫道："当心有水草。"

他们两个同时抵达，但是安妮已经沉下去了。

他们把她打捞起来，合力拉上岸。

波洛正在照料着罗达。她现在可以坐起身来了，只是呼吸还不均匀。

德斯帕德和巴特尔警监放下安妮。巴特尔警监说：

"快，人工呼吸。只有这个办法。不过恐怕来不及了。"

他开始给安妮做人工呼吸，波洛等在一边准备换班。

精疲力竭的德斯帕德上岸后一下子倒在罗达身边。

"你没事吧？"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嘶哑。

姑娘看着他，慢慢地说：

"你救了我，是你救了我……"

她朝他伸过手去。就在他接住她的手的那一刹那，泪水涌出了她的双眼。

"噢，罗达……"他也噎住了，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块儿。

他的脑海中涌现出一幅清晰的画面——在非洲丛林中罗达正放声大笑，她陪伴着他，充满了冒险精神。

第三十章 真 凶

“你说安妮是故意把我推下河的？看上去倒像是这么回事。而且她也知道我不会游泳。不过她真的是故意的吗？”罗达怀疑地说。

“嗯，她是故意把你推下河的。”波洛回答。

此时他们正驱车行驶在伦敦的郊外。

“可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罗达问。

波洛没有回答，不过他敢说他还知道其中的另外一个原因。他睨视了一下坐在姑娘身边的德斯帕德少校。

巴特尔警监清了一下嗓门：

“罗达·道斯小姐，你得有所准备，没准儿这会吓着你的。那个木森夫人，就是梅雷迪思小姐曾经在她家呆过两三个月的那位夫人，她不是意外拿错药瓶的。至少我们有理由这么断定。”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罗达问。

"我们断定是梅雷迪思小姐有意把两个瓶子调换了。"

"噢,不!这太可怕了!这不可能!安妮?她干嘛要这么做?"

"当然她自有她的理由。"巴特尔警监说,"重要的是梅雷迪思小姐知道,只有你才能给我们提供这件事的线索。我猜你还没有对她说你实际上已经对奥利弗夫人讲过了。"

罗达慢慢地说:

"是的,我是没有对她说,我怕她不高兴。"

"她会非常地不高兴的。"巴特尔警监有点儿残忍地说,"她认为你是她惟一的威胁,于是她就决定——呃,就决定除掉你。"

"除掉我?天哪,太野蛮了!这不会是真的。"

"算了,别再追究这事了,反正她也死了。不过道斯小姐,我实话实说,她不是你该交的朋友。"

汽车在一幢房子前面停了下来。

"这是波洛先生住的地方。"巴特尔警监对她说,"我们到他家去,把这事好好讨论讨论。"

在波洛先生的起居室里,奥利弗夫人站起身来迎接他们。她正陪着罗伯茨医生,两人一边啜饮着雪利酒一边等波洛一行。奥利弗夫人今天戴着一顶簇新的赛马帽,天鹅绒的套裙上别着一个蝴蝶结胸花,上面不小心落了一个大大的苹果核。

"进来,请都进来。"她殷勤地和大家打着招呼,就像

主人是她而不是波洛似的。

“我一接到你们的电话就立刻通知了罗伯茨医生。他放下手中的病人我们就直接到这儿来了。但愿那位病人现在没事。说真的，我们太想听听全部经过了。”

“是的，我都完全被搞糊涂了。”罗伯茨医生说。

“Eh bien[1]，”波洛说，“这事儿总算是了结了，我们找到了杀死谢塔纳的凶手。”

罗伯茨医生说：“奥利弗夫人就是这样告诉我的。原来是可人儿安妮·梅雷迪思小姐。简直令人难以相信。真的，太出人意料了。”

“她确实是凶手。”巴特尔警监说，“她的账上记着三条人命，第四条侥幸脱险。”

“真是不可思议。”罗伯茨嘀咕道。

“我倒不感到吃惊。”奥利弗夫人说，“最不像的人往往就是。这一点在现实生活和小说中都是一样的。”

“今天真有点让人应接不暇。”罗伯茨医生说，“一大早就被洛里默夫人的信搞得手忙脚乱、心惊肉跳的。现在看来这些信都是假的了。”

“是的，三封都是假的。”

“她也给自己写了一封？”

“自然啰，伪造得很像。当然，无论如何还是诓骗不了专家的。不过好像已经用不着再请专家了。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洛里默夫人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

[1] 法语：怎么；好吧。——译注。

"波洛先生，我又糊涂了，"罗伯茨医生说，"你凭什么认定她不是自杀呢？"

"今天早上我和洛里默夫人的使女谈过话，她无意中给了我一些启示。"波洛说。

"她给你讲了梅雷迪思小姐昨天晚上的拜访？"

"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其实当时我心里就已经明确了谁是真正的凶手。我敢说杀死谢塔纳的不是洛里默夫人。"

"那你又是怎么疑心到梅雷迪思小姐身上去的呢？"

波洛举起一只手说：

"等一下，我得按照我的思路一步一步来解答这个问题。

他停了一下又说：

"现在我逐个地将不是的人排除，剩下的那个就是了。喏，既然我知道凶手不是洛里默夫人，也不是德斯帕德少校，说来奇怪，这个人也不是梅雷迪思小姐……"

他的身子朝前一探，看着罗伯茨医生，声音突然变得柔柔的，像猫儿得到满足时发出的呜呜声。

"那么会是谁呢，罗伯茨医生？除了你还会是谁呢？是的，你就是凶手。你杀死了谢塔纳，你还杀死了洛里默夫人……"

死一般的寂静。

至少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房间里鸦雀无声。突然，罗伯茨医生怒气冲冲地大笑起来。

"波洛先生，你真是太狂妄了！你疯了吗？我怎么会杀

死谢塔纳先生？我更不可能死杀洛里默大人！”

他转过脸对巴特尔警监说：“亲爱的巴特尔警监，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巴特尔警监平静地说：“我想你还是听听波洛先生怎么说吧。”

波洛继续往下说。

“说实话，虽然我知道杀谢塔纳的凶手非你莫属已经很有些时候了。但是要证实它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洛里默夫人的命案就不同了。”

他又朝前探了一下身子。

“这事不需要我去调查，它比谢塔纳的事简单多了。罗伯茨医生，你知道吗？在你对她下手时，旁边有个目击者。”

罗伯茨医生一下子静下来，他看着波洛，双眸闪闪发亮。片刻之后，他刺耳地尖叫道：

“你胡扯，完全是胡说八道！”

“不，我没冤枉你。今天一大早，你假装事急冲进了洛里默夫人的房间，装模作样地往床上看了一眼就大声嚷嚷她死了。你支开使女，让她去拿白兰地和热水。使女被你吓昏了头，她几乎来不及仔细看上一眼就跑下楼去了。房间里只剩下你一个人。

“但是罗伯茨医生，你大概没有留意，有些擦玻璃的公司专门在清早工作。就在你把针头插进洛里默夫人的手臂时，一个清洁工人也正好爬上楼梯准备清擦她房间的第一扇窗子。当然，他立即退到另一扇窗子的后面去，不过他还是看到了。他将亲自告诉我们发生的事。”

波洛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边，打开门叫道：

“进来吧，斯蒂芬。”

一个长相很笨的大个子红头发男人走进来，手中拿着一顶制帽，上面印有“切尔西门窗清洁工协会”的字样。斯蒂芬的样子很不自然，帽子拿在手中转过来转过去的。

“你能认出那个人吗？”波洛问。

斯蒂芬逐一扫视房间里的每一个人，忸忸怩怩地朝罗伯茨医生点了一下头。

“就是这位先生。”他说。

“告诉我们你什么时候看见他的？他当时在做什么？”

“今天早上我给切恩路的一位夫人擦窗子。我八点钟开始干活。当时这位夫人正睡在床上，好像是病了不舒服，头在枕头上车来转去的。这位先生肯定是医生，我看见他卷起她的袖子，给她打针，就在这个地方。”

他在手臂上比划了一下接着又说：

“后来我看见她安安静静地躺平了。我想最好还是避开好一些，就跳到了另外一扇窗子后面去了。但愿我没做错什么吧？”

“你做得对极了。”波洛说。他平平静静地对罗伯茨医生说：

“Eh bien[1]，罗伯茨医生？”

“那是一种单纯的……单纯的恢复剂。”罗伯茨医生结结巴巴地说，“我希望……我想能让她起死回生。这有点可

[1] 法语：怎么？——译注。

笑不是……"

波洛打断了他的话。

"单纯的恢复剂? N — methyl — cyclo — hexenyl — methyl — malonyl urea[1]."

他叽哩咕噜地念出一串音节，又说：

"一般把它简称为伊维潘。可以用作小手术的麻醉药，大剂量注射则会使人瞬间失去知觉。要是服用了佛罗那或巴比妥系列的安眠药后再使用，那就非常危险了。洛里默夫人的手臂上有一个瘀点，显然是注射后留下的痕迹。我把这个情况提供给法医，内政部一个身份不低于查尔斯·英弗里爵士的分析家轻而易举地就查出了这是什么药。"

巴特尔警监说：

"甚至用不着加上谢塔纳的命案，光这一件就足以让你完蛋。当然啦，如果有必要，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控你谋杀了克拉多克夫妇。"

巴特尔警监一提到这两个人，罗伯茨医生就彻底蔫了。

他身子朝后一仰，倒靠在椅子上。

"我承认，"他绝望地说，"你们拿住我了。我猜那天之前他就对你们讲了。我还以为封住了他的嘴。"

巴特尔警监说："你该赞美的不是谢塔纳，荣耀属于我们的这位波洛先生。"

他走到门口去，一会儿，两个警官走了进来。

巴特尔警监官腔十足地正式下达逮捕令。

---

① N—甲基环己酰甲基丙。——译注。

罗伯茨被带走了。

门关上后，奥利弗夫人有点陶醉地说了一句不那么真实的话：

“我一直就坚持是他干的。”

第三十一章 亮 牌

波洛此时真是得意极了。每一张面孔都转向他，充满了等待和希望。

"谢谢了，谢谢了。你们真让我深感荣幸。"他笑容满面地说，"我想你们也知道，我是十分乐意来上小小的一段的。我是个啰嗦的小老头。

"我认为这是最引得起我兴趣的案子之一。四个嫌疑犯中必然有一个是真的。是谁呢？不知道。有线索吗？没有，一点儿也没有。没有指纹，没有可供调查的文件，甚至没有一片纸头。只有这四个人……还有那几张记分表。

"你们可能还记得，一开始我就对那几张记分表很感兴趣。我认为它们能部分地反映出主人的性格特征。但是后来证实它们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喏，第三盘超乎寻常的一千五百分引了我的注意。这个数字说明了什么？这一盘有

人叫'大满贯'。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凶手是在牌桌附近杀人的，那他至少得冒两个风险：第一，受害者可能叫出声来。第二，就算受害者不叫，也难保某一个牌友不会凑巧抬头看见。

"对第一个风险他无法控制，这全凭赌运。但是对第二个就不同了。如果牌局平平淡淡，大家可能心不在焉，东张西望。但是如果又紧张又刺激呢？桥牌中最扣人心弦的莫过于'大满贯'了。叫牌的一方竭保自己的墩数，而对手往往会加倍并设法使他打不成。鏖战中谁也无暇顾及其它，人人全力以赴，当然明家是例外。所以命案很可能就发生在这一盘。我研究了一下记分表，发现这一盘的明家是罗伯茨医生。

"我记住了这一点。接下来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正如我刚才说的，计分表可以反映主人的性格特征。从娟秀结实的笔迹和有条不紊的叫牌来看，洛里默夫人给我的印象是个冷静善谋的人。这种性格预谋杀人还可能，即兴作案却不大可能。但是那天晚上她的表情和言谈却让我不解。当时我想，这老太太要不就是凶手，要不就是知道谁是凶手。同样也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罗伯茨医生，德斯帕德少校和梅雷迪思小姐，我敢说他们都有冲动行事的可能，只是手段会有所不同罢了。

"我做了一个实验，我逐个请他们数列房间里的布置和陈设。我发现罗伯茨医生是最可能注意到匕首的人，他的观察力最强，记住的东西也最多。但是问及刚刚打过的牌

时他却几乎毫无印象。我不要求他记得很多，但是全部忘记就颇显蹊跷了，这只能说明他打牌时心猿意马。你们看，这又指向了罗伯茨医生。

“然而即使是在几天以后，洛里默夫人对牌局仍然是记忆犹新。这说明她当时很投入。我想哪怕是身边发生了天大的事她也未必会注意到。这位夫人无意中证实了我的判断，她抱怨罗伯茨医生第三盘时莫明奇妙地叫了一个‘大满贯’，正好又是她的牌，害得她穷于应付。

“从谢塔纳神秘的暗示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凶手曾经犯过别的命案，只是因为手段高明而逃过了惩罚。于是我们决定调查过去，希望能找到手法上的相似之处。实际上巴特尔警监和我对此都抱以很大的期望。在此要说明的是，巴特尔警监、雷斯上校以及奥利弗夫人确实功不可没。他们搞到了许多宝贵的材料。更重要的是由此发掘出两个匿藏的凶手以及三桩过去的谋杀案。

“但是巴特尔警监并不十分满意，他认为这几桩命案与谢塔纳的死并无雷同之处。

“真是这样吗？不是。

“假设我们撇开表面形式而从心理的角度来分析的话，谢塔纳和克拉多克夫妇的命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眼皮子下面’杀人。医生看过病人后洗手是无可非议的。罗伯茨医生正是利用这个机会，他在受害人自己的洗手间里将病毒染在他的剃须刀上。谋杀克拉多克夫人则是利用给她打预防针的机会。两桩命案都是在公开掩护下进行的冒险的讹诈。对付谢塔纳时也一样，暗中作好准备，伺机

猛然一扑，纯粹是孤注一掷的冒险——完全和他打桥牌一样。罗伯茨玩什么都一样，风险很大，搞不好会全盘皆输，不过万一赢了就会赚大头。他像一只犹斗的困兽，只不过他出击的姿势都很完美，时机也瞅得很准确。

"就在我已经确认罗伯茨是凶手的时候，洛里默夫人突然把我叫去。她殚精竭虑地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揽，我差点就被她哄住了，有那么一两分钟的时间我真的相信了，但是随即我的灰白色脑细胞起了作用，不可能！我对自己说，绝对不可能！

"后来她说的话就更玄乎了。

"她说她确实看见梅雷迪思小姐作案的。出于一种怜悯心她决定把事情揽到自己的身上。我又被她弄糊涂了。

"直到今天早上我站在已经死去了的老妇人床边时我才完全明白了，我是对的，她说的也不是假话。

"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到壁炉旁边时谢塔纳实际上已经死了。她弯下腰去看个究竟，说不定还忍不住伸手去摸了一下匕首柄上那晶亮的宝石呢。

"她张大嘴巴正要叫出声来，又一下子忍住了。她想起了谢塔纳的那些话，万一他保留着什么证据呢？她安妮有动机希望他死掉，人人都会这么怀疑。不，她不能惹火烧身。她不敢叫，惶恐不安地回到座位上。

"洛里默夫人说的是真话，因为她确实看见了。但是我也是对的，因为她看错了。

"如果罗伯茨就此收手，我怀疑我们能不能昭示他的罪行。当然用别的狡计也可能办到，我是无论如何也要试一

试的。

“但是他慌神了，他又叫出了更高的牌。这次他倒运了，他输了，输得很惨。

“毫无疑问他惶惑不安。他知道巴特尔警监在嗅探着到处活动，他感到前景难卜，警方没有停止搜寻，他担心会阴差阳错地翻出过去的旧账。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何不让洛里默夫人来当替罪羊？他是个有经验的医生，一眼就看出这位老妇人已是病入膏肓，活不了多久啦。深感绝望的老妇人提前了结，死前忏悔自己的罪行，多么自然的事啊。他抓住机会又叫了一次牌。

“他设法搞到洛里默夫人的笔迹，伪造了三份‘遗书’。今天一大早拿着‘给他的’那一份冲到洛里默夫人家，事先没忘了吩咐使女打电话报警。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警察赶到时，他已经干完了他该干的事。他告诉法医他做人工呼吸无效。他说得那么令人信服，那么坦率。

“他没有想到嫁祸于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她昨晚去过洛里默夫人家。他只想弄出自杀的假像。

“我问他是否认识老妇人的笔迹，对他来说这是个可怕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对这三封信的真伪产生了怀疑。他断然否认见过她的笔迹。他的脑筋动得很快，但却又不够快。

“我从沃灵福德打电话给奥利弗夫人，她通知他，让他消除了疑虑，把他带到这儿来。正当他暗自庆幸虽然和他的计划有点出入，但总算是圆满结束的时候，波洛的拳头

打下来。这个赌徒无牌可叫，只得认输了。”

房间里静悄悄的。

罗达嘘了一口气，轻声说道：

“运气真好，擦窗子的工人正好看见了。”

“运气？不，小姐，不是运气，是赫尔克里·波洛的脑细胞。对了，你提醒我了。”波洛说着朝门边走去。

“进来，请进来。小伙子，你真是 à merveille[1]。”

他和刚才那位‘清洁工’一起进来，小伙子手中拿着一顶红色的假发，样子完全变了。

“让我来介绍一下，”波洛说，“这位是我的朋友，杰拉尔德·海明威先生。一个非常出色的演员。”

“那么，”罗达嚷道，“其实根本就没有擦窗子的清洁工！根本就没有人看见！”

“我看见的。”波洛说，“用心看有时比用眼看还清楚些。只消身子往后一仰，闭上眼睛……”他说着还真做了一个动作。

德斯帕德少校怡然调侃道：

“罗达，我们捅他一刀，看看他的鬼魂能不能找出是谁干的。”

---

[1] 法语：极好地；出色地。